

第七屆 美和 瑞昌 文藝獎

文學是生活的追記，也是心靈的映照；是情感的抒發，也是藝術的昇華。而其追記與映照，或者抒發與昇華，都在於作品的創造，有了創造，作品才能受到鑑賞，作者的靈慧才能傳承久遠。

為了推廣本校藝文活動，鼓勵學生藝術創作之風氣。第七屆美和瑞昌文藝獎由本校圖書館、通識教育中心與文化創意系及珠寶系共同籌辦，鼓勵學生以創作方式，相互分享文學的性靈，從而提昇文學和欣賞的能力。



主辦單位：圖書館、通識教育中心、
文化創意系、珠寶系

出版單位：瑞昌寫作基金會



美和科技大學圖書館
LIBRARY, MEIHO UNIVERSITY

第七屆美和瑞昌文藝獎

短篇小說

第一名	蘇菲亞的世界	盧一涵	2
第二名	穿過黑暗的火花	林玠芷	20
第三名	一去一來	吳承恩	32
佳作	校園霸凌之黑暗遊戲	鍾月娥	55
	夢境	張思薇	70
	夢之城傳說	潘郁婷	77

散文

第一名	尋味啟示	郭子琳	92
第二名	黑暗裡面的音樂	林玠芷	96
第三名	外公，想你了！	胡爾雯	99
佳作	慟	賴歆雅	102
	外婆的傳統服飾	顏雪梅	104
	內心戲	盧一涵	106

現代詩

第一名	花的嫁紗	郭子琳	108
第二名	幸福的味道	王微涵	109
第三名	馬尾頭	方以琳	111
佳作	等公車	陳 慧	112
	等雨，等你	劉芷珊	113
	脫下巴—那層蛹	陳靜慈	114

攝影組

第一名	漁火之美	方品雯	116
第二名	愛河的心臟	張晏欣	117
第三名	夕戀橋畔	陳家螢	118
佳作	夜晚的彩虹	吳彥羽	119
	佛陀庇祐,保護高屏	陳柳均	120
	夜灣	涂溫佑	121

蘇菲亞的世界

盧一涵

五年前，我站在波塞冬神廟(Temple of Poseidon)的廢墟前，眺望遠方的愛琴海。

這會兒，我坐在斯塔萬格(Stavanger)上一棟洋房上的窗口，窗外飄下一片片的楓葉，鋪在街道上，宛如一張鬆散的毛毯。挪威楓成熟的雙翼果跳躍在花園的籬笆間，散落滿地。一位小男孩踩著它們，慵懶的走過我家門前。

回憶起當時所經歷的事，彷彿是場夢，那樣不可思議，那麼的令人難忘。

我必須趁著還有記憶的時候，記錄當時所發生的事情。拿起紙筆，我開始寫下——

這趟旅程是從霍寧斯沃格(Honningsvåg)開始的，那是在挪威一個通往北角的小村莊。我們兄妹倆一路南下，直奔奧斯陸，乘坐 DFDS 郵輪到丹麥的哥本哈根，然後再驅車行駛到希臘，一路上經過許多城市，但我們迫不及待來到這裏，諸多哲學家的故鄉。

我看著車窗外飛逝的風景，有種隔世的感覺，我和喬納森·霍克有個約定，當他開車時，我靜靜的坐在車後看書，偶爾抬頭看看窗外的風景。當時說要來希臘時，他說是為了要找尋寫作的題材，但我從他的眼眸中，看見他對希臘的熱愛。從他開車的速度看來，他是興奮的。我想。

我們終於穿過希臘邊境，他放慢車速行駛在希臘沿海公路上。

「快看，蘇菲亞，我們終於到希臘了！」

聽見他的呼喊，我從書海中回過神來，看著窗外不同於挪威的美麗風景，一望無際的天空中漂浮著幾朵白雲，在蔚藍的天空映下的湖水是那樣湛藍，那樣晶瑩透澈，我不由得看癡了。

他停下車，拿了相機，舉起手對著遠方的海岸線及湛藍的天空按下快門。爾後，又鑽回車裏，當我們到達雅典時，已經接近傍晚了。我們特地挑了間頂樓有瞭望平台的飯店，好讓我們方便觀賞著名的雅典衛城(Acropolis)。

我興奮的跨大腳步走到飯店 10 樓套房，望向落地窗，整個雅典城果然盡收眼底，但我們還是搭乘電梯到頂樓觀賞。

一到頂樓瞭望平台，喬納森早已被高城中的古老神殿震住了，舉起相機，連續按下快門，再也忍不住的大聲驚嘆著：「這實在太厲害！蘇菲亞，看見沒？這比任何一個希臘圖片都還要來的有震撼力。」他興奮的在平台上來回踱步著，直到稍微平復心理的亢奮，又按了幾次快門。

爾後，他買了杯啤酒，倚靠在欄杆前，飲啜一口。「雅典衛城又被世人稱之高丘上的城邦，距今已經有 3000 年的歷史了。今日這一見，果然名不虛傳。」他喃喃自語，視線依然移不開遠方的古城。

我當也不例外的被眼前的神殿震住了，看著遠方壯觀的景象，好半晌說不出話來。

「蘇菲亞，知道什麼是歷史嗎？」

聞言，我有些疑惑的看著他，不懂他為何突然問這個，該不會是喝醉了吧？罷了，聽他說這些至少不算浪費時間。

他把我的沉默解讀為不懂，開始滔滔不絕的說著，「所謂歷史指的就是自然界和人類社會的發展過程，也指某種事物的發展過程和個人的經歷。打個比方吧，就在我剛問完這個問題後，10秒鐘過去了，這段逝去的時間就叫做歷史。」他又飲啜一口啤酒，繼續說：「而未來是尚未發生的事，未來的範圍很廣，可以是5秒或30分鐘後，甚至是千萬年以後。」

「但我們人能夠活的卻只有當下！」我有些激動。

「對！就是這樣沒錯。」頓了一下，繼續道：「曾經有位智者說，人類是種奇怪的生物，他們對未來焦慮不已，卻又無視現在的幸福。因此，他們既不活在當下，也不活在未來。他們活著彷彿從來不會死亡；臨死前，又彷彿從未活過。你明白嗎？」說到後面，他的聲音已經有些微的高分貝。

這些話在我耳裏，聽起來有如石破天驚，好半晌說不出話來。

過後，我們沉默的看著那依然高聳的城邦，直到夜幕降臨，才回到房裏歇息。說實話，我非常滿意這間套房，由於是兩房一廳，所以我和喬納森分別睡在不同的房裏。

我進到房裏，大致上瀏覽過一遍房間，室內的裝潢很復古，牆上還掛著一幅米開朗基羅的《創造亞當》，我有些訝異，本以為希臘的房間多半以藍白襯托，就像外面建築那樣，但事實卻令我出乎意料。角落的橢圓形大銅鏡吸引了我的注意，我踩著鬆軟的地毯朝它走了過去。我站在銅鏡前，看著有些模糊的鏡面，雖然看不清自己的臉，但還是能照出人的身型。

這是裝飾品嗎？我有些疑惑的想著。

「蘇菲亞……」

我一愣，剛才好像聽見有人在呼喚我的名字，抬頭，我戒備的看了看房間的四周。

大概是多心了吧！我嘆了口氣。

在我離開銅鏡前，聽見一陣宛如銀鈴般清脆的笑聲，我再度戒備的看了看房間的四周，沒人！

我感覺到心跳逐漸加快，脊椎開始有些發涼，抬起僵硬的腳，我緩緩地走回銅鏡前，看著鏡面裏的自己，沉默了好一會兒。直到確定聲音是從銅鏡裏傳出來時，我嚇呆了。

「你是誰？」此刻，我感覺到我的聲音在顫抖。

「我？我是蘇菲亞呀。」

「胡說，我才是蘇菲亞。」

他又笑了。

「喂，你不要一直笑！你住在鏡子裡面嗎？」我有些生氣，但還是止不住心中的疑問。

好不容易止住笑聲，他才回答：「妳覺得呢？」

「我怎麼會曉得。是我在問你話，你應該要回答我才對。」

「對我來說，妳不也是住在鏡子裡面。」

我震驚地一顫。小時候照鏡子時，總是覺得鏡子裡面有另一個相反的世界，也許我們會做著同樣的事，在那裏一樣會有人、有樹、有車、有動物，甚至是生命的存在。而鏡面裏的我，是否也會趁著照鏡子時，想著這些問題。如今，鏡子裏的另一面說著這些話，我突然分不清楚這是現實還是虛擬。

他會不會突然從鏡子裡出來？雖然我不了解“他”是何方神聖。

「你是誰？」我又問了一次。

「我叫做克萊兒。」

我揉了揉眼睛，「你真實的名字？」

「對。」他點頭。

「但我還是不知道你是誰。」

「可是我對妳卻一清二楚。」

「你可以出來嗎？」

他沉默一會兒，「當然可以。」

接著，一道刺眼的光芒從鏡面裏反射出，照映在我臉上，使我難受的閉起眼睛。好半晌，我緩緩地張開眼，印入眼簾的，是一個嬌小的身軀，身上穿著白色長袍，臉蛋看上去白白淨淨，卻透露著紅潤的氣息，看上去很舒服，唯一分辨不出來的，大概就是他的性別了。

「天阿，你長的好嬌小！像極了小時候祖母送給我的一個小娃娃。」我看著他，「難道你是天使？」

「我看起來不像嗎？」他似笑非笑地望著我。

「可是你背後沒有翅膀。」看著他身後，我疑惑地說。

他沉默片刻。「許久以前，我是有翅膀的。」

我驚呼，「天啊！那為什麼……」

「別提了好嗎？」他的眼神黯淡下來，顯然是件不想多談的回憶。

我識相的閉起嘴。看著他許久，我忽然想到聖經裏的一段話：**天使乃是靈，所以天使的性質乃是屬靈的。這和今日屬物質的東西，是不同的，是我們肉身的眼睛所看不見，肉身的覺官所覺不得的。**

「為什麼我看得見你？」我提出疑問。

「不，事實上，從兩個小時前，我就已經開始觀察妳了，只是妳沒察覺到。」他坐在沙發上晃起小腿。

我低頭思索了一會兒，「你是說我們在頂樓的瞭望平台上，你就已經在了？」

「是的。」他露出笑容。

見我不說話，克萊兒輕輕地靠近我。「妳生氣了嗎？」

「沒有。」我搖搖頭。

「下次在聊吧。」他忽然說。

這時，門外傳來敲門聲，「蘇菲亞！蘇菲亞！」

「喬納森？有什麼事嗎？」我走到門口替他開門。

「沒事。時間也不早了，洗完澡後妳該睡了。明天我們到高城走走，順便看看雅典市集，那些偉大的哲學家曾走過的地方。」他道了聲晚安，然後低頭親吻我的額頭，接著走出房門。

當我轉身時，早已不見他的身影。

第二天早晨一覺醒來，我心裡想的頭一件事就是：天使克萊兒究竟是不是一場夢？

我起身走到銅鏡前，仔細瞧了瞧，直到確認沒什麼不對勁後，才轉身走到浴室盥洗。

一走出房門，就見到喬納森興奮的談論著今天要去雅典衛城遊覽的事，直到我們吃完早餐，等待侍者替他到咖啡的同時時，他依然認真的拿起手中的導覽圖仔細瞧過一變。

說實在，我不忍掃他的興，但我滿腦子想的都是昨天那個天使。再度瞥了他一眼，我把想說的話默默放回心底。

「我們到高城遊玩，要怎麼走啊？」我指著地圖問道，開始討論正事。

由於衛城南部和西部街道被擴寬，被修建成兩旁有咖啡店和餐館的步行街後，步行變成一項很有趣的事情了。在普拉卡(Plaka)和摩納斯提拉基(Monastiraki)道路旁可以從所站的地方往上坡方向走，到達最上面的時候，會發現此刻置身於森林之中而不是被高樓大廈所環繞。

爬上樓梯後就到了入口，或者稱為山門(Propylaea)，建於公元432年，伯羅奔尼撒戰爭(Peloponnesian wars)之前。

左手邊是Pinacotheca 殿和Hellenistic 基座。而右手邊則是通往雅典娜尼基神廟(Nike Athena)又被稱為雅典娜勝利神廟(Athena of Victory)。神廟的修築是為了紀念雅典人對波斯人戰爭的勝利。建在平台上的神廟俯瞰塞隆尼克灣(Saronic Gulf)並被用來作為雅典的標誌。

我們來到最大間的巴特農神殿(Parthenon)面前，巨大雄偉的古老神殿近在咫尺，喬納森忍不住驚嘆著：「這實在是太壯觀了！」再度被眼前的神殿怔住，此刻，早已忘了舉起手中的相機。

過了好半晌，他回神。「蘇菲亞，知道嗎？僅在150年前，雅典衛城還有人居住。」按完快門的同時，他向我說道。

我震驚的轉過頭望著他。

「這是真的。衛城(Acropolis)指的是上面的城市。古希臘的其它很多城市都環繞衛城而建，以便在敵人入侵的時候逃難者可以順利上衛城避難。所以最神聖的建築全都建在衛城裡，因為這裡是最安全的地方。」

我疑惑的看著眼前的神殿，低頭思索著他說的話。

見我不語，他開始帶著我走遍神殿的角落，一一的向我訴說著希臘的古老神話。我認真聆聽著，但也不時想著克萊兒昨天對我說的話：**事實上，從兩個小時前，我就已經開始觀察妳了，只是妳沒察覺到。**

我倏地抬起頭東張西望，也許他現在就在我身邊看著我。

「我要到博物館裡參觀，妳呢？」喬納森突然向我說道。

我原本想和他一起參觀，因為他真的是個學問淵博的好嚮導，但此刻我想待在外頭，也許克萊兒會出現。

我靜靜的找了個地方坐下來歇息。

「衛城還精采嗎？」清脆的嗓音倏然的響起。

我訝然地回頭。「你真的出現了？」

「真的？」克萊兒眼裏有著疑惑。

「我以為昨天是場夢。」

他翻了翻白眼。「我從來不說謊。」

「因為你是天使？」我學他翻了白眼

「對。」他點了點頭。

「好吧，我相信你。」說完，我看著人來人往的衛城，有些緊張的問：「別人看得見你嗎？」

「我想應該是看不到。」他笑了笑，然後緩緩地靠近我，「蘇菲亞，想不想瞧瞧千年以前的衛城？你永遠也想不到有多麼壯觀。」

我震驚的抬頭望著他，只見他閉上眼，緩慢地飄向空中，嘴裏小聲的呢喃著我聽不懂的語言。

還來不及意識到發生什麼事時，除了我和他之外，週遭的人突然像是畫面倒轉般，幾棟高樓至廢墟中逐漸立起，衛城依然聳立在天際，但是看上去卻煥然一新。人們都打扮的很不一樣，有人身著寬鬆長袍，有人騎著馬，身上有佩劍，也有人身著長至膝蓋的短袖束腰外衣，上面配著許多飾品，他們有些打著赤腳，但卻都慵懶的漫步在廣場上，看上去好不真實。

「這兒是幾千年前的衛城？」我瞠目結舌。

「沒錯，蘇菲亞，這裡是西元前四〇八年。」

「不，這怎麼可能。」我搖搖頭，眼神望著前方在廣場上來來往往的人們，「你不該跟一個十三歲的小女孩胡扯這麼多，甚至把我帶來這莫名奇妙的地方。」我大聲控訴著，眼裡有些怒意。

「妳可以不相信我，但是妳要否認眼前所見的一切嗎？」

「可是……這實在是太不可思議了。」我喃喃自語。

「走吧，蘇菲亞。」他笑嘻嘻地說道。

等我回過神來，我們已經坐在神殿上面的柱子上，從6公尺的高度俯瞰底下人來人往的廣場。

「妳知道蘇格拉底嗎？」克萊兒忽然問。

「知道不多，只知道他是希臘的哲學家，有西方孔子之稱。」

「他很有趣，即使他去世已經有千年了，但我永遠不會忘了當初在雅典見到的一幕。」談起過往，他有些止不住笑意。

「你見過蘇格拉底？」我再度驚訝。

「當然，我和你們不一樣。你們來來去去，而我們至從盤古開天闢地後，就一直存在的，過去是這樣，而未來亦是。」

「你說他很有趣，為什麼？他的生活不是充滿哲學嗎？」

「蘇格拉底和那些詭辯學家生在同一時代，就像他們一樣，但蘇格拉底比較關心個人與他在社會中的位置，對於大自然的力量較不感興趣。就像幾百年後羅馬哲學家西賽羅所說的，蘇格拉底將哲學從天上召喚下來，使它在各地落腳生根，並進入各個家庭，還迫使它審視生命、倫理與善惡」

我認真聆聽著，心底對蘇格拉底充滿無限尊敬與佩服。

「不過，蘇格拉底有一點與詭辯學派不同，而這點很重要。他並不認為自己是個「智者」，即博學或聰明的人。他也不像詭辯學家一樣，為賺錢而教書，他們知道實際上自己所知十分有限，這也是為何他們不斷追求真知卓見的原因。他認為自己對生命與世界一無所知，並對自己貧乏的知識感到相當懊惱。」他頓了一下，「於是，他不停的探索著，好比說……妳叫什麼名字。」克萊兒望向我。

我覺得有些莫名奇妙。「我是蘇菲亞·安徒生。」

他點點頭，接著問：「妳為什麼叫做蘇菲亞·安徒生？」

「應該是我爸爸替我取名的。」

「妳爸爸為什麼替妳取名為蘇菲亞？」

「我不知道……」

「妳為什麼不知道？」

「……。」

「妳為什麼不知道？」他又問了一次。

「也許是因為好聽吧！」我隨口說說。

「為什麼會覺得好聽呢？」

「因為……」我一時語塞。

「因為什麼？」

「討厭，你要問到什麼時候！」我有些招架不住。

「明白了嗎？蘇格拉底就是這樣，這是我親眼見過的，千真萬確。」他大笑著。「確切來說，人們面對許多難解的問題，而我們對這些問題還沒有找到滿意的答案。因此現在我們面臨兩種可能：一個是不懂卻要裝懂，藉此自欺欺人。另一個則是閉上眼睛，從此不去理會。人們通常不是太過篤定，就是漠不關心。在雅典，蘇格拉底既不篤定也不漠然，他只知道自己一無所知，而這使他非常苦惱。因此他成為一個哲學家，一個孜孜不倦追求真理，永不放棄的人。」

「顯然他是一位理性主義者。」我仰望著天空，打了下哈欠。

「說的對極了！蘇菲亞。」

「我不知道天使也會對這些感興趣。」

「妳不知道的事還很多。」他意有所指，接著神秘一笑。

爾後，我們倆靜靜地坐在昔日的神殿上面。我有些慵懶的閉上眼，在這種陽光和煦的時刻，我開始有些睏意了。

忽然，被一陣小孩的哭鬧聲給打斷，我坐起身來找尋聲音的來源，見到一個趴坐在地上哭鬧的小男孩，遠方那個應該是他的母親，她著急的朝小男孩那兒奔去，兩人相擁的畫面，令克萊兒忍不住眼眶泛淚。

我驚訝的望向他。「你哭了，為什麼？」

「其實……我有時候很羨慕你們人類。」他吸了吸鼻子，接著說：「天使與人完全不同。人死後不會成為天使，而天使也從未做過人類，也不會變成人類。你們有著血肉身軀，可以享受真正活著的滋味，你們有家庭，可以感受被愛及愛人的感覺；而我們卻沒有，我們雖然永遠不會死，但是日子一久，仍然會有些空虛感。我們畢竟是從盤古開天闢地後就一直存在著，算算時間也過了幾十憶年了……」

「但是正如同你所說的，我們來來去去，活著必然要接受生老病死。生命雖然是如此美麗而神秘，同時卻又纖弱不堪一擊。」我試著安慰他，「而對你們來說，就算過了幾千年後，你們依然可以坐在某個地方，觀賞人們所舉辦的慶典和煙火。」

他伸手抹了抹臉上的淚水，抬起頭望向我，我接著道：「你瞧，我們現在不就坐在幾千年前的神殿上，這是我們凡人所做不到的。」

克萊兒眼裡有著感動，他激動的說著：「能和妳談話真好！」

我開心的笑了笑，「對我來說，你是位很棒的天使。」

「謝謝妳，蘇菲亞。」他漾開一抹燦爛的笑容，接著有些可惜的說：「很遺憾，我們得趕緊回去了。」

語畢，便見他閉上雙眼，只是那短短的一瞬間，我們又回到了今日的雅典衛城。

「有機會在聊。」克萊兒說完便消失了。

此時，哥哥朝我這走來，「抱歉蘇菲亞，等很久了吧。」

我搖搖頭。「不會，剛才我在和克萊兒聊天。」

「克萊兒？」他露出疑惑的神情。

「一位很可愛的孩子，現在他回家了。」

他只是點點頭。接著就興奮的與我分享博物館裡他所見到的東西，「博物館裡頭分許多室，第一室有公元前七世紀時古神殿頂下的三角楣雕刻，並留有色彩的痕跡，左邊繪著英雄赫爾克里士（Herakles）大戰九頭怪蛇修德拉的情景，是出土文物年代最久遠的一個。真可惜，妳應該要進來看看的；第二室雅典古神殿西側……」

夜裏，我悠悠轉醒，意識有些矇矓。起身，我揉了揉眼睛環顧四周，瞥向床

頭的鬧鐘，再一分鐘就凌晨四點，空氣中帶著一絲冷意。

昨天去完雅典衛城，我們還逛了市集，藍色的窗戶和桅杆，佈滿著許多藤蔓，純白色的房子，與藍天白雲相互映襯，就好像迷宮般，到處都是四方八達的通道，不停的引誘我們向前探索，拐過一個又一個彎，樂此不疲。

吃完晚餐回到飯店已經是夜晚了，喬納森立刻衝進房裡，提筆開始寫下堆積再腦海一整天的靈感，深怕有一個字漏掉。

我識相的不去打擾，洗完澡後，我慵懶的仰躺在柔軟的床上，恍惚中，我沉沉睡著了。

伸了伸懶腰，我隨手拿了一件斗篷蓋在身上，然後走向窗前，推開百葉窗，冷風頓時呼嘯而來，我打了個冷顫，拉緊身上的斗篷。抬眼，望向空中的星辰，也許是因為冬天的關係，天色未亮，但天空並非純黑，黑中反而透露出一片神秘的深藍，襯托浩瀚無邊的銀河，空中閃爍著滿天星斗，如此寧靜的時刻，此時，我彷彿置身於外太空，而這間飯店是艘迷路的太空船，靜靜的飄盪在太空之中。

我記得那時我心裡想著：如果在這房間裏，能沒有地心引力，那麼我就能浮在空中了。就和真正的太空人一樣。

當我幻想著這些不切實際的想法後，我感覺到體內有股東西在流逝；接著，我的雙腳漸漸飄浮起來，房間就好似和我說的一樣，失去地心引力，我緩緩地飄浮在空中。

「天阿，這是怎麼一回事！」我驚呼，拉緊床沿，隨即像是想到什麼，接著對著某處說：「是你嗎？克萊兒。」

坐在櫃子上的克萊兒慢慢顯現了出來，「飄浮在空中的滋味很不錯吧。」他開玩笑地說道。

「你差點嚇壞我了。」我驚魂未定的撫胸。

「我以為妳會喜歡。」

我沉默一會，「你能不能先讓我下來？」

「當然可以。」語畢，他手輕輕一揮，我又回到地面上。

「你真的讓這間房間，失去地心引力？」

他笑了笑，「這當然是不可能的，蘇菲亞。」見我眼裡有著疑惑，他接著道：「我只是讓妳飄浮在空中，如果真的沒有地心引力，妳知道會發生多麼嚴重的事嗎？」

「所有東西會飄在空氣中。」

「是的。不只如此，倘若萬有引力消失，整個星系的運行上，將會發生極大的改變。」他語氣嚴肅。

我驚訝的到抽一口氣。

接著，我遲疑了片刻。「你怎麼會知道我想飄在空中？」

他嘴角掛著一抹若有似無的笑容，並沒回答我。

「你會讀心術？」我大膽猜測。

從他的眼神中我看出了答案，「你怎麼可以這樣！」我有些生氣，這種感覺

就好像全身赤裸裸的站在別人面前，被看光的看覺令我感到有些惱怒和一絲不自在。

「很抱歉，蘇菲亞。我保證，下不為例。」他道歉，並指天發誓。

那可愛的模樣令我忍不住笑出聲來。「好吧，我原諒你。」

爾後，我們靜靜地看著天空中的星辰。許久，克萊兒清脆的嗓音倏地響起，「蘇菲亞，妳認為這個世界是從何而來？」

這個世界不是本來就存在嗎？我咬著手指，納悶的想著。

「我的意思是，妳認為這個世界是一直就存在著，還是它是在某個時期才被創造出來的？」

答案當然是後者，書上都說地球是在46億年前形成，由原始太陽星雲的部分物質構成後計起的嘛！雖然很想這麼說，但我能肯定克萊兒想要的並不是這種回答，於是我認真的想了想，「地球自然是在太空形成，但太空又是來自於何處呢？我曾經想過，地球也許只是某個人手中把玩的玩具，而我們是被囚禁在這裏的可憐蟲，只要玩家心情不好，舉手一揮，隨時都可以讓地球瞬間毀滅。」我說，「也許前幾次在地球上的六次大滅絕就是如此，而他終究只是冷眼看著我們受難。」

「妳所說的玩家是指誰？」他對我提出的想法感到有趣。

聳了聳肩，我隨口回答：「也許是上帝，又也許是存在於宇宙中的巨大生物。」

「那妳呢？妳又是從何而來？」他繼續丟問題給我。

我低頭思索了一下，我當然是在媽媽的肚子裡形成，但在這之前我又在哪裡？我倏地抬頭，見到克萊兒堅定的眼神，從他身上散發著一股溫暖和使人安心的氣息。

「也許這要回溯到好幾千年前……」

「為什麼？」

「假如我的祖先沒有和另一人相戀，就不會有這些後代，也許就不會有今天的蘇菲亞和喬納森，而我也會來到希臘，遇上你，然後坐在這兒和你聊天。」

「也許你的回答只對了一半。」他意有所指地說道。

「這問題太難了！」

「沒關係，蘇菲亞，還有很長一段時間，至少在未來，妳能釐清這個答案。」

「未來嗎……」我呢喃。

「是的。」克萊兒臉上終究掛著一抹溫柔的笑容。

「我答應你。也許不是現在，但是再未來的有一天，我會解開問題的答案。」我語氣帶有堅定。

「和妳聊天真有意思。」

「你也會和別人聊天嗎？」

「當然會，但是上一次聊天已經是兩百年前的事了。」

我驚訝的瞪大眼睛。「那這兩百年來，你都在做什麼？」

他並沒有回答我的問題。「蘇菲亞，妳認為遇上我，一切都只是巧合嗎？」

我抬眼望向他那雙如湖水般清澈的慧韻水眸，並沒有答腔。

「世上沒有偶然，有的只是必然。」克萊兒對我投出一顆震撼彈。

這些話在我腦海裡炸開，好半晌我才回過神來。

「你認為所有發生的一切都是註定好的，你在問我相不相信命運？」我看著他。

克萊兒遲疑了片刻，「世界上有太多絕非偶然的事情在發生，雖然妳現在在這間房裏和我談天，但是當妳誇出腳步時，也許下一秒人就消失了。」

克萊兒從我的眼神當中讀到不相信。

「別認為這是不可能的事。歷史上曾經發生過，約莫三十年前，新奧爾良城的一所中學操場上，巴爾萊克一球射進球門，他高興的跳起來一叫，當著眾人的面，眨眼功夫就消失在眾人眼前。而這只是其中一個例子……………」

「天啊，這是真的嗎！？」我驚訝地到抽口氣。

他點點頭。「千真萬確。」

我著急的問，「那些消失的人去哪了？」

「穿越？又或者跑到別的星球去了，也許有某個空間再連結著。但是他們究竟去哪了？無人知曉。」

「這實在太不可思議了……………」我呢喃。

直到平復完心裏的震驚，我抬眼望克萊兒，「你好像什麼都知道。」

他搖搖頭。「萬物本身就是個極大的奧秘，它正等待著我們去摸索。而我知道的，也不過僅僅如此而已。」

「萬物本身就是個奧秘……………」我輕聲重複。

「可惜的是，據我所觀察，現在許多人對於週遭的事物早已習慣，或是漠不關心。現在對事物依然存著好奇之心的大概就是小孩了。」

我同感的點點頭。記得小時候看見別的小朋友向爸爸媽媽提出心中的疑問，但他們總是敷衍的說：乖，別在胡說八道了、小孩子別問這麼多、……………」

我低頭思索了好一會。「也許他們都逐漸失去了思考的能力。」

「說的對極了。」克萊兒投給我一個讚賞的眼神。「世人總是把周遭的一切視為理所當然，他們從不曾去探討其中的奧妙；自己是誰？從哪裡來，又或者該何去何從？」

此刻，我的心裏因為克萊兒這段話感到無比的震撼。

我忽然想起在書中所看到的一段文字，忍不住脫口而出：「我們一邊思維，一邊生存。」

「沒錯，人明明就有著極高的思考能力，卻不好好運用，實在是很可惜。」

「如果你是人類，一定是個了不起的哲學家。」我打趣道。

他瞪大眼睛看著我，「為什麼？因為我說了這些話嗎？」

「也許是，也許不是。」我掩嘴偷笑。

「妳在笑什麼？」他好奇地靠近我。

「我覺得你比我哥哥還要愛說這些話，他雖然是作家，但是與你相較，還真

是小巫見大巫。」我再也忍不住地開懷大笑。

「真有這麼好笑嗎？」他看著我，納悶的說著。

好不容易止住笑意，我擦了擦眼角的淚水。「你平常都喜歡偷看人嗎？」

他臉兒有些微紅，向我抗議著，「我才沒有偷看呢！」

「好吧。那其他天使都長的和你一樣嗎？」提出早已放在心中已久的疑問。

「當然不一樣囉。」這次換克萊兒想笑。

「那上帝呢？上帝真的存在嗎？」

「他確實存在。」

「我曾經想過，如果當初祂沒有把亞當和夏娃趕出伊甸園，那麼現在的世界會是怎樣的景象。」

「妳會怪祂嗎？」

我搖搖頭。「夏娃受不了誘惑，偷嘗禁果，才會淪落到這種下場。」

「禁果的誘惑阿……夏娃肯定沒料到自己會受到這種懲罰。」

「那你是怎麼來的？」天使應該沒有父母吧？我努力的想著。

「天上有許多成千上萬個天使，而我們和亞當夏娃一樣，都是由上帝所創造的。」

「原來上帝真的存在。」我喃喃自語。

「上帝本來就存在！」他向我抗議，「你們也是由上帝所創造，只要祂大手一揮，又會有許多新生兒呱呱落地。」

「那麼你比較想當壽命幾十年的凡人還是永遠不死的天使？」

「這些都不是妳我都能選擇的，又何必多談。」克萊兒聳了聳肩。

「這麼說也是。」我認同的點點頭。

天漸漸破曉，大地霧濛濛的。此時，萬籟俱寂，突然有聲鳥鳴劃破寂靜，那萬道霞光透過雲層照射在雅典，為這寒冬添加一股溫暖。

打了個哈欠，我揉揉眼睛。「不知道為什麼，我突然睏了。」

「睡吧。」克萊兒只是輕聲說完，便升起來，坐到櫃子上看著我。

我爬上床，眼皮越來越重，睡著前的最後意識是：他看上去有些半透明，原來我之前看不見他的原因是這樣。

再度醒來，已經是三個多小時候了，我瞥向櫃子一眼，沒見到克萊兒，倒是桌子上有份早餐。

飽足一頓後，我走進喬納森的房間，他正在趕稿，偶爾抽根菸，然後走向落地窗思索著，又突然回到電腦前繼續打字，絲毫沒發現我的存在。

此刻，我覺得自己像極了天使克萊兒，正在窺探凡人的生活。

「咦？蘇菲亞，妳什麼時候進來的？」打到一個段落，他抬起頭伸伸懶腰，才發現我的存在。

「有一段時間了。」

「桌上的早餐吃完了嗎？」

我點點頭，然後遲疑了一會兒，「我能不能到外面的書店逛逛？」

昨夜回飯店時，在附近見到一家溫馨的小書店，許多人都坐在那兒看書。琳瑯滿目的書籍另我感到興奮，要不是礙於回來有些晚了，否則我真想當場就飛奔進去。

見他猶豫，我趕緊說：「很近，就在飯店門口左轉的那條街就是了，我不會亂跑的。」

「妳一個人可以嗎？需不需要我跟妳去？」喬納森有些擔憂。

「我已經長大了，況且你還有工作，我自己去就行了。」

過了許久，喬納森才說：「好吧，小心一點。」語畢，他順手拿了些紙幣給我。

「那我走囉。」我漾開一抹燦爛的笑容，便雀躍的跑了出來。

到了書店，我開始尋找自己喜歡的書籍，有幾本書名特別吸引我，像是《鏡中的女人》、《天空的囚徒》、《到不了的天堂》、《繆里爾的世界》、《遇上另一個自己》、《塔羅牌的秘密》、《死神的翅膀》、《蘇黎世的女孩》、《折翼天使》……………

當我的目光瞥向《折翼天使》時，我突然想到天使克萊兒曾經說過：**許久以前，我是有翅膀的。**

我從書架上拿起這本書，開始坐在沙發椅上靜靜的閱讀起來。

書店裡播放著醉人的古典音樂，我沉醉在這書海中；直到被一陣聲響打斷，我抬頭望向眼前跟我差不多大的小男孩。

「有什麼事嗎？」我說著挪威語，不知道他聽不聽的懂？

「我可以坐在這兒，和妳一起看書嗎？」他用挪威語回答。

「當然可以，你是挪威人？」我訝然的說著。

「嗯，我叫做吉姆，妳呢？」他露出笑容，臉頰有個小酒窩，看上去相當可愛。

「我叫蘇菲亞。你都看什麼書？」我好奇的望著他。

「我喜歡推理和哲學小說。」

「我也是耶！不過除此之外，我還喜歡閱讀古希臘的神話故事，那些眾神發生在天上的事。對了，你相不相信天使的存在呢？」

「我相信上帝的存在。」

「那天使呢？」

瞥向我手裏拿的書，他遲疑片刻，「也許天使是存在的。」

「是啊，他們有著翅膀，看上去很嬌小，但是這當中，也會有幾個折翼天使。」

吉姆認為我是看了這本書，才會說出這些話來。

「妳怎麼知道？難道說妳見過天使？」

我一時語塞，「想像嘛！你心目中的天使長怎麼樣？」

「我心目中的天使不一定是天使。」見我眼裏有著疑惑，他接著說：「我父母親待我很好，我想要什麼，他們會盡力替我達成；我生病的時候，他們會徹夜不眠的守在床邊照顧我；我睡不著時，母親會在我耳邊，用溫柔的嗓音唸故事給我聽。他們很愛我，對我來說，他們就像天使，守護著我。」他說著這段話時，

嘴角不禁揚起一抹微笑。

「說的棒極了，吉姆。」我眼裏有著感動。

「蘇菲亞的父母也是這樣吧？」吉姆望向窗外來來往往的人們。

「父母親在我還小的時候就去世了……自從有印象以來，都是喬納森在照顧我，他是位很棒的哥哥，對我來說，他就像天使。」

「對不起，我不該提到這個。」

「沒關係，父母親在我的印象裏相當模糊，他們雖然是生我者，但對我來說，卻找不到一絲熟悉感，畢竟從小到大我都只能看著照片裏的他們。但是喬納森給我的愛，絕對不會輸給你的父母親。」

「我也這麼認為。妳真幸運，有位這麼好的哥哥。」

「我們都很幸運呀，得好好珍惜。」說完，我們互相對視著，接著忍不住笑了出來。

直到喬納森出現在書店裡，「原來妳在這兒，我找了好久。」

「咦？你這麼會出來？」我訝然的望向他。

「妳出來太久了，我有些擔心，所以就出來看看。」

我舉起手看了下錶，驚呼道：「已經過了兩個多小時了！」

「妳還敢說！」他捏了捏我的臉頰，隨後發現吉姆的存在，「這位小孩是？」

我摸了摸被捏的臉頰，有些哀怨的望著他，「他叫吉姆，是剛才在書店認識的朋友，他和我們一樣都是挪威人。吉姆，他就是喬納森。」

「你好。」吉姆禮貌性的朝他鞠躬問好。

他則以點頭示意。

「吉姆，我得回飯店了，能認識你真好。」

「真可惜，我還想和妳多聊呢！」他開玩笑地說。

「我相信有機會我們會再見面的，再見。」說完，我拿著這本書到櫃檯結帳，便走出書店。

回到飯店後，我並沒有回房，而是獨自搭乘電梯到頂樓瞭望平台上看著遠方的風景。

當時是為了什麼，才會來到希臘的？對了，是為了喬納森的新作品，而來找尋新的靈感。

如果沒來這兒，也許此生我都不會遇見克萊兒吧！我想。

世上沒有偶然，有的只是必然。我忽然想起這句話，若真的是命定的，那麼說不定我依然會遇上克萊兒，即便我沒來到這個國家。

努力想著的同時，我看見克萊兒從欄杆上慢慢顯現了出來，「怎麼了，蘇菲亞？」

「命運真的很神奇，到頭來我們都輸給了上帝。」我喃喃自語。

他歪著頭不解地看著我。

撥開被風吹亂的髮絲，我搖搖頭。仰望著中空自由翱翔的鳥兒，我有些羨慕，「如果可以飛翔在廣大的天際，俯瞰著地上的人們，一定很酷。」

「想試試看嗎？」

「很想，但人類現在的科技恐怕還得等上一段時間。」

克萊兒嘆了一口氣，「別再說這種話了，妳忘了有我在嗎？」

我瞪大眼，這才想起上回飄浮在房裏的情形。「那我們趕快去吧。」

「蘇菲亞，一切等夜幕降臨時在說，妳絕對無法想像飛行在月亮和許多星星旁，有多麼夢幻。」

「天啊，我好期待！」

回到房裏後，我躺在床上看著今天買的書，封面只是寫著一段簡短的文字：斷了羽翼，從此墜落凡間，永生永世。

我翻開第一頁開始閱讀。時間很快的就過去了，轉眼間早已是夜晚了，和喬納森吃過晚飯後，我快速衝到房裏泡澡。稍後，我換上睡袍，靜靜等待午夜的來臨。

「蘇菲亞！蘇菲亞——」

一陣聲響把我從夢境中喚醒，我揉揉眼睛，看著眼前的黑影。「克萊兒？」瞥向床頭的鬧鐘，「噢，我不小心睡著了。要走了嗎？」

「穿上大衣吧，外面很寒冷的。」

我爬下床走到窗前凝望著空中的星辰，「我可不可以先到喬納森的房裏看看他？」

「當然可以。」

到了他房間，我看見喬納森趴睡在電腦桌前，螢幕上有著未打完的稿子，我壓低音量，「克萊兒，你能不能讓他躺到床上去？」

他舉起手輕輕一揮，喬納森緩緩地飄浮在空中，他將他輕放在柔軟的床鋪上，我替他拉起被子。

「走吧。」

他拉起我的手走向窗口，我感覺到身子一輕，晃眼間我們已經飛行在廣大的空中了。

「天啊，這太不可思議了！」我高聲驚呼。

小時候總是認為只要飛的夠高，就能碰到天上的星星與月亮，於是我們不停的往上爬。從一樓爬向陽台，再從陽台爬上屋頂，一層又一層，但不管試了多少次，依然徒勞無功。而如今飛行在眾多星星旁，彷彿一伸手就能抓住，但事實上卻是那麼遙不可及。

空中突然飄起雪來，我拉緊身上的大衣，慵懶的和克萊兒飛行在廣大的天際裡，看著沉睡的雅典城，及另一頭的海岸線，我感覺到無比的神奇。他拉著我穿透過雲層，此刻，我覺得自己簡直就像天使，感覺好不真實。

「我不知道飛翔在天上的感覺是如此美妙。」

「很高興妳喜歡。」

飛行了許久，克萊兒才扯開清脆的嗓音向我說道：「蘇菲亞，妳會不會認為我們兩個是不同世界的？」

「什麼？」空氣中的冷風使我聽不清楚他再說什麼。

「許多人都認為天使是不存在的，或者根本就不在這個世界，那麼妳認為呢？」

這次我聽懂了，拉緊身上的大衣，我思索好一會兒，「我從不認為我們是不同世界的人。」

他望向我。我則從高空俯看著眼底下的城市，「對我來說，天使和人並沒有太大的差異。我們一樣都有眼睛鼻子和嘴巴。」

我頓了一下，「也許我們是住再同一個世界的，只是住在不同層次。好比說地球是個空間，我們人類住在一樓，你們則住在二樓或者更高，但這些都不是重點。」我說，「我們都不知道彼此的樓層住著什麼樣的人或者是生物，因為我們沒能力窺探，但是數年過去了，當我們有能力時，又會發現什麼都沒有，一切都只是自身的憑空想像。但我相信他們是存在的，也許只是我們的肉眼看不見……………」

「我們來個假設，蘇菲亞，倘若此生我從未出現在妳的眼前，那麼妳還會如此的篤定我的存在嗎？」

我遲疑好一會兒，才點了點頭。「我依然相信。」

「妳真特別，也許當初和妳說話是對的選擇。」克萊兒露出笑容。

「說真的，當時真是嚇壞我了。」現在回想起來還是心有餘悸。

「很抱歉，我不是故意的。」

「沒關係，我慶幸遇上了你，這一定是我此生最驚奇的意外。」

「妳能這麼想我很開心，幸好沒給妳帶來困擾。」

他張開雙手，慵懶又熟練地自由飛翔在廣大的天際中，偶爾翻轉或是以仰躺的姿勢飛行，對他來說輕輕鬆鬆。

天空比想像中還要大許多許多，我眯起眼凝望著遠方的世界，就這樣一直延伸，一直延伸，毫無盡頭。唯有現在，我才能深刻的感覺到人類是多麼渺小，在這廣大的宇宙中，我們都只是個小小的塵埃，一不小心，就會星飛雲散。

我閉起眼睛享受這難得又新奇的滋味，這種違反自然法則的能力大概也只有克萊兒他們做的出來吧！畢竟地球還是有地心引力的。

「看來雅典明天會是雪白的一片。」克萊兒忽然說道。

我睜開眼睛，看著還在飄雪的天空，大地漸漸被一片雪白覆蓋著。「實在太浪漫了。萬物都被賦予生命，地球永遠都不會老化，它每天都是不同面貌的嶄新世界。而我就活在這兒，多麼不可思議！」

「蘇菲亞，妳知道嗎？其實早在幾千萬年前，妳就已經存在了。」

雖然知道他會有此一說，但乍聽之下，不免還是感到一震驚訝。

倉卒間，我不曉得該怎麼回答，只能怔怔的看著他。

「你所指的是輪迴？」

他搖搖頭，「我指的是妳的祖先。若是沒他們，妳根本就不會誕生在這世界。」他說，「幾千年以來，地球上發生過許多大事，好比說歐洲黑死病。那時，全歐

洲死了百分之三十的人了，幸運的是，他們都逃過一劫。我再說一次，沒有他們，就沒有蘇菲亞·安徒生。」

「等等，」克萊兒這段話使我內心受到極大的震撼，我有些反應不過來。「在黑死病發生的期間，你見過我的祖先？」

他聳肩。「也許有，也許沒有。」

「書上說人死後會到另一個世界，是指天堂嗎？」

「那妳相信天堂的存在嗎？」克萊兒反問。

「我怎麼會曉得，明明是我先問你的！」

「這還須要問嗎？地球本來就是一座大天堂。這座天堂有山有水，還有美好的風景；白天有和煦的太陽，傍晚有燃燒的晚霞，而晚上有美如詩畫的星星與月亮，你們本來就已經置身於天堂之中了。」

「那你可以形容你在雲裡面的世界長怎樣嗎？我好想知道，以前都只能看書想像畫面，但這終究是人們筆下所幻想出來的東西。」

「直接說就太沒意思了，那麼妳所想像的畫面是什麼？」

我思索了好一會，「我認為天使居住的美好國度是由許多鬆軟的雲朵所包圍，最中間有著類似阿波羅噴泉的水池，在上方一點有著希臘式的神殿，上面有許多天使還有會飛的馬兒，那兒很大很美很夢幻，就像伊甸園一樣。」

克萊兒笑了出來，「想像的世界總是模糊的。」

「那你要說了嗎？」我好奇的望著他。

「我們居住的地方就和你所說的一樣。」

「你胡說！」

「是真的。每個人對於天堂都有著不同的幻想，不論如何，天堂永遠是他們內心想像的樣子。因此，就某個層面上來說，天堂是很多變化的。」

我有些不滿的看著他，「這算什麼回答！」

「不然妳希望我的回答是什麼？」克萊兒似笑非笑的望著我。

「這個嗎……」我努力地絞盡腦汁想了許久，「好吧，你贏了。」

克萊兒頑皮地笑了笑。

「那麼，天使被創造在這世上，有什麼特別的意義嗎？我是指人類生存的意義；為誰而生，為誰而活，以及天使。上帝為何要創造我們？」俯瞰著雅典城的街道，我提出心中的疑問。

「這妳到問倒我了。」

「我曾認為我們來到這世上，都背負著一個使命，當我們完成，時間一到，就得走了。」我說，「世界每一分鐘都有著新生命誕生，相對的還有死亡。我曾經埋怨過，為什麼我們做為地球上的生物都得死？在還未來到這世上時，我不知道我身在何處；死後，我又在哪兒？到頭來，我們只是短暫停留在地球上的過客，地球從來就不屬於我們。」

克萊兒靜靜地聽著我所說的每句話。

「當我們離開這短暫的軀殼時，我是什麼？靈體嗎？那麼不就和你一樣？做

為人，我有時希望自己是小鳥，可以自由自在的飛翔在空中；有時又希望自己做為海豚，慵懶得穿梭於大海中。可惜的是，我們無從選擇。」

「我很想替妳解答，蘇菲亞，但這終究要妳自己去尋找答案，我無法幫助到妳。記得我們約定過的嗎？」我是誰”這個問題是人生中一門很重要的學問。」

「以後我能不能把你寫進書裡？」我忽然說道。

「妳以後要當作家嗎？」

「還不賴啊！至少我很喜歡看書。」

「那麼妳要怎麼寫？」他張大眼睛望著我。

「我會寫我和喬納森出來旅遊時，與妳相遇的過程，包刮那虛驚一場的第一次見面。」我開玩笑說道。

「天啊，妳怎麼還對那件事耿耿於懷？我知道我不該裝神弄鬼嚇妳，我的錯嘛。」他強忍住笑意地說完這段。

「你少取笑我了。」

「別生氣，別生氣。天使生氣會不可愛喔！」

「天使？你說誰？」我一怔。

「當然是妳囉，蘇菲亞。」

「我是...天使嗎？」

「難道妳不覺得自己此刻就像天使般一樣美麗嗎？白皙的臉蛋，柔順的金色的長髮披肩在後；更重要的是，妳有雙靈性的大眼，眼眸裡透露著對世間好奇，而我們現在飛翔在寬闊的高空中。」

「克莉絲汀也這麼說過，但我從來就不覺得自己美麗。」大家常說我有一雙深邃的大眼，很漂亮！但我卻老是覺得自己的鼻子有點小，臉上還有少許的雀斑。

「克莉絲汀是妳的朋友嗎？」

我點點頭，克萊兒只是淡笑不語。

我們幾乎飛過整個希臘上空。稍後，我們坐在愛琴海上的一塊岩石上，等待日出的來臨。

當太陽緩緩從地平線升起，閃耀的光芒照射在我們身上時，克萊兒屏息的望著我，「妳絕對不知道自己此刻有多美。妳彷彿是站在貝殼上，剛從海中誕生的維納斯。」

「你就像我在書中見到的小精靈，善良且兼具智慧。」我嘻笑道。

當萬丈光芒照射在我倆身上時，時間彷彿暫停住了，我們只是靜靜的凝望著遠方的美麗風景。

絢麗的剎那間，極是永恆。

最後，我寫下：我們活在這個世界，同時，卻又不屬於這世界。也許我們都只是地球的旅客。

當我們來到這世上時，都被賦予一個短暫的稱號，而我就是蘇菲亞·安徒生。”

我是誰”這個問題或許永遠都沒有答案，「我是一位地球人」、「我是一位女孩」、「我是成年人」、「我是蘇菲亞」、「我是.....」。

然而這些都是短暫的，倘若今天我什麼都沒有，連名字都沒有，那麼，我是誰？

在好幾億年前，從一個微小的細胞，慢慢演變而來；直到離開這世上，我又回到了廣大的虛無之中。

穿過黑暗的火花

林玠芷

荷生到來的時候，身體還滿佈著瘀青，以及形形色色各種傷痕，有的地方像是被刀細細密密地切割過，整個人彷彿破損的玩具。阿晴看了就覺得痛楚。她不知道荷生怎麼忍受下來的，怎麼樣度過那暴力沒有終結的日子？是以，阿晴對荷生的第一眼就是憐憫不斷不斷地升起，沒有更多別的情緒。她幾乎可以臨場式的去感覺到荷生軀體曾經發生的許多毀滅。阿晴在心裡對荷生說，（不要怕，現在你已經來到最安全的地方了，再也沒有人可以任意欺負你了，你不會再受苦了。）

那時，荷生九歲，阿晴則已經十二歲——

荷生被緊急安置到阿晴的家。阿晴的母親是寄養媽媽，是政府委託、照顧那些家庭破碎、被遺棄、家暴或性侵的專業保母。阿晴從小就不得不習慣有一堆陌生的孩子到來。母親告訴阿晴，妳要好好的和他們相處，他們都是可憐的孩子。阿晴第一次聽到母親這麼說是她八歲的時候，但阿晴一點都無法明白為什麼會有人來搶奪母親對她的愛？阿晴對那些來了又走的孩子從來都沒有好感，直到荷生走入她的時光。

荷生很是白淨，五官像被精雕細琢過，鮮明、深刻，看起來比阿晴更女孩一些。他是瘦弱的，但沒有人敢欺負他。因為，荷生的眼睛比狼更強悍，裡面藏著一些刀鋒的意志。阿晴見過十幾個小孩，沒有一個比荷生特別。他有一種強大的神祕，讓阿晴一開始就對他有著特別的感覺——而幾年以後，在荷生化成完全的灰燼之際，阿晴才懂得究竟那個所謂特別的感覺究竟指向什麼。

荷生來的時候，家裡還有其他兩名小孩，一個是比阿晴大一年級、就讀國一的女生莎莎，還有一個圓滾滾、才兩歲多的小波。所以，家裡成員包括阿晴、阿晴的親姊姊阿鳳、她們的母親、莎莎、小波，以及阿晴兩個未嫁姑姑，總共有七個女生，這裡頭呢，只有荷生是男孩，另外還有兩個男人，阿晴的父親和爺，人口也不算少，他們一家子安住在興豐路巷弄裡一棟四樓的透天厝。

母親因為莎莎的性情較為極端、小波的年紀還小，所以對荷生的看顧就少了一些。但沒關係，阿晴替母親補足對荷生關愛的遺漏。阿晴總是跟荷生一起睡在四樓，在佛室旁邊的小房間。她可以說是把荷生當做自己的一部份那樣的仔細照顧。常有人說他們就是親生的姊弟。阿晴很得意，瘦弱的荷生的確是她的小跟班，總是安靜、沉默地不離開她半步，彷彿他是她飼養的一頭小狼。

沒人注意時，阿晴也會跟荷生一起洗澡。他們在四樓的小衛浴赤裸著未發育完成的軀體，帶著他們沒有意識到的危機，親密地為對方刷背、共浴。阿晴還會愛憐地撫摸荷生身上已經癒合但還是看得見疤痕的傷口，但她什麼都沒問。

阿晴十一歲時便已經初經，乳房隆起到 32B 尺寸，十二歲就達到 34C。荷生第一次看見阿晴漲起的乳房只是好奇地張望，又低頭看自己的，顯然完全不一

樣，一臉納悶。阿晴下腹的陰毛也長出來，形狀很快從稀疏發展成優美的倒三角形。荷生當然還沒有。不過至少他知道女生和男生是不同的，所以沒有大驚小怪。荷生的陰莖尚未發育，仍然是稚嫩的、沒有暴力性的小小鳥。

他們一起洗澡的這件事，成為兩個人的秘密。雖然他們不以為意，只是覺得這樣又舒服又乾淨，但他們還是沒有對誰說。那是他們共同成立的小儀式。神聖而純潔的。身體的性愛意識還在朦朧裡，未有頭角顯露。

——阿晴和荷生；荷生與阿晴。他們一起持續地長大。

阿晴十三歲，荷生十歲。阿晴的乳房持續變得豐饒，已經來到D。母親在阿晴小六時就已經讓她穿戴胸罩，而且規定她出外一定要好好穿著，以保持她的完好胸型。阿晴仍然與荷生一起洗澡。荷生喜歡抱著阿晴，把臉貼在她的雙峰之間。他們的性依舊以暴力與色情皆未發明的蒙昧形態存在。他們安靜、很安靜地享受兩個人肉身樸質無覺的時光。

除了在家裡親密相處外，荷生最喜歡走路。因此，阿晴常陪他去住家前面不遠的瑞豐公園散步。阿晴家的後方也有小片公園，但與其說是公園，不如說是野地，它是自然而然形成的。荷生不久便發現它，他總是喊它：我們的秘密公園。他們倆就在前後兩種公園裡牽手繞著，走著，悠哉看著夕陽或者被晚風吹拂，聆聽樹裡、草叢間的各種聲響此起彼落。他們可以安靜無聲地走一個鐘頭，走完後，汗水淋漓，心底有些陰鬱的東西也就跟著解散了。尤其是家裡有爭吵的時候，無論是母親與莎莎或者母親與父親，他們都會遠離那些噪音，去公園漫遊。

荷生一向安靜、乖巧，再加上有阿晴看管，母親也很放心，她的注意力大多移向小波與莎莎，只偶爾來到四樓看看兩人。而每一次他們都在作功課或閱讀小說——大抵是一些簡單的大眾讀物。母親很滿意自己的女兒長大了，可以替她分擔。

這段時期呢，又黑又瘦的小波被母親養成白白嫩嫩的胖小娃，天生有著超級喜感和討人喜歡的蠻性，喜歡在家裡暴衝，咯咯大笑，原住民的臉孔閃現著天然的磅礴之美，為阿晴一家人提供了很大的樂子。

而莎莎是個麻煩人物，經常惹出事端。莎莎讀明正國中一年級。在學校裡是個天不怕地不怕的角色，喜歡向老師密告哪些人又做了哪些好事，和同學自然處得極為不好，常有人要堵她。莎莎過著草木皆兵、動靜皆險的超刺激生活——雖然只有她自己這樣認為。母親擔心她早晚會被人拖到廁所裡霸凌，試著與她溝通。但莎莎的正義感處於高檔濫用的狀況，一些閒話或者他人稍微有些她看不過去的生活習慣，她也要上達老師的天聽，偶爾還會編造沒有的事讓某些弱雞同學遭殃。其實，導師也已經發覺這件事，和母親與家扶方面的人針對她的情況特別開會研討，並委婉地暗示莎莎最好要懂得收斂。

但是啊，關於正義與謊言，卻是莎莎生存的必備條件，可沒有人發覺。只有荷生有次小聲地對阿晴提起，「那個國中姊姊需要這樣拯救自己，以對抗心中那些傷痕裡蘊含的邪惡。」什麼意思？阿晴那時還不太明白，到後來，她才懂了。

莎莎更嚴重的問題是她喜歡打扮。花枝招展的打扮。莎莎化妝，染、燙頭髮，

穿耳環，低胸衣物，性感的熱褲——這對保守的母親來說，不太能容許，她甚至會認為莎莎太過風騷，不成體統。莎莎也的確開始有女人的樣子。她的性在覺醒。校園裡有其他班上的男孩，從國一到國三學長都不乏追求者。莎莎在自己的班上，是公敵，在學校卻是萬人迷。莎莎漸漸與阿晴的母親處得勢如水火。

阿晴並不像母親那樣反感莎莎的妝扮，但她也沒有興致變成莎莎的模樣。阿晴覺得莎莎就像那些雜誌裡的所謂美女一樣被標準化了，根本上就失去自己的美學能力，轉身就變成千篇一律的工業產品。她認為莎莎的素顏有種漂亮的清秀，何必化妝把自己搞成跟電視上的女孩一模一樣，反倒全然地沒有了獨特性。尤其是假睫毛和變色瞳孔片，更讓莎莎臉蛋的特別線條都消融於盔甲般面具底下，無復得見她的真實之美。

不過，阿晴什麼都沒有跟莎莎說。在莎莎的眼中，從小就皮膚白皙、五官深邃的阿晴一直是個威脅。美的威脅。莎莎有一次還說阿晴是她的天敵。阿晴壓根沒有理會她的挑釁。莎莎的事情就交給母親去煩惱吧。她要關心的只有荷生。

阿晴覺得荷生樣樣都好，就只有一件事她適應了很久。主要是荷生無喜怒哀樂之臉。他的臉像是機器。沒有一點表情。荷生戴著一張光滑平靜的臉譜。那看起來是馴服的，但只有阿晴知道其實裡面蘊含的意義是：絕對的冷酷。

阿晴很小就明白每個人都在自己的臉上安放著一個以上的臉譜。會有這樣的想法主要是母親備受欺壓的緣故。阿晴記得，爺爺有一次和姑姑們在說話，談到為什麼母親要那麼常回娘家，「奇怪咧，是不是都沒有回去，而是跑去討客兄——」，他們講這話時臉上的表情又鄙夷又酸臭。阿晴不懂什麼是討客兄，但她聽得出來裡面的惡意，雖然那是她的長輩，留著一半相同血緣的親戚，但阿晴對他們第二副的嘴臉，那種嘲弄、噁心的表情記憶猶新，她知道一個可愛而甜蜜的家裡，仍然不可避免有著全世界最骯髒的東西存在。何況他們根本是胡說八道，母親每次回娘家她和荷生都有跟，母親從來沒有單獨外出，哪裡有機會產生脫序行為！

母親嫁到大男人主義過剩的家族，經常受到委屈。父親這一脈充斥濃厚的性別歧視。他們相信男性就是核心，一切都該以男性為主。於是，回娘家這件事在他們而言，是不可思議的，是不能被允許的，就連阿晴母親的錢一嫁過，就規定必須悉數交給父親處理。而爺爺與早已辭世的奶奶溺愛父親不說，就連未嫁的姑姑也都眾星拱月地圍繞父親打轉。阿晴還有印象，奶奶在世時，爺爺總是對她拳腳相向、頤指氣使，奶奶死後，也不見爺爺有多少傷心，只是似乎有點寂寞，像是可惜少了一個真心伺候他、可以任意使喚的對象。

而阿晴的父親呢則活在一種自己最偉大的錯覺之中。結婚初始，父親還能體貼母親，努力工作，但等到阿晴的姊姊阿鳳出生以後，一切都急轉直下。父親莫名其妙地離職，成天無所事事到處灑錢，花天酒地，刷爆信用卡，當真胡作非為，母親且發現他在外頭不知道跟多少女人睡過，他的擺爛本性浮現，爺爺和姑姑們卻把責任都推到母親身上，認為是母親服侍父親不周到，他才會外出發洩。長此下去，父親開始累積不小的債務，每一筆爛帳都由爺爺、姑姑們出面償還，連母

親也把自己的嫁妝賠了進去，家裡的重擔遂都落到了母親身上。

母親原來在外貿公司擔任經理的職務，婚後爺爺的一句「我們家的媳婦不准拋頭露面」，逼得她辭去工作，專心於家務。而後父親浮蕩人間，母親別無選擇只能設法完成保姆訓練，這是她少數不離開家也能從事的工作。

在阿晴誕生以後，母親對父親已不再信任，也絕不指望他。他們就像陌生的房客一樣，彼此不再親熱，自然不可能懷孕。想要孫子心切的爺爺，怎麼盼啊盼的，都沒有一個綿延血統的子嗣出現，家中的閒話就更多了，酸氣沖天，爺爺和兩個姑姑對母親的態度更惡劣。父親偶爾應著爺爺的要求，一把抓住母親求歡，母親也沒拒絕。阿晴後來問過母親為什麼，她不害怕擔子更重嗎？母親說，她早就暗中結紮，生阿晴的時候，父親沒有到場，二姑姑被派到現場一聽到是女嬰，掉頭就回家稟報爺爺，現場只留下母親一個人，所以無人察覺母親生產前便已簽下結紮同意書。阿晴很慶幸自己沒有哥哥，否則一定會被教育成跟父親同一款的人種，既不負責任，又愛出一張嘴指使人的可恥樣。

她也分外小心其他人對荷生的教養。她不止照顧他的生活，還要守護他的靈魂。有時阿晴也會覺得可笑，她的家庭狀況也不見得有多好，有什麼資格去照料那些身心靈都破碎的孩子。不過阿晴也很清楚，他們的遭遇其實更恐怖，是活在暴力與毀滅裡的深處。她怎麼樣都還算是幸運的了，至少父親從來沒有對母親動手動腳，雖然爺爺、姑姑他們的語詞蘊藏的精神暴力非常可怕，以致於母親的靈魂早已千瘡百孔。

阿晴十分憂心荷生染上父親那一邊又浮誇又可恥的習性，總是阻擋荷生有任何與之親近的可能。荷生自己呢，倒也沒有絲毫這方面的歪斜傾向。他只黏著阿晴，對其他人一概不予理會，連母親也是相應冷淡，雖然按照大人的規定，他喊她媽媽，但有時候阿晴會想荷生是曉得母親對她的重要性，所以才順從地演出一個乖巧兒子的模樣。

畢竟，某個層面來說，阿晴才是荷生的母親。

而荷生的面無表情，比起莎莎臉上愈來愈常出現的沖天怒氣還要讓人不寒而慄許多。那幾乎是一種冷靜異常的世故。但家中的大人卻仍然把荷生當做一頭非常好調教的寵物。唯獨阿晴很清楚那是一種巧妙的表演性遮掩。荷生比誰都聰明。他聰明到懂得把自己的聰明掩藏起來。這讓阿晴很驚喜。阿晴愈是跟荷生相處就愈是理解到世界不是她原來想的那樣美麗而溫柔，它更暴力、殘酷，隨時都準備吃人還不吐骨頭呢。阿晴對家庭與人生的突破性想法，都是在與荷生的朝夕相處裡慢慢發生的。

他們一起起床，一起騎腳踏車上學，一起回家，一起吃飯，一起洗澡，一起閱讀，也一起睡覺。兩個人密不可分。他們的靈魂在頭幾年的時光就已經膠纏在一塊兒，只是阿晴還沒有察覺罷了。要多年以後，阿晴方能曉得其中的跡象與意義，然而啊，那時節有些事情已經太遲太遲了，很可惜啊，太早和太遲都是悲劇必然發生的源頭。

而荷生的隱形性質，讓阿晴感覺到他的裡面也許有不知名的怪物存在。

或者說，那個時候的阿晴還不懂，其實歸根究底呢，每個人的心中都藏著怪物。只是有的大的有的小，有的早早就竄起，有些卻至死還沒有醒過來的差別罷了。可奇怪的是啊，阿晴一點都不畏懼包藏在荷生內心深處的怪物。她相信它是無害的，至少它因為荷生的緣故決計不會傷害阿晴。就像那部電影《金剛》一樣，金剛是愛著人類女孩的，牠無論如何都無法對她有一點點毀損的可能。阿晴覺得安心——

（這個世界上再也沒有比和荷生在一起更令我覺得安心的地方。）

然後，他們無可避免地長大了。阿晴升上國中，荷生繼續是表現四平八穩的小學生。而漸漸的，阿晴與荷生的極度親密漸漸被干預。阿晴整個國中時期做什麼都還是跟荷生一起。但一考上屏榮高中，母親就要阿晴跟她一起睡，讓荷生自己睡四樓的房間。阿晴十六歲，荷生自然是十三歲，上的仍是阿晴就讀的明正國中，他開始變聲。母親注意到荷生的發育現象，便要阿晴不能再跟荷生同床。雖然阿晴仍舊一放學就假借教荷生功課為由，到四樓去，和荷生共度甜美靜好的時光。他們同時呢開始隱密地探索著彼此的身體，阿晴親眼瞅著荷生的陰莖勃起，覺得不可思議，這個她從小就看習慣的性器官居然有這樣怪異的剛硬，感覺很詭異。而更奇妙的是一旦荷生撫摸、擁抱阿晴，她的下體就會潮濕得裡面的汁液都滴下來的這件事，也讓阿晴覺察到自己的身體也很是匪夷所思。

他們是顫慄的火花，是彼此生命的深刻點燃——

但他們沒有更進一步，頂多只是長久安靜無聲的擁抱，還有撫摸背部與乳房，親吻以及性器方面的觸摸與結合則是一點也沒有再進一步的意思。他們滿足於這樣情慾純粹而完滿的風景。

母親則疲於奔命，根本沒時間理會一向不需要操心的阿晴與荷生。反倒是阿晴的父親偶爾想到就會叨唸兩人，要他們保持適當的距離。但父親經常不在家，而且說起來阿晴父親更是胡搞瞎搞，家裡根本沒有誰會把他的話放在心上。

叫母親煩心的還是莎莎。跟阿鳳睡在二樓和室的莎莎高一留級了，而且開始徹夜不歸，在外遊蕩。母親屢屢勸誡，卻作用不大，學校的老師和家扶方面的人也都出動，但只能換得莎莎的短暫收斂，要不了多久就會故態復萌。

一直以來，母親不太提及每個來到家中小孩的身世。她總是這樣說，「他們來到這裡，就是我的孩子，就是要體驗重生的，何必說起從前？」但莎莎讓母親憂慮得不得了啊，她和阿晴輕聲地說著莎莎的現況和她小時候是怎麼樣被送出來——

莎莎十二歲被緊急安置，因為她遭受父親和祖父的接連性侵。母親一講到這些都會咬牙切齒，「那些人渣，連自己的女兒、孫女都要碰，他們還能算是人嗎，還能不是禽獸嗎？我們到底是活在怎麼樣的一個恐怖世界裡啊？地獄嗎？」母親的喟嘆裡有著對那些孩子最大、最無能為力的龐大不捨。而一說到莎莎，母親忍不住連荷生和小波的部分都說了——

小波是因為她的父母都吸毒，有一次小波的母親用藥過量，當場猝死，而她的父親還在強勁的迷幻裡，直到醒來後，才發現大錯鑄成。但小波的父親居然只想得落跑，而且是驚慌失措地奪門逃出，留下飢餓的小波在那間租來的小公寓嚎啕大哭，隔壁鄰居聽到嬰兒長時間哭泣這才報警。母親說，「所以小波來我們家以後，什麼都要呷，不給她吃，她就哭到妳在她的嘴裡塞滿東西為止，小波餓怕了。」

至於荷生，母親嘆了一口很長的氣，他的父親是混黑道的，母親是妓女，母子倆常常被家暴。然後，有一天，疑似是別的幫派份子尋仇吧，他們的房子驀然被大火席卷。父母都燒死了。只有荷生活下來。而且很奇蹟式的，據家扶老師說，好像是在一片焦黑的殘垣破壁裡，「消防員發現荷生還睡在他的床上，一點事也沒有，像是那裡有個隱形的防護罩似的，到現在還沒有人明白那是怎麼發生的，或許因為他是天公嬰仔吧。」

同一時間，母親也不無機會教育地提及性的恐怖。「首先，」她老調的說，「如果未來的婆家發現女孩子不是處女，是所謂的破麻，那多麼丟臉可恥啊，以後就不能得到幸福了。其次，」母親深惡痛絕地表示，「男人的劣根性，在於為了滿足性，他們什麼話都敢說出口，等到獲得滿足了，就什麼也都做不了辦不到哪。他們只是被性慾宰制，與愛無關，女孩別那麼傻……」

性這件事被母親說成極大的罪惡，阿晴卻不這樣感覺。在母親說莎莎經驗時，她一邊同情莎莎的遭遇，一邊陰部濕潤地思慕著樓上的荷生。（我的荷生。已經變成男人的荷生。）也就是這個時候，阿晴才極之確定荷生不再是小男生，她也已經是女人了。母親在議論性，而阿晴卻非常想要觸摸荷生的陰莖。她甚至幻想著荷生的陰莖深入她的體內。用力地深入。

甜美的狂喜總是跟隨在痛楚之後。阿晴不是那種夢幻著白馬王子的無知少女。她知道愛情是什麼。愛情是暴力，尤其是實踐在身體時。她很清楚這件事。現在的小孩有太多的管道能夠看清楚愛情的真相，而不是陶醉在愛情暈陶陶、飄飄忽忽的想像裡。但在母親說這番話以前，阿晴從來沒有意識到性。她和荷生的撫摸、擁抱只是姊弟或者母親、小孩的緊密連結。但眼下，阿晴忽然清明地意識到——她的荷生是男人。而她很想像、很想現在就走上去，讓荷生把她變成完完整整的女人。濕淋淋且擁有荷生的一部份、吞食他的深處的女人。

母親卻什麼都沒有發現。她不清楚，當阿晴終於確定到對荷生的愛欲以後，忽然又有了一種輕微的愧疚感。她似乎不應該在母親說到莎莎慘狀之際那樣猛烈地慾望荷生，她似乎不應該對來到這裡的寄養小孩有任何逾越的動作，她似乎不應該在這個年紀便有情慾方面的覺醒……阿晴知道自己不應該，但她想，她又飢餓又乾渴地想，（我想要荷生。）那是猛暴的體內衝擊。宛如炸藥一般。

於是，翌日呢在阿晴的眼中，荷生已經擁有截然不同的、極為壯大的意義。

而奇異的是，荷生的目光裡也多了一點光澤，很像是瞳仁被磨亮了。他看著阿晴的樣子，亦像是非常飢渴。似乎他們之間有著神祕的共感機制。阿晴的下體繼續濕著。早上，他們一起出門，各自去自己的學校。阿晴整天恍惚，陰部一直

保持濕潤。那天晚上，神奇壯大的事情就發生了——當荷生貫穿阿晴，阿晴咬著牙忍耐那種體內生猛的破裂與刺痛時，他們的身上儼然冒起大火。那並非狂歡的象徵或隱喻。而是他們真的在大火裡。

原因是：荷生的肉體發生詭異的變化，變得透明，像是琉璃的容器，一股火焰由微弱而轉大，瞬間從荷生的身體往外燃燒，室內空間大放光華，像是著火了一樣。荷生愣住幾秒後立即退出阿晴的身體。阿晴一點事都沒有，反倒是浴室的地磚鄰近他們的幾塊有焦黑的痕跡，室內也有水淋在火焰上的蒸汽飄起。為了避免突然有人上來，他們選在浴室做愛，還打開蓮蓬頭，製造水聲。只要假裝有人在洗澡或上廁所就可以了，沒人會硬闖。

著火的荷生，在阿晴眼中異常迷人。她繼續鼓舞荷生進入她的體內，「沒關係，你來，你不會傷害我的，完全不可能的，我們相愛，我們一起，我們是一樣的。」

阿晴一點也不害怕荷生的火焰。她覺得那些火焰是阿晴的翅膀。荷生試著再次進入阿晴，果然，陰莖推進到潮濕的陰道裡時，荷生的身體又異變了。神祕燃燒又被啟動了。不過呢，與荷生連結的阿晴果然沒有被燒傷。她皺著臉，忍受撕裂的痛楚。荷生慢慢地沉進去，愈來愈深入。阿晴覺得下體有個阻擋力被瓦解，血液剎時噴出。她激動無比地抱住荷生。她感覺好痛，但又有種狂喜的滋味。

荷生靜止動作，停在阿晴的最深處。他們兩個人擁抱著，火焰在他們的身體翻騰。荷生很快就發現到自己能控制火焰的大小，體內有個開關，像瓦斯爐的旋轉鈕一樣，可以調整火力。他們的性似乎啟動了荷生的火焰能力。

但浴室外，有人在敲門，叩叩，「喂，是誰在裡面？」阿晴聽出來是父親的聲音。她努力平復美麗無倫的激情，她壓低聲音，避免流露出激烈的語氣，她回答：「是我，阿晴。」父親說，「妳熱水用太凶了，節制一點。」阿晴沒有回應。「荷生呢？」父親又問。「我不知道，怎麼了？」父親繼續講：「家扶在下面。」這個時候為什麼家扶會來呢？阿晴與荷生互望，都覺得詭異，因此阿晴又問了：「家扶？什麼事啊？」父親以那種阿晴聽得出來他喝了酒的口氣說，「荷生要走了，我們也要走了。」「什麼意思啊？」阿晴不明白。還覆蓋在阿晴軀體上的荷生更是一臉茫然。

外頭的聲音繼續傳進來：「妳也不小了，仔細聽我說，爸爸投資的一筆生意賠錢了，欠了一大筆債，必須要跑路，我們全家要一起走了，荷生不能跟我們一起——」父親的話還沒說完，母親的聲音已經衝上來，「別理他，不用理他，要跑路，他自己去，有本事跟錢莊借錢賭博，就要有本事自己去跑路，別拖累家人。」父親對母親大吼，「妳以為那些人會放過妳們？妳知道他們會怎麼處理？他們搞不好會把妳們都賣到私娼寮去當妓女，我是為了妳們好啊，我們全家一起走，反正只是到別的地方去重新開始，有什麼不好！這房子是我妹的名下，我爸跟她們不會有危險，只要我們不住在這裡就好。」而母親歇斯底里地吼叫著，「我不走，我們都不會走，要走，你自己一個人走，禍是你惹的，你就要承擔。上千萬，我哪裡有辦法。沒辦法，你賭什麼賭，嫁給你到現在，我們一直都在忍耐，都在替

你擦屁股，這樣還不夠嗎？你都已經五十了，還要搞出這樣的醜事……」

他們在浴室外頭吵架。而裡面是阿晴與荷生躺在地上，感到絕望慢慢地到來、深入。阿晴的淚水從眼眶裡摔了出來。她現在是荷生的女人了，卻再也不能跟荷生在一起。她要跑路去了。荷生伸舌頭舔著阿晴的眼淚，火力猛騰，瞬間蒸發淚液。他深情地凝視阿晴，眼底是巨大的心痛與不捨。荷生的臉鬆動了，發生明顯的表情。阿晴用盡所有力氣摟著荷生，小聲地跟荷生說，「射在我裡面吧，讓我懷孕，讓我有你的小孩，我絕對不要跟你分開，射進來，射吧。」

荷生的眼睛像是被砸碎一樣。阿晴的淚痕落向臉頰，但又馬上被烤乾。阿晴忍耐被進入的疼痛感，主動抬高屁股，摩擦、推擠著。荷生的陰莖還硬在阿晴的裡面。他完全接收到阿晴的意願。他們火焰般猛烈的愛情。是以，男孩加快動作，衝刺，再衝刺，然後體內湧起了一股深沉的顫慄感，抖著，發自盡頭的抖著，一股灼熱的汁液全數噴進了女孩的子宮——

而阿晴的父母還在外面爭吵。「我現在跟你離婚，我現在就去找律師，兩個女兒也跟你斷絕父女關係。她們不需要受這種苦，她們以後跟我姓。我們會搬出去自己住，不會再用你們家一絲一毫的資源。我們從今天開始跟你們沒有任何瓜葛。」父親醉醺醺的發飆：「妳這瘋女人，講那什麼話，離婚，誰要跟妳離啊，妳這輩子都是我的人，死了也是我們家的鬼，離婚，笑話，妳再說，我就讓妳好看。」母親真的是無法克制住自己，「你這個懦夫，你敢，就動手啊，就算打死我，我也要跟你離婚，我不能讓兩個女兒的一生都毀了……」

阿晴和荷生抱著一起，阿晴感覺到荷生的性器在她的裡面劇烈顫動。在荷生射精的那一刻，阿晴的嘴唇吻上荷生的，他們的舌頭交纏，深吻著。而外面的爭吵愈來愈不可收拾，似乎父親居然動手了，因為他們都聽到母親叫了一聲，隨後就是碰撞聲。阿晴和荷生的嘴唇分開。荷生癡癡迷迷地瞧著阿晴，「跟我一起走，離開這裡，好嗎？」阿晴不自覺地點頭，她還想說什麼，外頭母親的哀嚎又再度響起。

阿晴一向瞧不起她的父親，荷生自然也是。阿晴迅速地洗了一下陰部，也把磁磚上的血沖掉，穿起衣物，她示意荷生穿衣服，先留在裡面。她打開浴室門，發現父親揪起母親頭髮，要拉她去撞牆。阿晴撲過去，「放手，放手！」她大喊。

父親簡直殺紅了眼，一巴掌往後，掃在阿晴的臉頰上。一股極黑的暈眩鑽進阿晴的腦袋，而她不由自主往後翻倒，卻跌入一個火熱的懷抱。她張開眼睛，是滿臉怒容的荷生。「住手！」荷生說，他音量不高，但低低的嗓音裡有種狠勁鎮住阿晴的父親。父親轉過頭，看見國中男孩，「哦，荷生，是你啊，找到你了，趕快去準備行李，你要離開了，我們也是。」阿晴在荷生的擁抱裡變得軟弱，她很想就這樣什麼也不做，只管被他的體熱擁護著，但她的母親還在父親的掌握，阿晴說，「我們不走，媽媽說過，我們不走。」

「妳在說什麼瘋話？跟妳媽同一個德性，」父親瞪大眼睛，「妳再說一次。」荷生替阿晴說，「我們不走，只有你應該走。」「你們造反了你們！」父親咆嘯。「對你這樣只管利用、消耗他人的廢物，我們不需要造反，只需要把你驅逐。」

荷生的話嚇到父親了，他從來沒想過秀氣的荷生口中會吐出這麼狠辣的言語。「好，好，好，你們都很好！」父親氣到不知說什麼才好。母親也是，張大了嘴，一臉錯愕。「放開母親！」荷生繼續說。父親咧嘴一笑，「可以。」他鬆手。母親摔倒在地。父親走向阿晴與荷生，「我放手了，然後呢，你們打算怎麼驅逐我？」

阿晴有點害怕。但荷生伸出他的右手，掌心往上，五指微曲。他說，「燃燒。」

阿晴的父親聽不懂，「啊？」荷生又重複了一次：「燃燒。」父親走到了離兩人三步的位置，「你是說要用燃燒驅趕我？什麼東西燃燒？」他一臉莫名其妙。但荷生相當的認真，阿晴當然知道他有這個能力，她對荷生說，「不要，不需要燒死——」父親這會兒明白了，「什麼？你要燒死我？你們怎麼燒啊？還真有那回事的樣子咧！」父親狂笑。荷生說，「不燒他，他會一直是你們的麻煩，一直濫用權力，還自以為正確，他就是那種人，跟我父母一樣，我不想妳和妳母親一輩子都賠在這樣不負責任又從來不動腦思考、貪婪無比的混蛋身上啊——」父親聽得勃然大怒，他沒等荷生說話，揮著拳頭朝荷生撲過去。

荷生的右手有一點零星的、剛長出出的火星，本來微弱，但瞬間暴漲，變成一團火花，像一頭小動物，但形狀變化多端，搖擺不定。阿晴父母瞪著荷生手裡的火焰，整個都呆住了。父親轉為色厲內荏，立刻收拳，半步也不敢靠近，還連退三步，「這是什麼魔術！」。阿晴突如其來的覺得很好笑。倒是母親鎮定多了，她趕忙對荷生說：「無論你手中是什麼，小心，千萬別亂丟。」而父親卻在這時候嘴賤：「怪物，媽的，我們家竟然養了一個怪物！」

阿晴閉上眼睛，她知道這句話是決定的關鍵。荷生絕不可能容許父親這麼說。

果然！那團火花旋即扔到了父親身上，蓬的，著火了。父親立即陷入慘叫：「救命啊，救命……」母親不能置信地看著眼前猶如恐怖電影般的風景。荷生把阿晴甩到背上，牢實地背著，往前竄，單手提起父親，荷生跟阿晴的母親說了一聲「對不起」後，便拎著阿晴父親，先衝向房間，左手抓住一個包包，再極速奔向四樓的陽台，沒有猶豫地往外跳了出去。母親跟在後頭，一顆心四分五裂，她痛極了的喊著：「不要啊！」但她一貼近陽台外的欄杆，赫然察覺荷生已然安全著地，把還在喊著救命的父親扔在地上，隨後背著阿晴要飛快逃離現場。

阿晴沒有阻止荷生帶走她，因為她已經答應他了，（因為我已經是你的女人了，）可以成為這樣獨特人物的女人，阿晴有種異樣的驕傲感。她的生命也是轟轟烈烈的了。只是同時，她又覺得對不起養她教她的母親。而父親呢，反正荷生饒他不死，在落地往外奔跑之際，荷生跟阿晴說，「妳放心吧，那火持續不了幾秒就會熄滅的。」阿晴扭著頭往後看去，果然父親身上已沒有了火花，正近乎赤裸地爬起來，滿臉驚駭莫名摸著衣物燒得乾淨但卻毫髮無傷的身體。「謝謝你。」阿晴摟緊了荷生，在他耳邊說著。

他們就這樣逃離十幾天，一路閃躲，直到墾丁。墾丁啊，阿晴很受不了一般

人對屏東的理解，好像屏東只有墾丁似的——在《海角七號》以後，恆春倒也有名起來。但她住的是屏東市，較靠近高雄市區，搭慢悠悠的區間車到高雄車站只要四十分，並不遠。但偏偏外縣市的人都有種她好像隨意就可以踩在墾丁沙灘、撫摸墾丁的海浪似的印象。真是冤枉呀！阿晴好幾次跟人解釋過，「從屏東市到墾丁至少要一個鐘頭好嗎，而且屏東不是只有墾丁，屏東市也是有影城、SOGO百貨和誠品的，拜託哦！」哪裡來的這麼大的誤會呢？

而阿晴確實從來沒有去過墾丁，實際上她沒有離家過，無論是班際或畢業旅行，她都沒去。首先是家裡挪不出那些錢，其次是阿晴自己也從來不積極於出遊。這些年來，她一直安於待在有荷生在的地方，也鮮少跟同學、朋友去哪裡玩。

墾丁，他們生活的島國的極南。而他們正逃到地形上的真正盡頭。是的，已經是盡頭了。這期間，依靠著荷生逃難包包裡預先準備的逃亡基金，他們有得吃有得睡的走到墾丁，像是在旅行一樣。

這是阿晴第一次離開家，卻一點也沒有不適應，她很歡喜有荷生陪伴，他們在夜間總是做愛，阿晴一再需索荷生。第五次做愛以後，已不只是疼痛，還有更多複雜的感受。她開始體驗到高潮的神奇感，並且準備好懷孕。她準備好了。

他們一路都很開心，非常的開心，不論是身體或精神，都處於高度狂歡的層次。但其實心中一直有著濃厚陰影密佈。他們都很清楚事情不可能這樣繼續美好下去。他們逃不了多久，他們需要工作，而工作需要身份。他們根本無能為力。即使荷生擁有生成、操縱火焰的能力，但也不代表他有辦法抵抗整個世界的壓迫，相反的，這種能力極有可能變為他的詛咒，就算他是一名超能力少年，他的火焰無法解決他生來就在什麼樣的家庭，也不可能改變阿晴的父親以及阿晴家的處境。大人的世界，是比怪物更怪物的世界，任何空前絕後的超能力都是無意義的。是的，阿晴與荷生都不笨，他們都抱著窮途末路在眼前的心態，放縱狂奔於盛大的愛情命運裡，等待最後的結局到來。

而荷生也跟阿晴說了自己的身世。那是阿晴第一次聽到荷生親口說到自己的過去。以前她沒有問，他也不想說，但現在兩個人是一體，再也沒有什麼秘密或黑暗不能一起分享。荷生講到，「我父親會揍我母親和我，我母親則會拿刀割我。他們都是一樣的。從小我的印象裡，他們總是在爭吵，彼此暴力相向，我只能忍耐。但到了那天，喝醉了的他們好玩似的一起凌虐我，甩皮帶抽我，用棍子敲我，以刀子割我，還拿煙燙我，最後乾脆要把我的手按在火爐上烤——好像他們在比賽痛苦的創意或殘酷的表演誰比較厲害似的。」

荷生的表情流動如十八層地獄俱現——「妳知道，那是極限了。一股恨意與忿怒在我心裡覺醒後，我就昏了過去。我不知道發生了什麼事，但我醒來以後，他們都死了，他們燒死了，而我覺得好安全。這個世界再沒有人能傷害我了……」

阿晴聽著荷生的獨白，談到細節處，阿晴簡直不忍心聽下去。他們這會兒坐在沙灘，黑夜正濃，星空黯淡。他們望著巴士海峽，浪濤捲來，萬馬奔騰。荷生的聲音聽起來又微小又遙遠。阿晴的心難過得想闖出胸膛，跳進荷生的體內——

（我願意代替他去承受那些像是在地獄發生的事。我願意。）

「而現在妳跟我都知道了，那場燒死父母的火顯然是我的能力引起的，但可怕的是，」荷生說到這裡，眼神空洞地望著阿晴，「我居然一點都不愧疚和傷心。從那個時候到現在，我都很高興，真的很高興他們死了。妳說，我是不是太邪惡了？我是不是有問題？是不是靈魂的哪一個部分已經壞掉了？我是不是比生下我的他們更醜陋，更無可救藥呢……」

荷生講這些話的口吻絕望到沒有任何溫度與光線存在的可能。阿晴用力地抱著他，用力地，像是要把他塞進身體，保護他。她好想讓荷生回到自己的子宮裡，再把他生出來。她好想當他真正的母親，愛他，絕不讓他受傷。

而後方有警笛聲傳來，阿晴回頭一看，幾十輛警車業已在公路處停著，有些已經跨到沙灘的外圍了，許多警察下車。阿晴緊張地想要對荷生說，但她一看見荷生的眼睛就明白了——他們沒有地方可以去了，除了眼下的大海。

他們的前方只剩下大海。阿晴聽到母親的哭喊，她叫著阿晴，也叫著荷生。她回頭，母親正和幾十名警察一起奔來，其中還有全副武裝的那種。他們看起來都處於高度戒備，顯然很害怕荷生。問題是，阿晴和荷生都明白，只有恐懼是無法生存的，他們不能依靠使他人恐懼而活。阿晴的父親站在公路上，有點畏縮地對阿晴和荷生指指點點。阿晴回過頭來苦笑，她說，「我們沒有辦法了，對嗎？」

荷生搖頭，「如果妳想，我可以讓這片沙灘全都燃燒，寸土不留，我們或許還能再逃下去。」阿晴問：「但是你不想，對嗎？」荷生點頭，「是啊，我不想，因為我們總會被找到，因為我並不喜歡這種超能力，它太暴力，太可怕了，也因為妳還有一個母親擔心妳，而且她對我真的很好，到了這種時候都沒有忘記過我也是她的孩子，妳聽，她在叫我們兩個呢。可是我也真的回不去了，我的能力一定會引起國家層級的介入，到時候我要不是他們的實驗品，要不就成為他們的武器，無論那一種，我都不再擁有自由，我也不會是個人，最多就是個機器。」

阿晴點點頭，凝視著大海，「沒關係，至少我們到死都是在一起的。」荷生點點頭，眼睛裡都是結塊的悲傷。他們的手還是牽著。「走吧，」阿晴說，「他們很靠近了。」荷生站起來，阿晴也是。荷生用力握緊阿晴的手。他們往海裡走。

警方用大聲公喊著要荷生投降。投降，阿晴覺得好笑，「我們只是兩個孩子，他們居然要我們投降欸！」荷生嘴角有點歪斜，「是啊，蠻可笑的。」這樣的場景，荒謬絕倫。隨後，荷生發動燃燒，海水一碰觸到他身體的火焰，立即蒸發。

他們宛如行走在火焰之中，正穿過黑暗，要前往海洋——

「這是我的最後一次燃燒了。」荷生說著。阿晴點頭，但立即補述，「我們的最後一次燃燒。」荷生沉默，他問阿晴相不相信他？阿晴當然相信。好，荷生小聲地說著，「妳的肚子裡已經有我們的小孩了。」阿晴很震驚，「真的嗎？你怎麼知道？」荷生回應：「我感覺得到，我確實感覺到了。阿晴不自覺地摸著一點反應都還沒有發生的肚子，「原來我已經懷了你的孩子啊。」

阿晴的母親在後面叫著：「回來，你們回來……」

「其實我希望妳不要死，妳不要死。我們可以不死，我們可以一直逃下去。但我累了啊，我厭倦於這詭異的燃燒能力，我不想要變成怪物。」阿晴對荷生認

認真真地說著：「你不是怪物，聽我說，你不是。」荷生指著後方追來的人：「但他們都覺得我是，而我要想在世間活下去，就得依照他們的意思與規則，我不能獲得自由，我甚至不能去探視你們。」阿晴哭著說：「不，一定會有辦法的，一定還會有的。」黑暗在荷生的聲音裡搖搖蕩蕩：「不可能啊，國家就是這種東西，絕大多數的人類就是這種東西，殘酷，自私，我們都很清楚，不是嗎？我生來就很明白人到底是什麼。」而阿晴這麼回答：「那麼我們的孩子也一定願意跟我們一起離開的，你放心。」這個時候，阿晴想起外婆、莎莎、小波、阿鳳和媽媽，唔嗯，也許還有姑姑們和爺爺，甚至是父親，她在心中跟她們訣別。

而少男少女在黑夜裡無比的璀璨著，火焰中的男女，宛若天神。

「但我多麼希望你們能好好地活下去，你們是我的希望，是我唯一還相信人類有可能美好的希望。」荷生停下腳步，阿晴也是。「你這麼說是什麼意思？」阿晴瞪著荷生。他們站在海水裡，荷生的火焰推開了浪濤，一點水花都靠近不了。警察已經在二十步以外了，他們舉著槍，瞄準荷生。「你想要丟下我，我跟孩子嗎？」阿晴質問荷生。荷生只是這樣回答阿晴：「我好想和你手牽手再去我們的秘密公園散步。」然後他疲憊的臉綻開一朵明媚鮮豔的微笑。那是荷生的最後一個表情——

荷生的手輕輕一甩，阿晴就飛起來，遠遠地摔開。荷生的微笑一直停在臉上，視線一直沒有離開阿晴。阿晴在空中慘叫著。荷生的兩隻手長滿了火球，正要往前擲，警方立刻有人開槍反擊，砰砰砰十幾聲。荷生往外仰倒。而阿晴被恰到好處的力道送到沙灘上，淒厲的尖叫從阿晴的體內爆炸般湧出，她一落地，立即爬起來，繞過警察，再度衝進海裡。荷生正隨著海浪簇擁著、搖擺著，無數的鮮血從胸前的彈擊傷口散出，流入黑暗的大海。阿晴緊緊摟抱她的男人，她的丈夫，她的愛情。浪花打在他們身上。他們都濕了。而阿晴的淚水比海浪更潮濕。她抱著他痛哭不已。

這時警方有人痛斥：「誰叫你們開槍的，不是要你們留著他嗎！趕快去叫救護車，搞不好那怪物的屍體還可以研究。」也有人爭辯著：「他都要燒死我們了，這是正當防衛……」

母親來到阿晴身旁，凝視荷生的身體，默默流著眼淚。

「我們是黑暗中的火花，也許永遠都沒辦法穿越黑暗，但沒關係，」阿晴夢囈般的說著，「至少我們一起燦爛過，一起溫暖過彼此的人生。」阿晴摸著荷生沒有丁點生機、鮮血溢出的臉頰說：「不要怕哦，荷生，現在你已經來到最安全的地方了，再也沒有人可以任意欺負你，世界也再不會有暴力與絕望。」阿晴的眼淚淋濕了荷生安靜的臉。

此時呢，荷生的屍體詭異地自燃起來，蓬的，一團煙火在海浪裡炸開，宛如黑暗中有隻異常明亮的眼睛張開。荷生以相當快的速度化成灰燼。阿晴母親想推開阿晴，一個不小心被火燙傷了，但阿晴卻一點事也沒有。她還死命抱著，撈著。

阿晴對荷生保證，（我們永不分離，我們永不。）她張開嘴巴，把愛情的飛灰吸入口鼻之中，不願有一點遺漏。她嗆咳，卻沒有停止這樣做。阿晴對著體內

的灰燼發誓：(我會活下去，而且將你從我的子宮裡生出來，讓你回到我身邊。)

一去一來

吳承恩

1.

煙灰缸早就滿了，地上都是成堆的菸屁股。

已經第幾天了。

我瞄了一眼時鐘，掌心又開始冒汗。吸了口氣，撥開桌上亂七八糟的菸蒂鋁罐，伸手去開筆電。

頭有一點暈，應該是酒的關係。但這不妨礙我判斷走勢圖。已經收盤了，黃色的細線微微一跌，又輕輕一漲，彷彿一托一按間把心又放回原位。

我出了一口氣，心情卻更沉重了一些。

好像偷了父母錢的孩子一樣，明知道會被發現，但又忍不住抱持著能過一天是一天的心態。然後明白這種等待不過是凌遲，還不如一刀下去來得痛快。我覺得我快被這種無止盡的折磨逼瘋了。

我沒法想像投資人在發現自己被套牢、發現公司早就被掏空、發現幾位董事早已捲款逃跑——除了自己——之後，會有怎樣的怒火，又會怎麼對付自己。

誰信我也是受害者？誰信我也背了一屁股債？誰信我會毫不知情、毫無防備地被那麼鐵的兄弟陰？連我都不信。

連我都不信。

開始時我察覺不對，拚命地尋找能否否定心中猜想的資料，試著改變我撼動不了的事實，結果卻越是證明自己的愚蠢。

直到那時我才意識到，公司上層集體同時失蹤代表什麼。我開始瘋狂地想挽救，我聯絡他們、尋求管道，然後發現……我什麼都做不了。

他們在一開始就早有預謀。

我把菸頭掐滅，連著濾嘴一起投向垃圾袋子。沒丟準，落到地上，激起一小片粉塵。我轉頭四下看了看，沒有酒了。

我直起身，視線有一點晃，無所謂。走向大門，轉動把手，大力將門甩開。

角落一抹白色，被門所帶起的風颳到走道邊。

信？誰放的，又為什麼不乾脆按門鈴？我心裡過了幾個可能，有點惡寒，一

邊疑惑，一邊酒也醒了些。

彎腰將之拾起，觀察了一下。很常見的直式信封，沒有署名。我把裡面的東西倒出，薄薄一張紙，輕輕一抖便張開來。

我盯著上面的字，酒徹底醒了。

時鐘發出一聲輕響，我回過神來的時候天已經黑了。

死死握在手裡的手機被我再一次放下。

不能在這樣下去，我想，我需要動一動，離開這裡。可是桌上白得刺目的醫療證明正狠狠捧著我的臉，逼得我一刻都移不開視線。我拿起手機，又放下。

秒針轉過一圈，我放棄站起來的打算，第三次把手機拿起來。罵了聲操，我直接按下撥出。

「嘟——嘟——」我盯著桌子，耐心等著對方接聽，逼迫自己不要掛斷。耳邊傳來「喀」一聲輕響，接著是微微的空氣雜音，接通了。

熟悉的女聲穿過機殼，語氣意料之外地平靜：「有事？」

我一下愣了，剛打好的腹稿一字不留，足足幾秒才找回自己的聲音，遲疑地說了句：「妳還好嗎？」

這句話好像點燃炮竹的線香，她的呼吸一瞬間變得急促：「我還好嗎？我還好嗎！我一個人發燒生病的時候你不問，我一個人面對家裡質問的時候你不問，我一個人醫院面對手術的時候你不問！」

她歇斯底里地質問：「你說說看你幾天沒接我電話？明明就在家裡，為什麼不開門？如果我不把證明單拿過去，你打算就這麼沒消沒息的多久！」

我聲音不穩說：「這幾天……我……」，話到了嘴邊卻又退縮，我閉上嘴，幾秒後才開口，輕問：「你這是什麼意思？」

她突然安靜下來，我也不說。我們就這麼聽著對方的呼吸，持續了很久，她才回答。

「我不信你不懂。」她似乎是笑了一下，這麼說到。

我捏著手機，壓下心悸的感覺，盡可能地維持聲音：「為什麼不跟我說……為什麼不先問問我？」

她又頓了一下，才回答。一字一頓，聲音很低很慢：「我不想……我不能拿

這個當籌碼，你這樣……我還沒確定我到底要不要……」緩緩刮著我的耳廓，每一個字都像打在心裡，「浩淼，我不愛你。」

「就這樣吧。」她說。

我懵了好半晌才反應過來，剛要開口，耳邊已經傳來忙音。手機已經從另一頭被掐斷。要說的話如鯁在喉，我按著手機又往那撥了幾次。

但再怎麼撥，對方都不接了。

目光移到電視櫃上的粉色小紙袋，不用去拿我都能在腦裡描繪出裡面絨布面的小盒。上面甚至有燙銀的小字，端端正正地寫著：百年好合。

何其諷刺。

桌上的白紙仍在刺激著我，我想把它撕碎丟掉，想當它從不存在，可是我做不到。

她總是這樣，果斷又決絕，一點餘地都不留。

我閉上眼，紙上「人工流產」幾個字還映在眼前。

電視機旁的電話忽然發出尖銳的鈴聲，我起身去接。

座機，是家裡來的。

媽媽的聲音傳出話筒，帶著幾分關切地問我身體還好嗎、晚餐吃了嗎，我看了看一片狼藉的屋子，說我很好、飯吃了。

她似乎放下心來，又道：「公司還好吧？淑嫻呢？你跟人家求婚沒有，我也好和親家一起把日子訂了，你倆那麼久了，」她的聲音柔和，半開玩笑道：「我也等著抱孫呢！」我手一顫，差點把電話摔下去。

我其實明白，孩子離家後家裡長輩一定會思念，打電話也不是為了探聽什麼，只不過是一種表達想念的方法。

儘管如此，我仍是止不住地心跳加快。

媽……公司破產了，所以我失業負債，而且跟淑嫻分手了。我深吸一口氣，說出口卻成了：「公司很好，就是有點忙。求婚的事我打算等這陣子過去之後再做，免得倉促。」

她的聲音聽起來很欣慰，像是沉浸在孩子終於出人頭地的喜悅中的母親，卻擺出長輩的架子故作生氣地讓我別耽誤女孩子等等。

我掛上電話突然想哭，卻哭不出來。

室內黑成一片，濃得像化不開的墨，只剩電腦螢幕的微光可以驅走黑暗，螢幕上卻還顯示著岌岌可危不知何時會下滑的線條。我再也受不了，猛地趴到桌上，雜物垃圾框唧唧地被我推到地上，連滑鼠都甩到半空中，搖搖晃晃著剩電線牽著，感應用的刺眼的紅光滑過屋內，又帶起一陣煩躁。

我沒把它撿起來，而是將之直接從USB插孔拔出，紅光一下子滅了。

心裡最後一點坦白的勇氣與未下定決心的猶豫，也跟著滅了。

2.

隔天我起的很早，天還濛濛亮，窗外鳥鳴聲清晰可聞。大概是受酒和菸影響，這陣子我總是睡不安穩。

進了浴室，照鏡子時連自己都嚇了一跳，滿面的鬍渣和滿頭的油垢、加上深深的眼袋和黑眼圈，簡直老了二十歲。我快速刮了鬍子洗了個澡，試圖讓自己精神一些，甚至硬扯出笑臉，但效果甚微，只得作罷。起碼乾淨多了，我安慰自己。又穿起汗衫和長褲，套了夾克直接出門。

舊式的公寓沒有電梯，我踩著球鞋咚咚咚下了樓梯，手裡抓著鑰匙拉開鐵門，餘光好像瞥到一個人坐在樓梯井，我不敢多看便快步走過。

空氣還很涼，甚至微帶濕氣，但我想不起來昨天有沒有下雨。沒騎車，抄近路走了兩條街，來到超市。這時間才剛開門，有些店員還在整理貨架，收銀檯邊一個女孩子百無聊賴地划著手機，見到我進來才慢吞吞將手機放到一旁。

我心跳如鼓，努力克制臉上表情，逕自走到最後一排貨架，拿了一包標榜無煙的木炭，又走回收銀台。收錢的小姑娘見狀好像想說什麼，我腦中頓時警鈴大響，故作平靜道：「不好意思，等我一下。」說著放下木炭，繞回最後一排，拿了個鐵網，一不做二不休，乾脆再到生鮮區去拿了兩盒烤肉片。

「結帳。」回到收銀台，我若無其事道。

結帳的女孩子到底沒說什麼，一個個掃了條碼，就報了個數。

出了超市我才驚覺自己竟出了一身冷汗，故作輕鬆笑罵了一句，步伐卻沉重起來。還不想那麼快回去，我也不走近路，提著塑膠袋放慢腳步，格外注意那些平時忽略掉的景物。

小區裡大多是未經整修的舊式公寓，是當時為了節省上下班時間，就近租的。房型老舊，卻是我與淑嫻一起決定下來的，那時她是怎麼說的……現在多省點，以後養孩子才不缺。以後。

那時又怎麼想的到會有今天。

天光大亮，我經過小區邊緣的建築工地，年前開始動工。建築工已經開始工作，仰起頭便可看到他們踩在鷹架上的身影，戴著白手套正在綁鋼條。幾尺外一個工人推著手推車經過我身邊，微涼的天，明明打著赤膊卻出了一身汗，覆在粗壯的背上像抹了油。他們為了微薄的薪資做最苦的工作。

我忽然覺得刺眼，別過臉不去看。

回了公寓，屋內和離開時一樣，垃圾亂七八糟地弄了一地，我試著騰出一個空位。家裡沒炭盆，我到廚房去找了個鍋，便擺在客廳，又將門窗關上，貼上膠布。

木炭一股腦地被我倒到鍋裡，點了火種擺到中心，又疊了幾塊木炭。

最後，我把淑嫻寄給我的醫療證明，連著求婚用的戒指一起擺在桌上。

這就當作遺書吧。

我會變成一具粉紅色的屍體，並被記者拍下來，再打碼。明天、後天或大後天，就會上頭條，成為家家戶戶茶餘飯後的話題。也許某些人會愧疚一陣子，然後他們會徹底忘了我。

我拒絕去想那些會為我傷心的人。

火慢慢燃起來，我閉上眼頹然倒在沙發上，雖標榜無煙，不過真正燒起來的時候還是不可避免地起了煙。

我忽然覺得室內太安靜，開了電視，國家地理頻道正撥著某處的雪景。我一瞬間看得呆了，死死盯著一方螢幕中的無邊白雪。

煙味愈重，我微眯起眼，慢慢看不見螢幕。想來時間不多了，我回憶著那些人生點滴。

接著，門鈴忽然大聲響了起來。

我不去管，動也不動。但門鈴仍固執地不斷響著，一聲聲地在我心裡刻下那些恐怖的可能。

那種可能比死還要可怕，我壓下念頭，心想門外那人很快就會放棄。

但那些假設爬到腦子裡：門外的人發現異常、警方破門而入、自己則因為腦缺氧時間過長而成為植物人、或留下治不了的後遺症，朋友家人憐憫不諒解的眼神，來自父母的質問，或是親戚的探究。

每一樣都難以招架。

門鈴還在響。

我踢掉腳上會發出聲音的室內拖鞋，頭暈，喉嚨被煙嗆得有些受不了。摸索著來到窗邊，一把將膠布撕下，推開窗，空氣一下清新多了，腦子也清醒的多。我又依序將剩下的門窗都打開，煙霧散去後那個還在冒著煙的鍋子便顯得滑稽無比。

我走到廚房，打開冰箱門不分青紅皂白地把那些過期的沒過期的飲料放到洗碗槽，湯湯水水的食物就直接丟進垃圾桶，碗槽滿了。

門鈴還在響。

然後我才回到客廳，彎下腰輕觸了鍋子邊，我馬上縮回手，燙。把汗衫脫了，就著它去抓鍋子，果然好多了，於是我雙手小心翼翼的將這盆炭端起。雖然把手盡量伸直，但還是不可避免地被煙燻了一臉，眼淚鼻涕都下來了。

冰箱門沒關，我把手裡冒煙的鍋直接塞進去，然後關上冰箱，什麼都看不出來，我鬆了一口氣。

接著走到浴室去洗了把臉，確認自己看起來沒問題之後，又回到門前。

此時已經過了十幾分鐘，弔詭的是，門鈴居然還在繼續響。我心裡突然有點毛，這人不是在開玩笑，就是有極重要的事找自己，可是，那真的會是一個人嗎。

我按著門把的手猶豫起來，即使有天大的事，誰會不依不饒地按著電鈴長達十幾分鐘？然後也有點怕，又覺得荒謬好笑，這是鬧哪樣？

遲疑了一下，我心想罷了，死都不怕，便心一橫按下門把。我輕拉開門，露出一個巴掌大的縫。

出乎意料之外，是對門的老太太。

她的精神狀況似乎不太好，嘴裡神經質的碎碎念著什麼，發現門開了，才慢吞吞鬆開壓門鈴的手，周圍頓時靜了下來。

這樓裡全都是瘋子，我想，開口禮貌地問：「請問有什麼事嗎？」

她眯起混濁的眼睛，說：「陳小子啊，這人在樓下坐一晚上了，說是找你的，你看看認識不？」邊說邊指指身後，嘴上還在叨唸著小偷強盜什麼的。

我莫名其妙，將信將疑地把門拉開，看到她後頭的人，怔了下。

還真認識。

客廳一片安靜，本來該是仇人相見分外眼紅的場面，硬生生搞得像朋友敘話一樣。我甚至泡了茶。

這人真的在樓下坐了一夜，眼裡深深的疲倦掩飾不了。

大概沒想到他竟然會主動來找我，或說，沒想到他會以如此狼狽的姿態出現在我眼前，讓我一時不知該如何反應，才沒有一見了他就破口大罵吧。

煙味仍然很重，本來擔心會漏餡，不過滿室的菸蒂似乎提供了絕佳的掩護，我不由有些慶幸。

看室內這個樣子，他大概猜到我已經知道了，捧著茶靜默不語，我們倆相無言了一會，他遲疑著先開了口：「你都知道了？……我和——」

「這些，」我打斷他的話，將這陣子查出的資料連著作假的財報丟到他面前，「從三年前就已經開始，你早就知道了吧？」

我不想聽他有什麼苦衷，或是任何解釋。結果早就無法扭轉，理由我沒興趣了解。

茶香混著煙味，愈來愈刺鼻。

我克制不住的罵道：「林澤安，你他媽的有沒有良心？我跟你這麼多年交情你就這麼對我的？」我喘了下：「你行，你家大業大老子有本事！手裡生意黃了能回家靠爹娘！可是你有沒有想過我？」

我看見他的手微微顫抖地攥緊衣袖，復仇的快意霎時溢滿胸口。

我繼續說：「今天這事，我不信沒你一份。」話一說完，他的臉突然變得蒼白，抬眼看向我。

直視著他，我聽見自己冷冷道：「我不知道你來找我是為了什麼，可是托你的福，我已經半毛都沒了，請回吧。」

他的臉漲得通紅，大概是被猜中心思而惱羞成怒，指著我忿忿道：「陳浩森！你、你以為我……」

我端起茶，說：「不送。」

事情就這麼被打斷。

林澤安摔門離開之後，我沒有回到廚房把那鍋炭重新弄出來，也沒試著再拿手機給淑嫻撥號，甚至沒有死死盯著走勢圖。

我只是茫然，空洞的感覺充滿心裡。我呆坐著，想哭，但眼睛乾得能生火。

茶已經涼了，我注意到林澤安還是把資料帶走了。

剛才在濃濃煙霧中所看見的雪景又出現在腦中，我突然覺得這裡太悶，煙味壓得我喘不過氣，太吵，樓下的媽媽又在罵小孩，太躁，我完全靜不下心。

我試著想下一步該怎麼做，上吊？跳樓？但卻又下不了決心，我承認我動搖了，但為什麼？

我在怕什麼？

我怕我死了之後，沒有一個人發現，直到好幾天身體都爛了傳出屍臭以後，才被對門神經兮兮的老太察覺。我怕那些恨我的人看了報紙之後，痛快地哈哈大笑。我怕我爸媽對於我的懦夫行徑失望，又怕他們自責。我怕那些不知內情的人隨意猜測我自殺的原因。

我怕那些我愛的人，對我露出不屑鄙視的眼神。

如果是意外就好了，我心想，那樣的話他們雖然傷心，卻會在一段時間後慢慢淡忘，腦裡又閃過那片白茫茫的雪。我費力地將那個念頭壓下，卻無濟於事，那想法像雜草一樣在我腦海裡紮了根，稍不注意便在幾秒內瘋狂滋長，佔據心裡控制身體。

我煩躁地起身，在屋內來來回回踱步希望能冷靜下來，但那些雜草愈長愈盛。我想著阻止自己的理由，卻是猛然一愣，為什麼不行？

活著不能事事如意，難道連死都不能稱心一回？

我開了電腦，開始尋找目的地。

3.

司機停下車，計費表上跳出一個不太親民的數字，我毫不猶豫地付了，下車快步朝機場走去。

出門之前我到底把我那小公寓打掃過，確保沒有留下任何線索。

沒有太多時間決定和準備，就只匆匆帶了卡和錢，導致背上的包空蕩蕩的。我看了一眼錶，思考著要不要從現在開始跑，然後我腳步一頓，停了下來。

路邊一個老人跪坐著，見我停在他面前，就低了頭喃喃說著好人一生平安之類的話。我也不明白為什麼，等我回過神來的時候，手中的紙鈔已經扔到他面前的碗裡。

「吃頓飯吧。」我看著他瘦的只剩下皮的胳膊說，也不搭理他口中的感謝，頭也不回地往機場去，心想再不快點飛機就要起飛了。

但心底卻明白自己為何落荒而逃，因為羞愧。

螻蟻尚且偷生。

我在候機室裡，鬼使神差地撥了家裡的電話，但鈴聲響了很久都沒有人接聽。

我閉了閉眼，調出通訊錄，找到張淑婷的名字，寫道：我不懂妳到底是為的什麼，在此之前明明都好好的。然後略帶自嘲地笑了笑，按不下發送，又一一刪了。

我能為了一頓飯和她大吵一架，可是當事情牽涉到生命時，似乎就變了質，沉重得讓我無法措辭。

我關了手機，拿掉電池，放到包包的最底層。

這輩子就不再開了。

之後的經歷乏善可陳，我在浦東轉機和簽證。台胞證是公司剛起來那段時間弄的。那時幾乎每隔一陣子就得往這跑一趟，每次要出來淑婷就會抱怨我又不陪她，不過我也清楚那不過是撒嬌而已。

因為沒有提前訂機票，所以我先到大連再搭列車。閒話不提，一番周折後我終於搭上前往長白山的綠皮車。

路上我也買了些保暖的衣褲，甚至登山用品，雖然我覺得可能用不太上，不過好歹背包也塞滿了，終於有了一些旅遊的感覺。這時間並不是長白山旅遊旺季，車裡並不擁擠，不過還是能看到很多結伴的文藝青年或攝影發燒友。

在硬鋪上躺了很久也沒睡熟，只是迷迷糊糊地打瞌睡，底下一哥們的打呼聲震天動地，我煩躁地翻了隔了個身，心裡直後悔沒買軟鋪。敢怒不敢言，伴著噪

音，我又闔上眼進入下一個淺眠中沉浮。

意識到車窗結了一層水霧的時候，松江河站已經到了。

車門一開冷空氣立即襲上來，激起一陣雞皮疙瘩。車站人很多，車一到站遊客們爭先恐後地往外擠，或是急著離開的或是找並車的，也有拍照的。

四周一時間嘈雜不已，人聲鼎沸，吼叫聲喇叭聲吆喝聲不絕於耳。我站在原地，目送著那輛火車慢慢變小，直到消失在天與地的夾縫之中，再也看不見。

我在車站買了地圖，邊研究邊在鎮上瞎逛。問了幾輛車，都說不載，這季節進山的實在太少，大多都是來滑雪的，不然也得是走西坡去看天池。我又問了一會才終於問到一輛願意載的，還是多付了的黑車。

大概是看起來不像驢友，路上那師傅不住地問我怎麼要上山，又問我是哪裡人。山路很險車又行得急，間或居然還能轉頭過來聊天。

他說上了山一定要遵照指示，去年一個女大生就是沒照路線自己亂走，結果就沒再找到了，我敷衍的點頭。他繼續滔滔不絕，我開始保持禮貌回答，後來煩了，只好裝睡。那師傅也識相，見我如此便專心開車，一路再無談話。

沒想到還真睡著了，大概一路過來都沒好好睡一覺，睡得特別死。被叫醒的時候已經到山裡了，我付過錢走下車，看著周圍環繞著滿布白雪的山脈突然一個字也說不出來。

很美。

心裡只有這兩個字，不是詞彙貧乏，只是那一瞬間什麼都不足以形容這種極端平和的心境。那種美不是驚心動魄，只是極其的安靜。像是全身上下由睫毛邊到腳趾縫、每一個毛孔都靜下來的那種感覺。

其實這裡也不錯。

冬天天黑的早，此時天色已隱隱變暗。這季節登山客也少，一邊有一所很小的客棧，我看了看就朝那裡走去。

廳裡很溫暖，擺了幾套桌椅，坐了兩桌子人，看身上配備是來拍照的。旁邊甚至有賣登山器具，一個老太爺坐在櫃台後，盯著大頭電視看，我上前去，要了個房。

在房內將裝備整理了一下，朝窗外看向將暗的天空。山間天氣變化得快，目前雖然沒有下雪的跡象，卻難保明日依舊晴朗。稍作休息後我就下一樓去，打算

吃點東西當晚餐。

我隨意點了餃子，不一會就上來了。一口吃下去，居然還是包了酸菜的。但心裡有事，吃什麼都味同嚼蠟，我嘗了幾口就草草放下餐具。

我拿著地圖問了那老太爺，這附近哪裡登山客最少。他聞聲慢吞吞地轉過頭來，充滿閱歷的眼神掃過來，我居然有種被看透的感覺。我一下就充滿戒備，但他只是頓了一下，問道：「小夥子，是要進山？」

我點頭，不知是不是心理作用，總覺得他看我的眼神別有深意。但從頭到尾他都沒什麼特別的表示，在最後還送了我一包果脯。

我逃跑似地回了房。

翌日醒來的時候天還是黑的，我深吸一口氣，揹起包。

大廳人很多，看樣子也是在整裝集合等待出發，大家都是蓄勢待發的樣子，鬧哄哄一片。邊上體積巨大的舊音響正放著歌，我聽了一下才明白。

不順利從不打算離場，繼續捱贏地闊天長。

不圖強成功怎會恆常，燦爛名堂何以登場。

心不由緊了緊，我捏緊拳頭。

道理誰不懂，都是知易行難。

我踏出門，戴上雪鏡，拉下面罩。包裡沒帶任何食物，只帶了飲用水，連睡袋都沒有帶，完完全全的輕裝上陣。天色未明，空中灑滿星子，映著客棧邊還沒結冰的湖面，煞是漂亮。我朝林子裡望了望，想起昨日老太爺的話。

他指著地圖上一座山峰，說夏季的時候，來的登山團大概會徒步去挑戰這一座山峰，大概要四天時間。冬天就是禁區了，連穿過樹林都不太可能，人當然最少。他說你一個人往山裡也不知能走多遠，還是走開發好的步道實在。接著又介紹的附近幾個有名的景點，人多些也熱鬧些。

我無心聽他介紹，眼睛盯著那座名為白雲的山峰，底下的一片樹林突然充滿挑戰性。

我也想知道我能走多遠，能不能……穿過這片林區。

4.

天色微亮，我在樹林裡行走已有兩個小時。一開始周圍還有些驢友，但隨著深入林區，已經一個人都沒有。慢慢出現殘雪，我每踏一步就得用力踩到雪裡，再走下一步。

一開始的時候還有心情欣賞掛了冰柱的樹木、冰雪中的野花等等。但現在已經完全沒有精力，腿像灌了鉛，臉也動的發麻。褲腳沾了雪，微有些濕氣，我拉了拉雪褲。風一過來像刀割一樣，感覺更冷了。

晨霧很濃，能見度並不高。我停下來，打開地圖，對著指北針再一次調整方位。因為有登山的經驗，對於看地圖我還是比較有自信的，將雪爪上的積雪敲落，我就繼續向前走。

依照估計，我大概是走了六七百米，連林區的五分之一都不到。要命的是這還只是開始體力充沛的速度，而連我自己都知道我的腳步已經慢下來了。再者，以地圖看來，接下來的地勢越來越高，光看就吃力。我出了一口氣，罷了，走多遠是多遠吧。

但如果可以，還是希望能走到終點的，起碼在這一程，能走完。

第六個小時，太陽高掛，霧也不那麼濃了。陽光照到雪上，反射出刺眼的白光，我把剛剛拿下的雪鏡牢牢戴回去，畢竟不想患雪盲。我已經不知道自己走了多遠，只能不斷確認方向沒錯，然後繼續往深處走。積雪一尺高似一尺，我每一步都將腳盡量抬高，再踏下去，如此才能確保前進的速度不落後於心裡預計的。

如此也出了一身汗，但只要一停下來休息就冷得徹骨，我只好努力調整速度。周遭非常靜，我能聽見自己踏雪所發出的沙沙聲，只有偶爾傳來的鳥鳴可以提醒我，我並非這裡唯一的活物。

就這麼不斷前進、休息、檢查地圖之下，時間的流動已是模糊不清，尤其樹林裡不論哪一處看起來都相差不大。我再次注意到時間時，太陽都快下山了。原來我不知不覺下竟在林中走了一整天，而腹中叫囂的飢餓感也慢慢消失。

我知道這完全是心理作用的麻木，飢餓是一種身體警訊，在補充足夠能量之前是不會漸緩半分的。但也無所謂，反正我身上是沒有任何帶乾糧。

夕陽為林中景物鑲上一層金邊，我沒打算過夜休息，遂停了停翻出手電筒別在腰側，以防天突然黑下來。這時，餘光忽然瞄到一旁樹叢中有什麼不對，愣了一下才反應過來，登時倒抽了一口冷氣。

是熊！

在離我一尺遠，高及半人的草叢縫隙中，隱隱露出一團披著黑色厚重皮毛的

身軀。那顆毛茸茸的大頭上，一雙圓溜溜的小眼睛直直看著我，倒映出我驚恐的臉。

我甚至能看清他的鼻頭微微動了一下。

怎麼回事？為什麼這裡會有熊瞎子！它們在冬季明明不是應該冬眠嗎？還是我侵犯了它的地盤，讓它從睡眠中醒來？我身體完全僵住，動也不敢動。

我們一人一熊就這麼對視良久，接著，似乎是確認了我毫無威脅，它緩緩動了一下，掉頭往裡面去了。我死死盯著它巨大的身軀消失在眼前，才摀著嘴，腿一軟坐倒在地。

天已經黑了。

此時我全身都出了一層冷汗，心裡大鬆了一口氣，卻生出些想不透的異樣感卡在那裡。不上不下地煞是難受，奈何想不通。我嘆了口氣打開手電，在一片漆黑的樹林中繼續我的旅程。天空不似昨晚乾淨，明天也許會有一場風雪。

夜裡行走更是分不清四周。我不再看時間，自己也不知道自己到底走了多遠。心裡明白大概是走不出去了，注定死在林子裡，不禁又是一陣不甘。晚上的林區非常可怕，四周常出奇不意地傳來一聲淒厲的鳥叫，平添幾分陰森，嚇得我雞皮疙瘩都出來了。

戰戰兢兢地走了半宿，才終於盼得月亮高掛，月色下林子看起來也安全了不少。我仰頭從樹縫中看著那掛在空中的毛月亮，一下來了精神，本來走了一天的身體早就疲憊不堪，此時我也不敢鬆懈，憋著這口氣就加快速度。畢竟不知何時就要倒下，就此長眠了。

慢慢地，東邊的天空翻起魚肚白，月亮爬過半空結束今夜的工作。我停了腳步，不敢相信地瞪著前方，只見困了我一日一夜、連綿不絕的樹木突地戛然而止，露出一小塊的雪白來。

到頭了。

馬上我反應過來，興喜若狂地往那出口奔了出去。周遭霎時豁然開朗，前方聳立著的不正是巍峨的白雲峰。我呼吸急促，拿出地圖再三比對確認，然後終於能確定下來。

我跨過了大片的林區，僅靠自己一人。

憋著的一口氣突然就鬆了，疲憊成倍地湧上，我背靠著樹坐了下來，抬頭去望那山峰。翻過白雲峰就是名聞遐邇的天池，此刻大概結著冰，但天池周遭遊客

依然會很多。

而我在山峰之下，毫無人煙之處再也走不動一步。

我仰面躺在雪上，意識到這一次是真的玩完了，再也沒法挽回。這念頭跳到腦裡，卻沒有如先前所預想的那樣子平靜，而是掀起一片意想不到的波瀾。不是，不是意想不到。我閉上眼，不一會又張開，忽然明白了昨日心中生出的異樣感。

我在遇到熊瞎子時，為什麼會害怕？

那麼簡單，因為還不想死。

盯著天空，我想到那些讓我來到這裡的理由，原先覺得是沒其他辦法了，此刻卻怎麼都想不透這麼做的必要性。真有那麼可怕？即使那些投資人真找上門來，頂多扔個雞蛋，難道還會殺了我？而我卻為這些不致死的問題去尋死。

人總是被那些大大小小的事蒙了眼，不到生死關頭反而分不清楚孰輕孰重了。

像個快溺死的人，我浮出水面，猛地喘出一口氣，翻身起來去開登山包。剛脫下手套手一下就凍僵了。撈出放在最裡層的手機，拿了電池就往機子裡塞，太急了，手抖得不行，電池掉到地上又被我撿起來。

終於弄好，我心跳快如擂鼓等著它開機。螢幕亮起，撥了一一九。沒信號，在意料之內。我接著按下一一二，這支求救電話在山區也能通，顫抖著手按了綠色電話形狀的撥出。

仍沒有信號。

我頹然跪倒在地，然後忽然想笑，也真的笑出來了。笑得撕心裂肺，上氣不接下氣。來不及了，來不及了，包裡一點食物都沒有，我沒有任何器具、甚至沒能力翻過前面這座山峰。而後方那片山林大得我還沒走完就得失溫死在半路。

深吸一口氣，我用盡力氣大聲喊道：「有人嗎！」聲音迴盪在山間，驚起一片鳥叫，卻沒有人影。

我繼續大喊：「救命！」

仍然只有回音。我又開始笑。

天要亡我。

這句話一浮到腦海裡，就讓我倏地靜了下來。

我扶著樹直起身子。

回頭看著前一晚使勁才走出的林子，心裡一陣激盪。握了握拳，又鬆開。我能憑一人之力穿過林區，難道沒法回去？不過是一片樹林，還怕它不成，最糟也好過死在這裡。

思及此，終於是下定了決心。我把登山包裡的東西理了一遍，將沒必要的，諸如出門時隨手帶來的雜誌等丟下，以減輕負擔。然後竟然就翻出那包客棧裡老太爺送我的果脯。

塑膠袋裡，糖漬過的水果呈現漂亮蜜黃色。我不知道這是什麼果子，有硬幣大小，黃澄澄的很是能勾起食慾。在這種天氣之下，食物放著都會結冰，餃子之類的冷凍食品在當地是晾在外頭速凍的。當然它也不例外，凍得硬梆梆，像冰塊，拿著手冷。

此刻我已經餓了一天一夜，卻沒有急著將它幾口吞下，而是小心翼翼地拆開包裝，一塊一塊慢慢剝著吃。

蜜餞吃起來又酸又苦，但我卻微微地嘗出些甜來。

整裝上路，出發前我回頭看了一眼白雲峰，心裡很有些唏噓。

結果終點成了起點，而我再怎麼樣也是不願死在起點的。身體雖然疲憊不堪，但大概是心態的轉變，渾身都輕鬆了不少。我踏進林中。

雖說心情不差，但步履依然沉重，回程的速度自然是要比來時慢的。我抬頭透著樹葉縫看了眼天色，比較擔心會起風雪。山中天氣多變，前一刻還艷陽高照，說不准下一刻就得颳起暴風雪，這毫無疑問是致命的。

水已經喝完，我開始吃雪。

從口袋拿出紅繩，裁了一呎，綁在樹木約一人高的地方，使它盡量顯眼。接著我又拿出指北針來比對方向。雖然下定決心要穿過林區，但我也知道以我這身體情況幾乎是不可能，我覺得我現在隨時能倒下去。原地等待不會來的救援太過消極，我也只能每隔一段路就用這種方法，增加自己的生存機率，希望能被進山的當地人或是登山客看到。

其實我心底也明白那機率是微乎其微。

又行了一陣，天愈來愈陰，風冷得刺骨。我心裡一沉，看來情況真如我所預料的，糟得不能更糟了。只好加快速度在樹林中行走，希望能在颳起風雪之前，能找到一個避風點躲一陣，也好再撐個一時半刻。

我沒能如願。暴風雪很快就刮了起來，前後不過十來分鐘，能見度便迅速降

低。我甚至沒法辨認方位。四周都是無盡的樹枝，卻沒能抵擋幾分風勢。雪灌進衣袖，我踩下的腳印不出幾秒就被掩埋，讓我徹底失去方向感，但沒法停下。

身體已經快到極限，現在只要一停下就會再也走不動，接著站不動，然後就是失溫等等一系列的凍死過程。在那時我甚至會出現反常熱感覺，熱的動手脫衣服。那代表我的腦袋凍壞了，開始感覺到溫暖了。

然後我會死在這。

我深吸一口氣，逼迫自己不要胡思亂想，這種時候絕望是致命的。邁開步伐朝著我也不知道什麼方向就繼續走。

又撐了幾十分鐘，又或許是幾分鐘，我終於敵不過全身上下，身體上或是心理上湧出的疲憊感，倒在雪裡。除了白，幾乎看不見其它的顏色。

這就要死了？想睡得不得了，我微微勾起嘴角，打算闔上眼睛。這時候，視野之內忽然出現一個人影。

我想求救，但累得發不出聲。

5.

捧著熱茶，我看著坐在面前的年輕人。他看起來年紀與我相仿或是小我幾歲。說話不似這裡口音，長相也有點像維族人，不過我不敢多問。我們中間支了個無煙爐，正燒著茶。

我們現在躲在一間小小的木屋裡。這似乎是供獵人休息用的，禁獵之後大概就沒再被使用，顯得破舊不堪，外頭依舊風雪肆虐。這年輕人剛才二話不說就上前拉我，熟門熟路地將我拖到這裡來，接著才開口解釋。

臉上還是凍得發麻，但比剛才要好多了，幾杯熱茶下肚幾乎像重生了一樣。我揉了揉臉，默默消化剛才他和我講的話。

他告訴我，駱叔——我猜是那個給我指路的老太爺——只一眼就看出我打算幹嘛，就讓他跟了上來，好在我凍死之前把我帶回去。但他晚了一天才出發，而那時我早就不見人影了，他只好進樹林裡找我，發現要起風雪時本想喊人搜索，卻發現了我綁在樹上了紅繩。接著循著標示找到我。

我回想自己舉動，還有問路線那時的情況，打算做什麼的確是夠明顯的。

說完這些他就沉默下來了，我看著他還是忍不住把問題脫口而出：「如果那時候我堅持不讓你救，你會怎麼辦？」

都知道我是來尋死了，還跟上來救人怎麼想也奇怪。

他倒沒什麼不高興的反應，就說：「我會跟著你，直到身上的乾糧不夠我們回程。」

我得寸進尺，繼續問：「如果我還是不回去呢？」

他做了個聳肩的動作，說：「那就算了，我會放棄救你。」

聽到這話我頓時有點呆滯。他見我這樣，就搖了搖頭道：「你肯定從一開始就沒下定決心，真要尋死，還用的著來這裡？」

接著還喃喃念了幾句自討苦吃之類的話。

我啞然，心想可不是嗎，從來不是天要亡我，都是我自作孽。想是這麼想，卻有點不服氣，反駁道：「能一個人徒步跨越林區走到白雲峰，再怎麼說都算死意堅決了吧。」

他卡了一下，看我的表情頓時變得有點奇怪，扭得變形，像是在極力忍住什麼。我有點不安，接著下一秒聽見他再也克制不住的笑聲。他邊笑還邊斷斷續續地說：「你說，哈哈……你走到白雲峰……」

我丈二金剛摸不著頭腦，只能瞪著那個尚在笑個不停的人。

他壓下笑意，試圖嚴肅道：「……你才走多遠而已，林區，」話說到一半又噗哧一聲笑出來，「……林區跟本不是往這個方向啊哈哈……」

我不信，不搭理他就翻出地圖來上下對了對，然後意識到哪裡出了問題。

操，這根本不是指北針，是指南針啊。

這臉丟大了，我能感覺到老臉都燒起來了。我低頭不去看他，但他的笑聲仍在耳邊。

吃飽喝足，我不客氣地拿著他的睡袋小眯了一下，再醒來之後精神好得多。外面風已經止了。

我們收拾了裝備就準備回去。經過剛那一陣之後他明顯不再繃著臉，還挺熱心地跟我解釋了一番方才情況，雖然我不想知道。他說我剛才倒下的位置其實是風景區，即使他不來，我躺那裡躺個一天也不會有事，很快就會碰到遊客。而我想睡不過是因為太累，卻不是因為風雪或瀕死。

我心裡五味雜陳，不知說什麼好。

他動作很俐落，在雪地裡行走十分老練的樣子。剛刮完暴風雪，地上還是比較難走的，但他卻如履平地一般。我在心裡為他叫好的同時也哀號著走慢點、等等我這傷兵。好在他很快就注意到我的情況，放慢了速度配合我。

走了一段時間，我身上的手機突然響起來。

是簡訊的聲音，好幾聲，有信號了。

我拉了拉他示意等等，就脫了手套去拿手機。好幾通未接來電，從我離開台灣那天開始，直到今天，來自家裡的就有二十幾通。還有林澤安的三通。簡訊也是，依序看了下，家裡的主要是讓我趕緊回電話，問我哪去了。我打開林澤安寄來的簡訊。

很長一則，跳過前面解釋的話不看，直接去看最後一段結論。大意是公司沒有我想的那麼糟，他正在盡力挽救，問我願不願再跟他拚一次。

當然願意。

我快速按下發送鍵，不給自己反悔的機會。然後手機鈴聲又響了起來，這次是電話，顯示來自家裡。

我接通。

那邊像沒料到會被接聽一樣，停了半晌才聽到媽媽急切的責罵。她先訓了我幾句電話沒在接，接著直奔主題問我：「跑哪裡去了！」

我聽著熟悉的語調就有些克制不住，喉嚨發乾說：「我在長白山……」

那邊一聲驚叫，問我到底怎麼回事。我說不清楚頓時手忙腳亂，焦急之際看到還站在一旁的年輕人，憋了一句：「媽妳和我朋友說！」，就直接把手機塞到他耳邊。

他皺著眉頭瞪我，很不贊同的樣子。但推不掉我放在他臉側的手，乾脆自己拿起來，說了聲阿姨好。

那邊不知道又說了什麼，他嗯了幾聲，又說了幾次他很好、很安全就掛掉電話，把手機遞還給我，道：「你媽說，玩夠了記得回家。」

聽到這話我心裡一酸，終於克制不住，一把抱住他就大哭起來。

「……」

他很無奈地推了我幾下，見推不走喘不開，只好拍拍我的背當作安慰。

我這一哭非同小可，要不是這裡沒長城，都能載入列女傳了。我記不清楚上一次自己這麼哭是什麼時候，但一把鼻涕一把眼淚地抱在一個認識不到一天的人身上確實很丟臉。我已經在檢討了。

尤其他還為了我再一次停下來，融了雪，弄溫毛巾給我擦我凍成一團髒兮兮的臉。

我只好繼續道謝，雖然這難以表達分毫。

然後我們再一次踏上回程。

邊走我邊斷斷續續地說了自己來此的原因，我先說了自己的公司事業、女友，才進入主題，道：「我們公司被掏空，我背了一屁股債。」

他沒什麼表情，只說一個字：「還。」

我登時無力，又道：「我被女友甩了。」

他想也沒想就說：「再找。」

我有點好笑，問道：「你都是這樣子嗎？什麼天大的事到你這都都不算什麼……」說得有一點語無倫次，看他那副雲淡風輕的樣子就不知道該怎麼說才對。搖搖頭，我說：「你大概不懂，我是真的無路可走了……」

他奇怪地看了我一眼，問：「不然呢？問題發生了，就處理，有什麼不對？」我才反應過來他在回答我第一個問題。

他又問：「路沒了，你腳下踏的又是什麼？」頓了頓，他用帶著口音的聲音繼續說：「有誰規定你不能循著腳步折回去，再挑一條重新走？」接著自言自語道，真正沒路的人早就掉下去了，哪有餘地考慮。

啞口無言。

原來我費盡力量來到這裡，不過是為了換到折回去重新走一次的勇氣。

再走了十幾分鐘，我終於憋不住，說：「我女友……前女友她，把我們的孩子流掉了，」一開口就容易多了，我順了順氣說：「只為了幾天聯絡不到我，就要分手，還流掉小孩。她明明知道我最想要小孩，連懷了都不說就擅自……根本是存心要氣我。」

他靜靜聽著，果然沒說出什麼「再懷一個」之類的蠢話，不然我也許會不顧身上狀況、力量懸殊跟他大打一場。但卻也不說任何話，我等了很久他仍不開口，看著我的眼神竟有些憐憫，接著他掉頭就走。

我一愣，覺得莫名其妙，快步跟上去拉住他，卻被一把甩開。

他這麼一甩我心裡也來了氣，心想我好好跟你坦白你什麼態度啊。火氣上來我就不再開口，只是埋頭跟著走。就這麼不停走了幾個小時，一路樹木綿延，也不知道他不靠工具是怎麼辨認方位的。

我喘的不行，腦中才清醒過來。

我到底在做什麼？在跟他較什麼勁？人家年紀比你小還救了你，你就這麼報答的，陳浩淼，你幼不幼稚？

想到這裡我又去拉他，拉不住就攔到他前面。他無可奈何停下來，看著氣喘如牛的我。

「對不起，」我不由分說道：「我不知道哪裡得罪你了，可是我無意——」他抬手打斷我的道歉。

然後嘆了一口氣，才終於開口：「只為了幾天的不聯絡？」他閉了一下眼，接著嘲道：「難道你真的覺得，一個女孩會只為了一點小事拿掉自己的孩子？」

我卡住，張著嘴不知該說什麼。

就聽他繼續說：「還有，難道你來這裡就是為了和她賭氣？你氣她不顧你的意願，就自殺報復她？」他臉上帶著不屑，繞過我就繼續走。

而我這次再也攔他不住，沒臉去攔。

一語點醒夢中人。

我想到淑嫻她好幾次說我不花時間陪她，自己做自己的事，從不考慮她。我每次以為是撒嬌的抱怨，原來每句都是真的。

然後我再以受害者的姿態向一個陌生人抱怨。我為此尋死，卻絲毫沒有考慮到受傷害最深的淑嫻。

捫心自問，我打算自殺，難道真的沒有幾分報復她的意思？

答案太明顯，我答不出來。

我也明白了他為什麼不高興。之前我所做的一切在他眼裡不過都是兒戲，他沒有當真。但淑嫻做的卻是實實在在地不可挽回，始作俑者自然是我。

怪不得他要生氣。

突然我意識到，我自以為帥氣瀟灑的舉動，實則滑稽可笑不已。

很多事在當下覺得風光自豪得不得了，甚至為自己感動得痛哭流涕，回首看來才發現其實是多不堪多丟人。

6.

踩著他的腳印走了幾分鐘，就看到城鎮飄在天空的坎煙，我又是一陣恍然。我們不過走了半天不到就回來了。而在此之前我花了一天一夜，才走到我自以為是的白雲峰下。

我以為自己走了很遠，原來不過是在原地打了個轉。

我回到客棧，廳內依舊暖和，卻不見那叫「駱叔」的老太爺，也沒看到年輕人的身影。回了房，本想結結實實的睡上一覺，然後搭車回家。忘掉這裡，只當是一場荒謬的夢，回去若無其事地繼續我的生活，但翻來覆去卻睡不著。

我苦笑了一下，知道那樣的話，我大抵是會一輩子睡不安穩的。只好又在心中下了決定，這才安安穩穩地睡去。

隔日我鄭重向駱叔道了謝，謝他的救命之恩，他仍是笑笑，又拿了蜜餞給我。之後連續三天，我天天堵在客棧一樓，等著那年輕人。駱叔見我如此行徑，沒有阻攔，我就當他默許了。但問他那年輕人的事，他又只是搖頭，我只好繼續這種流氓行徑。

第四天早上，我還沒下樓，那年輕人就自己找上門來了。

他看起來很無奈的樣子，開門見山問：「你找我做什麼，你說吧，省的駱叔天天煩我。」

我有些得意，也有點尷尬。但做都做了也沒什麼不好承認的，嚥了下唾液，道：「我想告訴你，我都明白了。」

他嘆了口氣：「你不必和我說，你該——」

我打斷他：「我知道，我是真的知道了。」頓了一下，確認他沒發火，繼續說：「我只是想跟你說一聲。道謝道歉的話想必你也不想聽，我就問問你叫什麼名字，以後再來這裡，我——」

他沒讓我說完就直起身來，皺眉道：「我可不想再看到你。」

我一下明白過來，忙解釋說：「下次我一定不是來自殺的，你放心吧，我下次就是來旅遊的……」

他想了想就答：「反正我都在這裡，你來了到這裡找我就是了。就這樣吧，你該回去了。」

是，我該回去了。

與他道別後我們下樓去，我也跟駱叔道別，又拿了一包果脯。我踏上回程，一樣的路，這一次心境卻全然不同。

最後我到底沒要到年輕人的聯繫方式。不過我一定會再回來長白山，到時，我會去看看真正的白雲峰，也許也看看為山峰環繞的神聖天池。而在那之前，我會把問題一一處理，該面對的不退縮，該道歉的不推託。

他在客棧門前隨意揮揮手，說了聲：「走好。」

我點頭，心說我會。

黑暗遊戲之校園霸凌

鍾月娥

楔子

「呵…呵呵…」在一片漆黑的教室走道上，傳出一陣的喘氣聲，接著出現的是一陣腳步聲。

「妳在哪裡?不要躲了，再怎麼躲，妳也是躲不過我們的手掌心的。」一道女性的聲音打破了這寧靜的夜晚。

「成績不好的同學是再怎麼努力都不會有突飛猛進的，不要拖累了我們的升學率，也別讓我們的大人們感到不開心吶。」另一道女性的聲音從另一個方向傳了出來。

「哈哈…」走道兩邊傳來了許多人的譏笑聲，有男有女，讓人分不清楚有多少人在這空曠又安靜的教室走廊上。

「不!你們到底要怎樣?!我都已經那麼努力了，為什麼你們要這樣針對我?!求你們放過我吧!嗚嗚…」哭泣顫抖的聲音從充滿人群的走道中間傳了出來。

「哈哈，沒有妳們這些成績不好的人存在，我們的生活調劑會很無聊的，再加上那位大人指名妳當我們的玩具，我們就順從的這樣玩囉!」腳步一步一步的慢慢逼近縮在角落了女孩。

「不…不要!!!」女孩驚慌失措的大叫著。

而這些加害者不理會女孩的恐懼，直接抓著她的頭髮，連人帶拖的拖到了最近的廁所裡，將殘障廁所的門打開，抓著女孩的頭就往馬桶裡面一泡，女孩拚死的抵抗著，但怎麼樣也無法擺脫抓住她頭髮的人，她喝了幾口馬桶水，嗆得眼淚都飆了出來。

「咳咳…放開我…」女孩的腦袋再次被抓了起來，趁著能說話的時間趕緊求饒，就希望這些人能夠大發慈悲的放了她一馬。

「怎麼可能放過妳，上次的玩具轉學之後，我們是多久沒有這樣玩了，當然是不能就這樣輕易的放過妳。」加害者在受害者的耳邊笑著說。

「求…求你們放過我，我會乖…乖乖聽你們的話，為你們做…牛做馬，拜託放了我。」女孩虛弱的求饒，得到的卻是一陣譏笑與不屑。

「我們這些優秀的學生怎麼可能要同學為我們做牛做馬呢?這樣可是會被學校說霸凌同學吶。」看戲的女同學竊笑著。

「為了不影響老師們對我們的觀感，為了發洩我們的壓力，我們的大人才發明了這樣的遊戲給我們玩，看我們的大人是如此的體貼，是如此的善良。」其他的同學應聲著。

被揪著頭髮的女孩顯然是知道自己的下場不會因為自己的求饒而得到舒緩，心灰意冷的她，不再為自己求饒了，心裡也只剩一片詼諧，對她來說，這種情況之下

不會有人來救她的…

「喂!把風的人說警衛察樓快到這一棟了，要我們趕緊離開。」廁所外有一位男性的聲音傳進了廁所內。

「可惡!太快了吧!還沒完夠的說。」一群人感到不滿的快速離去

「今天就先放過妳，妳要是敢說出去，妳會有更好玩的遊戲在後面等候妳。」加害者用力的推掉手裡的頭髮，跑離了這個地方。

女孩的腦袋一頭撞到了塑膠牆，痛得靠在牆上痛哭著…

「嗚嗚嗚…為什麼要這樣對待我…為什麼…」

「是誰在裡面?!」警衛在廁所外面聽見哭聲，便對裡面大喊。

女孩只能無助的哭著，無法去理會外面的警衛。

「同學，妳怎麼了?有沒有事?」警衛快步上前搖搖女孩，女孩不敢說剛剛自己被同學們霸凌的事情，只能一直抱著警衛哭著…

這位女孩是成績不好卻樂觀的人，個性好而擁有了許多的朋友，可是在前幾天，不知道為什麼她的鞋櫃裡面以及教室的桌子上卻被放了一張黑色玫瑰花的卡片，上面用電腦打字的方式寫著：「成績不好者，必將除去。」

大家在看到那張卡片之後就對她疏離，不再於她說話，像是這間教室裡面沒有這個人的存在一樣，接著慢慢的就出現了課本被塗鴉、劃破、鞋櫃被塞了許多的垃圾…等。

為了逃脫這些事情，她開始努力讀書，卻怎麼讀也讀不好，最後在教室裡面唸書唸到睡著，再次醒來的時候已經天黑了，而教室外面立刻傳來了同學的譏笑。

星凌高中，有著學生之間才知道的黑暗遊戲，而這個遊戲的創始人卻沒有人知道是誰，只知道他的號召力很強，每次要開始一場遊戲時，就會發一張黑玫瑰的卡片出來，若是有人假冒黑玫瑰卡片，冒用者的教室黑板上就會出現一張黑玫瑰卡片，並且上面有著冒用者的名字，而此人就會遭遇到霸凌，因此有許多人不敢冒用。

第一章

在晴空萬里的日子裡，顏靈進入星凌高中已經有一段時間了，對於這間學校的所有一定的瞭解了，只是在這段期間內，還沒有發現讓學生們離開這所學校的原因，讓原本感到十分好奇的顏靈，開始覺得無聊，並認為自己的推論是否開始出了一些錯誤。

「顏靈，妳知道今天學生會要大家早自修去大禮堂嗎?」王芳慈拍拍她的肩膀問著。

「是今天嗎?」顏靈傻愣愣的看著她。

「是的，妳沒聽錯，我也沒說錯。」王芳慈笑笑地拉著顏靈走向大禮堂。

看著大禮堂擠滿著許多的學生，顏靈和王芳慈到處亂走，就只為了找到自己的班

級，終於在眾人之中看見班上的幾位同學，她們只能快速的向前走去。

「喔…」顏靈在被拉著走的路上，不小心撞上了一位男同學，他的身上有著淡淡的肥皂味，聞起來令人感到很舒服。

「對不起！」顏靈回頭對著剛剛被自己撞到的男同學說一聲抱歉，她沒看清楚他的樣子，只知道他長得很高。

「頭一次覺得我們學校人還真多。」終於到了班級隊上，顏靈小聲的嘀咕著。

「妳剛剛有說什麼嗎？」王芳慈沒聽處她的碎語，轉頭看了她一眼。

「只是覺得我們學校的人真多。」顏靈聳聳肩的說著。

「對阿，平時大家都在教室裡面用功的讀書，誰也不知道教室裡面的人全出來了，會是這樣的場景。」王芳慈附和著。

「你們有聽說嗎？今天有一位女同學轉學了…」

「會不會又是那個？」

「覺得可能性很大…畢竟前幾天聽說她有收到…」

「可惜了這麼好的人，居然就這樣轉學了。」

顏靈站在較後面的位子，她聽著隔壁班的三位女同學正談論著有關同學轉學的事情，她忍不住好奇便轉頭看著她們，她們察覺顏靈的動作後，馬上閉嘴不再說話。

「妳知道剛剛那三位女同學在說什麼嗎？」顏靈將頭轉回來，輕聲問著王芳慈。

「妳說轉學生的事情？」王芳慈自然是聽見剛剛的談話。

「對。」顏靈嚴肅的輕微點點頭。

「這所學校有個黑暗遊戲，只要成績不好的同學，就會收到黑玫瑰的卡片，這卡片被稱為【國王的死刑令】。收到這卡片的同學，過沒多久就會轉學離開學校，至今沒人知道是誰發的卡片，也沒人知道這些轉走的同學為何轉走。」王芳慈小聲地說著，因為這件事情是學生們所畏懼的事情，就怕得罪操縱這一切的人。

「沒人知道操縱者是誰嗎？」顏靈挑挑眉淡笑了一下。

「沒有，這位大人是個很神祕的人，據說不只一位大人在操縱學校的學生。」王芳慈將聽到的情報說給了她聽，她是越聽越有趣，因為這表示之前推測的時候，並沒有發生錯誤。

「原來是這個樣子，所以這是一個地下遊戲，老師們都不知道的遊戲，但是我看了學校的所有地方都有裝設監視器，怎麼可能沒有人發現？」顏靈皺著眉回憶著校園的所有地區。

「學校的監視器對那幾位大人來說，根本就不是阻礙，他們神通廣大地可以將學校監視器畫面弄得好像什麼事情都沒發生過一樣，真想知道他們是誰，為什麼可以做出這麼大的工程？」王芳慈語氣中帶著敬佩。

「但是這樣的技術用來掩飾傷害同學這樣的事情，是不對的，很不應該阿！」顏靈義正嚴詞的說著，不想讓王芳慈陷入佩服壞人做的壞事當中。

「我敬佩的不是指他們欺負同學而沒讓人發現，我敬佩的是他們的技術…」王芳慈越說越心虛，乾脆低頭不說話了。

「唉…算了…不想說妳了。」顏靈嘆了一口氣，無奈的看著前方那即將開始早朝。

台上有六位同學，他們是學生會裡面的人，而學生會會長以及副會長是學生們用選票選出來的，其他成員則是會長與副會長指定人選，而產生的。

顏靈看著他們的成員裡有兩位長相清秀的女同學，她們的氣質上是有當領袖的氣息，其中一位很明顯，另一個倒是普普了。

她連猜都不用猜，就直接認定了那兩位是學生會會長以及副會長。

「各位同學們，感謝你們是如此配合的來到這裡，我們利用短短的時間，請學生會會長秦詩安為大家報告一些注意事項，請大家仔細聆聽。」台上的司儀顯然不太擅長應付大場面，而表現得十分緊張。

「大家好，我是秦詩安，這幾天警衛發現在天黑之後還有同學留在學校內，在此希望大家盡量在天黑之前回到家或是宿舍，因為學校裡除了少數的警衛之外沒有其他的人在，怕會有校外人士進入校園內，可能會讓同學們會遇上危險，所以請盡量配合…」果真沒錯，具有強烈領袖氣息的同学正是學生會會長秦詩安。

顏靈在台下望著敘述十分有條理的秦詩安，突然想到學校裡的黑暗遊戲是如此光明正大的在學生間流傳著，學生會是不可能不知道，但為什麼他們不去追查幕後黑手，還讓黑暗遊戲持續進行著？還是他們也加入了這場霸凌遊戲裡？

如果是前者應該可以請老師或警察幫忙，不這麼做是罪證不足怕被霸凌以及怕影響後來的招生嗎？若是後者…這是多麼可怕的一件事情，學生會不管學生的安全與利益，反而成了間接傷害同學們的存在，校方還不知道，這所學校會是多腐敗的存在。

顏靈越想臉色越難看，本來就白皙的皮膚，因為自己的推測而變得更加病態，讓旁人看了都為她感到不舒服。

「怎麼了？臉色那麼難看？」王芳慈輕輕拉著她的衣角。

「…我沒事。」顏靈被這麼一說，才知道自己的臉色難看到周遭的同學都看得出来，還為她擔心而感到有些抱歉。

「確定沒事嗎？」王芳慈不放心再問了一遍。

「我真的沒事，不要擔心。」顏靈笑了笑，表示自己真的沒問題。

「有不舒服要跟我說喔，不要一個人硬撐！」王芳慈稍微放心的繼續聽著台上不同人的報告。

顏靈知道她是很真心的關心自己，這讓她心中有一陣的暖暖的感覺。

「芳慈，剛剛那個是學生會副會長？她的名字是？」由於剛剛顏靈沒聽見副會長的名字，所以她轉頭問了一下王芳慈。

「對啊！她的姓挺特別的，姓：紫，單名：蝶。」王芳慈目不轉睛地繼續看著講台上的人。

「姓：紫，這姓真特殊…」顏靈碎念了一句，就開始注視台上的報告。

在這冗長的報告終於結束時，有些人竊竊私語著剛剛所聽到報告的事情…

「會長說有位同學在天黑之後留在學校被警衛發現的事情，你們覺得如何？」

「個人覺得那個留校的同學會不會是轉走的那位同學？」

「有這個可能性喔！」

「聽說她收到了黑玫瑰卡片的說。」

「真的假的?!難怪這幾天她身旁都沒有人陪她一起玩，原來都是不敢靠近她，怕被連累阿…」

顏靈與王芳慈路過那些討論此事的人群旁邊，她們皺了皺眉頭不再去理會這些只會聊著八卦看戲的人們。

「伊韓，你在幹嘛?怎麼突然停下來了？」一道男性的聲音從顏靈右後方傳了過來。

「沒有，我在想一些事情而已。」接著她聽到另一道很具有磁性的男性聲音。

顏靈停頓一下，回頭看了聲音的方向，發現兩位很高大的男子站在一起，她觀察了一回兒，突然與其中一名男子對望到了，她沒有轉開視線並且確定了跟她對望到的男子就是伊韓，旁邊另一位男子名叫：楚優，會這麼快就得知他們身分是因為他們身旁的女性像花癡一樣，對著這兩位男子嘖嘖喳喳的談論，在了解他們的名字之後，便轉身離開了吵鬧的大禮堂。

「芳慈，那位叫伊韓跟楚優的是什麼人？」顏靈到了安靜的地帶，伸伸懶腰問了這兩位男子的事情。

「那兩位帥哥阿~妳明明對誰都不感興趣，怎麼突然問起了他們？」王芳慈是知道她對任何事情都很懶得去瞭解，唯獨會想瞭解的通常都是自己較感興趣的事情才會出口詢問，這也導致她明明進入學校已經過了很久，卻不知道有黑暗遊戲以及學校的學生會成員有誰…等等的事情。

「因為伊韓的聲音很好聽，再加上他和他朋友楚優長得都很帥，所以就對他們產生了一些好奇了。」顏靈說出心裡對他們的真實感覺。

「原來妳是外貿協會…」王芳慈翻了大白眼，表示對她的無奈。

「快說重點啦！」顏靈催促她，想快點得知自己想知道的事情。

「伊韓，他是聰明的人，有時冷淡，有時熱情，是一位個性矛盾的人，高挑又健壯的身材，全方位的才能，成績優異，受同學歡迎。」王芳慈停頓了一下，繼續接下去又說。

「楚優，是富二代，但是個性隨和，待人處事謙恭有禮，其他的條件也不輸於伊韓。他們是高二B班的學生，也是星凌高中所有女同學心目中的王子。」王芳慈說完著一大串之後，卻看見顏靈皺著眉頭。

「怎麼了嗎？」

「我只是在想，楚優是一位副二代，他的背景很清楚，那伊韓的背景呢?妳怎麼沒說？」顏靈對伊韓的背景感到好奇，但是她卻沒有交代這件事。

「伊韓的背景不知道為什麼大家都不清楚，後來聽到了很多的版本，卻沒有人知道哪個是真的？這也是我沒去交代他背景的原因。」王芳慈聳聳肩表示無所謂，反正她對他的背景不感興趣。

第二章

「居然有妳打聽不到的八卦？」顏靈挑眉調侃了她。

「妳當我是偵探嗎？什麼事情都有辦法打聽到？」王芳慈笑推了她一下，顏靈很愛演的假摔一下。

「好像快上課了，我們快回教室。」顏靈拉著她往前走去，沒多久就有一道力量將她拉了回來，害得她差點真的摔倒在地。

「…妳要去哪裡？」王芳慈扶了她一下。

「回教室啊，不然去哪裡？」顏靈疑惑的眨眨眼，不解為何她會這麼問。

「妳走錯了…」王芳慈嘆了一口氣，反拉著她走另一個方向。

「欸？這學校的設計怎麼這樣，那麼難走…」顏靈跟上她的腳步，開始抱怨著學校的設計不良，實際上是不承認自己是個大路癡。

在他們走遠時，大樹的後方走出了一名男子，深邃的眼神正望著她們的背影，眼裡閃著令人無法捉摸的情緒。

「伊韓，你在幹嘛？從大禮堂出來，就一直跟著她們，雖然偷聽是不對的，但是喜歡人家就該正面告白啊！」楚優跟在伊韓的身後出來，抓抓著後腦勺白目吐槽地說著。

「走吧，上課了。」伊韓懶得理他說的鬼話，自顧自的離開了。

「欸，不要丟下我啦！」楚優緊追在後。

「優，你覺得她們回會是幕後黑手嗎？」伊韓冷冷的聲音從前方傳來，用著只有他們兩個聽得見的聲音說著，但楚優卻聽的一清二楚。

「她們並不像，如果是的話，剛剛她們在談論我們，這幾天就要小心一點了，因為我們可能會是下一個目標。」楚優從剛剛的痞樣變成認真的態度，反差很大，讓人會以為這應該是另外一個人。

「總之，還沒調查出誰是幕後黑手之前，我們都要小心謹慎。」伊韓在進教室前，交代了這一句話，楚優也知道如果他們在調查這件事的事情曝光了，這樣會打草驚蛇使得所有的調查變的更艱難。

過了幾星期後的夜晚，宿舍。

在寧靜的宿舍餐廳裡，三個女性的黑影正談論著陰險的事情。

「叻，那學姐自從收到黑玫瑰到現在是第幾天了？」

「到現在已經第四天了。」

「是嗎？大概今夜開始會有行動了。」

「又要幫他們善後…」

「至少有好戲可看，不是嗎？」

「據說這幾天有人在調查黑玫瑰的幕後黑手，現在我還沒調查出是誰。」

「哇嗚，感覺越來越好玩了，我們要更小心的玩遊戲了。」

「希望他們不要先被我們查到，不然這樣就毀了我們的樂趣了。」

這三位女性的聲音充滿著笑意，完全並不擔心自己會被查出來，顯然對自己十分有信心。

在這談話的同時，三樓正開始進行著霸凌。

「我們不是同夥的嗎？為什麼要這樣對我？」在寢室裡，擠滿了許多不同寢室的同學，而在書桌旁邊發抖的女孩，臉色蒼白、頭髮凌亂。

坐在一旁椅子上的同學正把玩著剪刀，臉上的表情卻是一副興致缺缺的樣子。

「同夥？在你收到卡片的同時，你已經不是我們的同夥了，而是大人指定的玩具，供我們舒壓的玩物。」玩著剪刀的同學一開口便是這麼的殘忍，讓女孩感到寒意佈滿全身。

「我沒做錯什麼事，為什麼要這樣對我！」女孩抓著自己的頭髮不敢相信地看著所有人，眼裡的害怕是那麼的明顯。

「卡片上不是寫著：自以為是正義使者，冒用名義？」回答她的是跟她同寢室的室友。

「我沒有！我沒有！不要誣賴我！」女孩大聲的嚷嚷著。

「妳太吵了…」玩著剪刀的同學皺著眉頭，冷冷的看了女孩。

周圍的同學見狀，不知道從哪裡拿到的繩子以及膠布就衝上來了，有的人壓住固定她並綁著她的雙手，有的人拿毛巾塞她的嘴巴並貼上膠布，女孩開始掙扎不願讓自己乖乖的令人擺佈，最後依舊抵不過這麼多人的壓制。

女孩哭著看著周圍，楚楚可憐的樣子沒有讓大家心軟，反而更鼓舞想欺負她的念頭。

「帶到澡堂去。」玩著剪刀的同學，握好剪刀率先走出寢室。

「鈴～」正在打著報告的顏靈手機訊息鈴聲響了起來，做報告做的有點煩的顏靈立刻拿起手機看訊息。

「學校宿舍三樓正進行著校園霸凌，有朋友不小心看見了，她傳訊息跟我說的，我們趕快到學校去調查，宿舍門口見。」王芳慈丟下這一串的訊息，顏靈皺著眉頭直接抓起手機和薄外套準備踏出房門。

「…不能直接下去，我的報告還沒打完，老媽一定會唸我，還是跳窗好了。」顏靈在踏出房門的剎那，想到自家很會碎念的老媽，就打消從正門離開的打算了。顏靈從床下拿出一雙球鞋，打開窗戶就往下一跳，由於庭院種了一棵大樹，她靠著大樹緩衝降落的速度，看她那靈活的動作，想必這不是她第一次這麼做了。

「韓，她從家裡離開了，可是她不是從大門離開，而是從二樓藉著大樹往下跳，她好像有什麼急事一樣的往學校的方向跑去了。」楚優一手拿著望遠鏡盯著顏靈，

一手拿著手機對伊韓說話。

「我這邊也一樣，我們跟上去，看她們要做什麼。」伊韓說完話後，立刻掛斷電話。

「嘖…為什麼我們要跟變態一樣跟蹤兩位女同學？」楚優邊跟上前邊抱怨著。沒多久顏靈就感到有人在跟著她，而且是以一種不慌不亂又沒有任何傷害性的氣息的那種方式在跟蹤她，這個跟蹤她的人只是讓她覺得怪異但不妨礙到她做事，她也就不再去理會那詭異的跟蹤者。

到了學校宿舍門口，顏靈便看見王芳慈已經在那邊等著她了。

「消息可靠嗎？」顏靈看著她，小聲的說著，畢竟這可是校園裡面的同學暗中玩的遊戲，應該不可能這麼容易被知道。

「是可靠的人說的，她說在三樓的地方，我們趕快去。」王芳慈一股腦地想要進入宿舍裡面，卻被顏靈拉住了。

「等等，手機先關靜音…」顏靈拿出手機，提醒王芳慈先把手機關上靜音。

「差點忘記…」王芳慈連忙關上靜音再次準備踏進宿舍，又被顏靈給拉住了。

「大小姐，這次又幹嘛了？再不快去救人會出事的。」王芳慈一而再的被阻擋進宿舍而感到有些不滿。

「跟蹤我們的兩位，可以先出來嗎？」顏靈不管她的不滿，就先叫了後頭一直跟著她們的人。

「後面根本沒人，妳在對誰講話啦！」王芳慈東看西看卻沒看見她所說的人，開始覺得有些可怕，她最怕的就是靈異的事情了。

「不要再躲了，我一出家門就感覺到妳一直再跟著我，到了學校還有另一個的氣息，趕快出來。」顏靈一說完這一句話，兩邊的電線桿就出現了兩道人影。這時王芳慈才相信她說有人跟蹤的事情，她立刻躲到顏靈的身邊，就怕是什麼壞人要對她們不利。

「呦~原來是伊韓同學以及楚優同學阿，這麼晚了還跟著我們，你們真是辛苦了。」顏靈諷刺的說著

「妳們也辛苦了，從家裡大老遠的來到學校宿舍，請問兩位在做什麼呢？」楚優痞痞的回敬著她，伊韓則是不說話，全程交給了楚優來處理。

「說來運動的，你們信不信呢？」顏靈看了一眼手機上的時間，明知道已經沒有時間了，她依舊漫不經心的回答著。

「當然不信。」楚優走向了伊韓，笑笑的說著。

「既然如此，那何必問呢？」顏靈挑挑眉笑了。

「再不快點，會來不及阻擋的…」躲在顏靈身後的王芳慈拉了拉她的衣服小聲的說。

「如果想知道我們在幹嘛，跟上來就知道了，不過手機請先關靜音。」顏靈聽她這樣一講，決定不理會這兩人為什麼三更半夜不睡覺跑來像色狼一樣跟蹤她們了。

「顏靈，我們要先翻牆進去…」王芳慈看了一眼牆壁，計算著自己能不能爬上去。

「芳慈，妳留在這裡，這牆妳爬不上去，妳的運動神經並不發達，遇到什麼事情，我會打電話給妳。」顏靈將手機放進口袋裡面，二話不說的爬上了圍牆。

「優，你留著。」伊韓跟上了顏靈的腳步，進入了學校宿舍裡面。

「韓…」楚優像是要跟上去，但他們身影卻消失在眼前。

進入到宿舍裡面的兩個人，第一步都是先觀察四周有無警衛巡邏。

「據消息指出是在宿舍三樓。」顏靈以一種讓人聽不見的方式說著，眼睛掃著所有的窗戶，她看見有一扇窗貌似鎖壞掉了，鎖並沒有鎖上所以才假裝扣在那兒。她躡手躡腳的走到那壞掉的窗戶旁邊並打開它進入宿舍建築物裡，完全無視跟著她的伊韓。

剛進入宿舍裡面沒多久，就看見手電筒的燈光在剛剛的草皮上晃呀晃的，顯然是巡邏的警衛已經來了，可是窗戶顏靈根本來不及關上，如果站起來，鐵定會被發現的！

正著急而不知道要如何是好的顏靈卻被一把抱住並且摀住她的嘴，便感到身子是處於趴著的狀態，就這樣靠在牆邊面對面的趴在伊韓的身上…

「疑?這邊的窗戶怎麼沒關上？」

警衛一步一步的走近窗邊，顏靈緊張的閉上雙眼開始祈禱著不要被發現，伊韓眼睛則是看著窗外。

「喔喔，是那個壞掉的窗戶阿!還沒請人來修啊?先關上好了，不然讓奇怪的人進入可就慘了。」顯然警衛對著個壞掉的窗戶很有印象，連查看內部都沒查看，就直接關上窗離開了。

趴在伊韓身上的顏靈立刻鬆了一口氣，要從伊韓的身上直接起來時，她停下動作湊上鼻子聞了聞他身上的味道。

「妳在幹嗎？」伊韓皺眉不解趴在自己身上的顏靈在做什麼。

「你身上有一股很熟悉的肥皂味。」顏靈抓抓頭髮思考著。

「妳可不可以先起來？」伊韓輕輕推了推她。

「喔~對不起還有謝謝你。」顏靈伸出手將他扶起來，順手拍了拍他身上的灰塵。

「不客氣。」伊韓走在前面不再去理會顏靈。

「這肥皂味跟我在大禮堂的找班級的時候，不小心撞到的同學身上的味道是一樣的。」顏靈終於想起這味道到底是在那裡聞到的了。

「妳是狗嗎?聞味道緝毒啊？」伊韓翻了翻白眼繼續走他的路。

「不要一臉嫌棄我的鼻子，它明明就是這麼好用。」顏靈不高興的頂了頂嘴，不再去理他了。

第三章

「喂!」顏靈走到他身旁，小小聲的叫他。

伊韓瞟了她一眼，表示有聽見她的叫喚。

「你要走去哪裡？」顏靈不解為什麼他一直走。

「妳不是說三樓嗎？」伊韓簡短的回答著她。

「ㄟ？我說那麼小聲，你也有聽見？」顏靈不可思議的看著他。

伊韓不想解釋為什麼自己會聽見她說的那一句話，畢竟說了只會出現更多複雜的事情而已。

顏靈見他不想理她，也不再多問了，靜靜的跟在伊韓的背後走著，因為她知道自己是一名大路癡，不跟著人家走一定會出現迷路的現象。

「快到三樓了。」伊韓的聲音小聲且謹慎。

「在轉角就到了，千萬不要被人家發現了。」顏靈輕聲交代著。

「妳在說廢話…等等！」伊韓擋住了顏靈的去路，接著拉著她往回走到轉角處蹲著，並示意她不要出聲。

「妳知道嗎？剛剛有個女的被拖到澡堂去了。」一名女同學拉著另一位女同學快步走過去。

「真的嗎？！那就不要多說了，我們快去看戲。」那位女同學興致高昂的語氣，讓顏靈一聽就感覺這間學校的同學們都病了，這兩位女同學並沒有發現他們在這轉角的樓梯旁偷聽著，很快就離開那裡了。

「這間學校的同學到底怎麼了？怎麼一個一個都那麼病態？」顏靈邊拿出手機邊碎念著。

「喂，妳幹什麼？」伊韓看著她拿出手機，不了解她想怎麼做。

「看就知道了啦。」顏靈按著號碼，沒多久對方就接起電話了。

「喂？這裡是星凌高中宿舍警衛室，請問有什麼事情嗎？」男子的聲音傳了出來，離顏靈很近的伊韓自然是能聽見的。

「警衛嗎？現在都已經這麼晚了，宿舍的澡堂不是不能使用了嗎？怎麼澡堂裡面還有人在那邊玩，吵得讓人睡不著覺。」顏靈裝出想睡的聲音，裡頭來帶著一點點的憤怒，使的她說出來的話是如此的真實。

「同學，妳說澡堂還有人？請問在幾樓？我現在去查查。」電話那一方的警衛貌似再拿東西，準備要去察看澡堂的様子。

「在三樓，麻煩您看看了。」顏靈客氣的回答著警衛，然後就掛掉電話了。

「我們找地方躲起來，看看那個被拖去澡堂的女同學有沒有得救。」顏靈拉起伊韓的手到了一個較為隱密的地方躲在那裡等著警衛的到來。

過沒多久，顏靈就聽見了腳步聲往三樓的方向前去，他們看著一位穿警衛衣服的男子走了上去。

「你們在做什麼？！」警衛突然一個大聲喊著。

三樓變傳了一陣尖叫聲，還有人恐慌的哭著，貌似不能理解為什麼警衛這個時間點會出現在這個地方。

躲在暗處的顏靈以及伊韓聽見那些學生製造出來的噪音後，趁著沒人知道的情況之下離開了宿舍。

兩人躲躲藏藏的回到了宿舍的圍牆上，再次翻牆然後安全落地之後，躲在一旁的王芳慈及楚優走上前來關心他們。

「你們沒事吧？」王芳慈將顏靈從頭到腳到處檢查過一次之後，確定沒有什麼特別大礙，總算鬆了一口氣。

「韓，你們進去宿舍裡面有救到人嗎？」楚優在外面的時間也沒閒著，一直在詢問著王芳慈一堆事情，總算把想知道的事情全都了解了一遍又一遍。

「我們沒救到人。」伊韓淡淡的說了這一句，自己就先離開了。

「啊？沒救到人？這樣你不就白跑一趟的嗎？還是對方已經犧牲了？」楚優一臉不知所以然的樣子逗笑了顏靈。

「妳別笑啊！快點告訴我怎麼一回事阿！」王芳慈在旁邊也想知道發生了什麼事情，不然怎麼說沒救到人，她還可以笑得這麼開心。

「我們沒親手去救人，倒是打個電話讓警衛去救人了。」顏靈擺擺手往回家的路上走去，她只要想到她那份可怕的報告還沒寫完，她的腦袋就一陣痛。

「原來是這樣…」王芳慈和楚優一臉恍然大悟樣子回答著。

「快點回家去，不然被家人發現就完蛋了。」伊韓的聲音從他們後傳出來，他們立刻動起身來，趕快回家去。

隔天。

「你們聽說了嗎？昨天學校宿舍裡面有霸凌事件，警衛及時趕到現場，不然那位女同學不知道會不會因為被熱水燙傷而毀容呢。」

「可是我聽說是用鹽酸潑耶！」

「我們學校怎麼有這麼可怕的事情?！」

「聽說幕後黑手還沒抓到…」

「蛤？這樣不就要讓其他同學擔心受怕嗎？」

「學校已經把事情交給警方處理了，這些同學口風很緊，一直不願透漏誰是真正的幕後黑手，看來可能需要拖很長一段時間才能知道了。」

「不是說知道內幕的人很少嗎？參與這件事情的人卻很多，所以大概也很難套出誰是真正的主謀才是。」

顏靈以及王芳慈走過的每個地方都可以聽見這些話題。

「現在學校是沒有安靜的地方可以讓我們不要再聽見這些謠言嗎？」顏靈翻了翻白眼非常無奈的說著。

「有阿，上次去的那個地方。」王芳慈說完後，就拉著顏靈走去她所謂的安靜的地方。

「咦？你們怎麼也在這裡？」王芳慈看見那安靜的地區有兩位男性的身影覺得挺眼熟的，原來是昨天的跟蹤狂。

「走到哪裡都會有謠言吵都吵死了，自然要找安靜的地方休息清靜一下耳朵囉~」楚優掏掏耳朵，不介意草地是否會弄髒他的衣服就直接躺了下去。

「話說，這裡很少有人會發現，你們什麼時候知道有這個地方的？」顏靈看看四

周圍都很隱密，如果不是很意外的她剛好迷路而發現這個地方，她可能直到畢業之後都還不曉得學校有這樣的好去處。

「就上次從大禮堂偷偷跟蹤妳們的時候…噉屋～」楚優不知道是太過於放鬆了還是腦子被謠言的事情搞到腦神經衰弱，就這樣直接說出跟蹤她們許久的事情了也因為這樣就遭伊韓往他的額頭上一拍，隨後伊韓就靠在大樹旁，雙手交叉閉目養神。

「原來你們從那時候跟蹤我們到昨天阿，你們還真變態。」王芳慈嫌棄的看著這兩位男性，好似看到什麼髒東西一樣。

「我們以為妳們是幕後黑手阿，誰知道妳們也是來調查這件事的人…」楚優為他們的行為做了解釋，但是好像沒有得到好臉色。

「話說要怎麼讓幕後黑手出現在大家面前？」顏靈突然蹦出了一句話，讓大家傷透了腦筋。

「套話的話，那些人的口風那麼緊，她們應該是不會那個輕易說出來的。」楚優說出一個讓人頭大的重點，就是他們口風緊，想套出什麼話都不好套出來。

「要不我們自己去挖一個洞，讓那幾位幕後黑手自己跳出來如何？」王芳慈彈了一個響指，俏皮的說著。

「我們不曉得誰是嫌疑犯，實在是不好下手去找。」伊韓連眼睛都不願張開的直接說了這句話澆熄了王芳慈的熊熊烈火。

沉默了好幾分鐘後，顏靈決定把自己所猜想的事情說出來。

「我有想到幾個嫌疑人，你們做參考一下。」顏靈嚴肅的看著大家，這讓三位都變得不再嘻皮笑臉了。

「幾個星期前，有位女同學不知道什麼原因而轉學，然後學生會的要我們去大禮堂，告訴我們不要晚上還留在學校裡面，避免受到傷害。當學生會會長在說這句話時，不知道你們有沒有發現她嘴裡說的跟心裡想著的是不一樣的，她在說這句話的時候，她的臉部表情是有露出鄙視與不屑的樣子。所以我在猜想，如果學校的黑暗遊戲是學生會一手辦起來的，這樣就可以解釋清楚為什麼學生會會抓不到幕後黑手了。」顏靈將自己的看法說了出來，但也不確地自己說的會不會是推測錯誤了。

「如果是學生會做的，那他們有什麼目的這麼做呢？」伊韓對她的敘述表示有些不解，受大家歡迎、擁有好的家庭背景、優異的成績…等，並且不覺得他們有必要這麼做。

「不！靈說的有道理，他們是有理由這麼做的。」王芳慈撫著下巴開始思考著學生會裡面的人的背景。

「學生會會長：秦詩安，學校最大股東之女，在家裡以及學校都是乖乖女，從沒有反抗過父母，如果她心裡產生了偏執的想法，把對家裡的不滿的情緒拿來發洩在同學身上，這樣就說的過去。」王芳慈說完她的背景之後，大家不太同意這論點，但是沒有去反駁她，畢竟所有不可能的事，都有可能會是結果。

「紫蝶，大企業家族的私生女，她從小到大的身分就是一個見不得光的存在，最近幾年因為她父親的公司出了點問題，必須靠兒女拉拔關係才能維持平衡，這也是她認祖歸宗的原因，這大半年來雖然已經不再那麼落魄了，但是她的父親依舊把她當工具一樣的擺布，你們說她會乖乖就這樣任人擺布她的人生嗎？」王芳慈對於這個人的人生感到可悲，畢竟自己好不容易可以光明正大的對大家說自己的父親是誰時，卻得知父親只是為了利用她，這樣是多麼讓人痛心的一件事情。

「企劃組：廖橙倩。她是中小企業的次女，她的上頭有個能幹的哥哥及姐姐，她常常被家人用一種：我們家怎麼會生出這麼笨的孩子的眼光看著她。她很努力地去做好一件事情，得到的都不是家人的讚美，卻是：妳本來就應該如此的眼光要她繼續這樣保持下去。這樣去介紹家裡的人時，才不會因為有這樣才能不好的女兒而丟了他們的臉，因此她有可能因為家人的關係而產生心理上的創傷，變成傷害同學不軟手的劊子手。」王芳慈對這些企業人士的家庭感到一陣惡寒，不敢想像自己若生活在那種地方，她會變成怎麼樣的一個人，大概也是變的偏執吧。

「至於其他人的背景都很普通，所以他們三個人應該是主謀。」王芳慈講自己知道的，所瞭解的事情全說了出來。

第四章

聽完這三個人的背景之後，他們沉默了。

「這樣要如何讓她們認罪？」楚優對這三位感到頭痛，畢竟她們的背景是如此特殊，再加上她們的聰穎，總會找到辦法脫罪。

「設個圈套讓她們自己講。」伊韓打破寧靜且沈重的氣氛，開口說出令人費解的話。

「怎麼設？」王芳慈直接的個性問出大家的心聲。

「靠過來。」伊韓讓他們靠近點才開口說自己的計劃。

自從那幾次的盤查偵訊，始終沒有人供出主謀，讓校方、警方以及家長為了這個案子忙碌了許多時間。

這天大家一如往常的到學校上課，卻有人故意傳出霸凌事件已經有人供出幕後黑手的消息，這讓參與這件事的人都感到害怕，然而學生會裡面的氣氛十分怪異。

「妳覺得那些人可以撐多久？」

「撐不久了，畢竟有人已經在傳說主謀被供出來了。」

「該想想怎麼平安退場。」

三位女孩子在辦公室裡面談論著牽涉到這件案子的同學們，而這三人正是秦詩安、紫蝶與廖橙倩。

「橙倩，妳有計劃了嗎？」紫蝶喝著茶問著。

「沒有。詩安，我們接下來怎麼做？」顯然橙倩完全沒有想到她們玩的黑暗遊戲這麼快就被抓到了，而且那些被抓的學生裡面，有幾位是知道她們的身份的。

「如果那個把主謀供出來的謠言是真的，有人說我們是主謀，我想大概也不會有人相信，因為怎麼查也查不到證據是我們開啟黑暗遊戲校園霸凌的主謀者。」秦詩安轉著筆淡然的說著這些話，語氣中充滿著霸氣以及不以為意。

「但是被偵訊很麻煩。」紫蝶皺皺眉，貌似很討厭被帶去詢問。

「我想以我們的背景，就算被帶去偵訊，也不會弄很久，請律師處理就好了。」廖橙倩聽她們的話，推測出以後的走向。

「也是。」紫蝶聳聳肩回答著。

「喀...」突然辦公室的門被開啟了。

她們三位瞬間看了過去，發現門外有兩位同學、三名警方以及學校董事長。

「秦詩安、紫蝶還有廖橙倩，妳們觸犯了教唆罪，讓同學聽妳們的指使去霸凌同學，現在跟我們警方回去做調查。」警察走進門內一步，立刻說明她們的罪嫌。

「我們沒有做，請不要隨便的誣賴我們。」秦詩安最先反應過來，立刻做了反駁。

「我們已經在這間辦公室裡面偷偷的安裝三台攝影機，直接連線至教師辦公室裡面的電腦上，剛剛妳們說的話被錄的一清二楚，妳們別想賴了。」王芳慈笑了笑的將事情說出來。

「怎麼可能，我們明明都會上鎖，加上學校沒有這間辦公室的備份鑰匙，你們怎麼可能進來安裝攝影機?!」紫蝶不可置信的睜大了眼睛，不敢相信她們會敗在自己最為信任的空間。

「我們請工匠開鎖的。」顏靈面無表情的說著。

「詩安，伯伯沒想到妳居然會這麼做？妳這樣要妳的父母如何是好？」校長跟秦家一家人的感情不錯，因此他無法相信從小看到大的小孩子居然會這樣傷害同學。

「伯伯，這一切都是我們做的。」秦詩安不想再反駁什麼了，畢竟她們的對話被錄了起來，再怎麼辯解也無法替自己脫罪。

「詩安！」廖橙倩及紫蝶不敢相信她居然那麼快就承認了。

「...證據以充足，我們也無法脫罪了。」秦詩安伸出雙手，讓員警好上銬。

校園霸凌事件落幕了，而這段時間，學校也積極努力的宣導防校園霸凌的宣導。被同學霸凌時，要告知老師、家長以及朋友，請他們幫忙自己，這樣才不會讓霸凌者逍遙法外。

「伊韓，為什麼不是你跟警方和校長去指證她們？」風輕輕吹過，樹葉被吹落了一些，楚優躺在草皮上不解的看著天空。

「能處理好這件案子，誰去都一樣，不是嗎？最重要的是，不要再有同學被霸凌了。」

夢境

張思薇

在一個白色的病房裡，窗邊站著一位男孩抬頭望著天空。

「叩叩。」敲門聲後，護士小姐開門進來，說：「吃藥了，吃完就去睡覺。」有如流水般的動作，男孩拿過藥，吃下去，然後爬上床，閉上眼睛準備睡覺，護士小姐則輕輕關門走出去，看得出來就是每天經常做的事情。

「滴、滴。」儀器的聲音伴著男孩的呼吸聲，讓他漸漸入睡。而，這是夢的開始。

「咻咻。」這是物體墜落的聲音。

「碰！」這是物體摔在柔軟東西上的聲音。

這是個枕頭山，在病床睡覺的男孩出現在上面。他左看右看，臉上出現迷茫的表情，並不知道這是哪裡。

「夢者、夢者。」一個男聲，男孩循著聲音望去，發現是隻食蟻獸。

「夢者、夢者。」他還是說著這句話。

「你是在叫我嗎？」男孩問。

「嗯嗯！」食蟻獸猛點頭。

「有什麼事嗎？」男孩接著問。

「夢者可以幫蟻的忙，可以找到枕頭。」他眼睛冒著星星看男孩

「幫你找枕頭？我要去哪找？」男孩疑惑道。

「這裡。」食蟻獸旁邊出現個洞，似乎要男孩走進去。

「只要進去就找的到了？」

「嗯嗯！」

「那…好吧，就只幫你找到枕頭喔，不然太晚護士小姐會罵我的。」男孩說完就走了進去。

進到裡面，落入眼簾的是一座大花園，周圍有著用樹叢做的圍牆，上面還有各式各樣的花朵。

「你是誰啊？怎麼可以進來這裡！」一個尖銳的女聲傳來。

男孩被嚇了一跳，發現聲音是從巨大的月桂那傳來的。

「你耳背嗎！是沒聽到嗎！」她繼續說著。

「我是來幫食蟻獸先生找枕頭的，你知道枕頭在哪嗎？月桂小姐。」男孩問她。

「我怎麼會知道！不過我想法蘭西菊應該會知道。」月桂回答他的問題。

「那你能帶我去見法蘭西菊嗎？」

「我跟你熟嗎？我為什麼要幫你？況且我可不喜歡做白工。」月桂馬上回絕男孩。

「那我需要做什麼你才會願意帶我去找呢？」男孩不氣餒地問。

月桂想了想，在男孩等好幾分鐘後，終於開口說：「這樣好了，你去幫我跟花女拿除蟲劑吧，最近一堆蟲子在我那邊飛，煩死花了。你如果幫我拿到我就帶去找。」

「好的！」男孩高興的說。

「哼！好花做到底，花女在旁邊的麵包店裡，你直接跟她說就行了。」月桂說完就不在理會男孩。

男孩眨了眨眼，向麵包店走去。

到了麵包店外，陣陣的麵包香飄出，讓人口水直流。有位女子邊哼著奇怪的曲調邊將麵包上架。

「叮鈴。」男孩推門進去。

「唉呀，歡迎光臨，是位新客人呢，想吃什麼呢？第一次來會幫你打些折喔！」女子轉過頭，說出常聽到的光臨詞。

男孩搖了頭，說出他來這的目的：「我想找位叫花女的人，請問她在嗎？」

「我就是花女喔，有什麼事嗎？」女子，也就是花女開口道。

「月桂姐姐要我來拿除蟲劑，這樣她才會帶我去找法蘭西菊，你能給我嗎？」男孩說完不忘賣個萌。

「這樣阿。」花女聽完，接著說：「幫助可愛的小朋友是我的榮幸，可惜我的除蟲劑沒了，現在正在釀新的一批。」她露出苦惱的表情。

「是喔…」男孩有點失望。

「不然小朋友先去幫我解決外面牧羊人的事情，幫忙完就拿到了喔，好不好？」花女說出個折衷的方法。

「真的嗎？那我現在就去。」男孩心急的跑向外面。

「唉，真是的。」花女臉上無奈。

跑出去外面的男孩，邊大喊牧羊人邊找，週遭美麗的風景都無心去欣賞。

「嗚嗚嗚。」這時有個比男孩大一點的男生蹲在那哭泣。

男孩走過去，問：「大哥哥，你怎麼了？」

男生抬頭，用著有點鼻音的聲音說：「我的波比跟我走散了，牠是我爸爸媽媽送給我的玩伴，我居然跟牠走丟了，哇哇哇！」男生說一說就繼續大哭。

「別、別哭了，大哥哥，我們一起去找波比吧，肯定找的到的。」男孩安慰著他。

「謝謝你，你真是個好人，我是牧羊人，多多指教。」牧羊人第一次露出個微笑。

「嗯嗯，多多指教。事不宜遲，我們快去找波比吧！」

「好！」

男孩跟牧羊人邊走邊聊波比的事情，兩個人都哈哈大笑的，牧羊人也知道男孩要找枕頭的事。

雖然路程是開心的，但漸漸越走越多地方，還是找不到波比的牧羊人慢慢的失望起來，他開始胡思亂想，就怕再也無法見到波比。

「咩，咩。」這時周圍的羊發出了叫聲，感覺被什麼追一樣。

「汪！汪！」事情明瞭，原來是隻狗在追趕著羊群。

男孩和牧羊人同時看向那邊，牧羊人一看到馬上大喊：「波比！」與他心有靈犀的狗也轉頭看過去，羊也不趕了，直直的衝向牧羊人。

「波比，太好了，我終於找到你了，你怎麼可以到處亂跑呢！」牧羊人緊緊的抱住牠。

「汪！」波比叫了一聲，久違的重逢在沒多久又跑過去羊群裡。牠奔跑著，美麗的毛髮隨著風飛舞著，被牠追趕的羊群，逐漸的整成個完美隊形，一一排好，緩慢的走向柵欄裡，讓波比散發自信的光芒。

「汪！」波比搖著尾巴跑回牧羊人這，牧羊人看著眼眶泛淚。他說：「波比，原來你突然跟我跑走是想要練習，讓我看完美的趕羊，這真是太好了，波比，你真是太厲害了。下一次比賽我們一定會得第一名！」他又用力抱緊了波比。

「汪！」像是在回應牧羊人一樣，波比也叫了一聲。

「這真是太好了。」被遺忘已久，同時也被這場景感動到的男孩說。牧羊人轉過頭，充滿感激的看著他，「小弟弟，這真是太謝謝你了，要不是因為你，我也找不到波比。」

「不會，我也沒幫什麼忙。」男孩謙虛說。

「不管怎麼樣還是謝謝你的幫忙。」牧羊人向男孩九十度鞠躬。

「汪！」波比也學著牧羊人的動作，有股滑稽感。而男孩也忍不住的笑出聲，渲染了整個地方，牧羊人、波比、羊群都開心的笑起來。

夕陽染紅了大地，牧羊人帶男孩回去花女的麵包店後，因為有個急事，就揮揮手向男孩道別，說下次再一起玩。

男孩一進麵包店，還沒看清楚就有個東西冒出來。

「哇！」他被嚇了很大一跳，整個人往後倒。

「哈哈，小朋友，你真是太可愛了。」花女哈哈大笑的說，感覺就是惡作劇成功。

「原來是花女姐姐…」男孩拍拍胸口，吐了口氣。

「呵呵，看來成功找到波比了呢！牧羊人終於不會再哭了。」花女露出慈愛的眼神看向外面，「好了，小朋友，這是你要的除蟲劑，要拿好喔。」花女拿出一個罐子，上面畫個骷髏頭，感覺就是要致人於死地的東西。

「謝謝花女姐姐！」男孩緊緊拿著罐子，露出大大的笑容。

「不用客氣，下次再來麵包店的時候，要買麵包喔。」花女不忘推銷自家麵包。

「好的！」男孩答應，「那我先回去給月桂姐姐除蟲劑了喔。」

「好喔，路上小心。」花女送走男孩後，露出個邪笑，「那麼要去那裡了。」晚上的花園總是有股陰森的感覺，男孩也小心翼翼的走，就怕絆到根摔倒。

「月桂姐姐，我帶除蟲劑回來了。」男孩走到第一次見到月桂的地方。

「真是的，你也太晚了吧，一點小事都拖拖拉拉的，害的我被飛蟲吵得不能睡好，你可要好好賠我阿！」沒睡好的月桂，一開口就火氣大。

「對不起，因為…」

「好了好了，別解釋了，快去殺蟲，殺完之後我帶你找法蘭西菊。」月桂直接打斷男孩說話，順便打了個哈欠。

「好。」男孩應聲。

他看看附近，發現有很多一團一團的飛蟲。他走過去，噴灑除蟲劑，飛蟲一隻一隻的落下，頓時滿地屍體。之後男孩一看到飛蟲，就走過去噴灑除蟲劑，最後把花園裡的飛蟲都消滅後，天也亮了。

「月桂姐姐，我做完了。」男孩髒兮兮的回來。

月桂看完，說：「做的不錯，這樣我就可以不用再被吵一陣子了。走吧，我帶你去找法蘭西菊。」

月桂下方的樹叢有如摩西分紅海，出現個能讓男孩走的路口。

「跟上來。」月桂說完，就攀著樹叢往前走，而男孩則跟在後面緊緊直追。

走出樹叢洞，一片清澈的湖水印在眼中，湖邊有著一朵中等的法蘭西菊躺在那邊曬太陽。

「法蘭西菊！」月桂匆匆忙忙的攀向法蘭西菊。

「小月桂？怎麼了嗎？」慵懶又不失溫柔的男音，由法蘭西菊口中說出。

「法蘭西菊，我帶個人要找你問問題。」月桂一見到法蘭西菊，整朵花就變柔，有如從女強人變成小女人一般。

「哦？那我來看看。」法蘭西菊順著月桂，看到月桂後面的男孩。

「你、你好。」男孩有點害羞的問好。

「你好，想問我什麼呢？」法蘭西菊幫男孩擦擦臉，順便將衣服變乾淨。

「我想要幫食蟻獸先生找枕頭，月桂姐姐說，法蘭西菊會知道。」變乾淨的男孩說。

「蟻的枕頭阿…」法蘭西菊沉思了一會，「那就是在夢島那了。」

「夢島？」男孩聽到沒聽過的詞，眼中疑惑。

「嗯，那是在海的中央的一座島，充滿著純淨的氣息，讓人心靈舒緩。」法蘭西菊解釋。

「所以只要我去那座島，我就可以找到枕頭嘍？」

「嗯，不過那座島的地點每天都會變，要找到它需要足夠的耐心、過人的勇氣，通過各式各樣的考驗才能到達，這樣你還要去嗎？」法蘭西菊說出尋找夢島的恐怖。

「要！我已經答應食蟻獸先生了，絕不會因為困難而失約。」男孩的眼中出現堅定。

「呵呵，果然是月桂帶來的人，果然很讓花欣賞。」法蘭西菊摸摸男孩的頭，而月桂聽到法蘭西菊的稱讚，不禁紅了臉。

摸夠男孩的頭，法蘭西菊接著說：「雖然我不能帶你去，但給你一些用品讓你更容易度過難關吧。」法蘭西菊拿出一個袋子和一張地圖，給了男孩。

男孩接過，「謝謝法蘭西菊先生。」他向法蘭西菊深深鞠躬。

「不用客氣，來，上船吧，海上遇險機率更大要更加小心。」法蘭西菊在男孩臨

走前，說了最後一句提醒。

「好的，那我就出發了。」承載著男孩的小船緩緩從湖面行走離去。

「願夢保佑他。」之前都沒對男孩好臉色的月桂說出祝福。

「會的，月桂，會的。」法蘭西菊用溫柔深情的眼神望著月桂，「我們也該前往了。」法蘭西菊伸出手。

「嗯。」月桂也伸出手握住法蘭西菊，走向湖中。

乘著小船的男孩在海上行駛著，幾天幾夜的路途都是一帆風順，沒颳風下雨，男孩習慣的看著天空，天空的世界總是特別美麗。突然，天色劇變，無任何一絲亮光透入的黑暗瞬間吞噬男孩。

「為什麼？為什麼是這孩子？為什麼是我的孩子？」尖銳的女音，悲痛的苦喊著。

男孩看著畫面，發現是他的媽媽在那大哭，爸爸站在媽媽的身邊，輕輕拍著她的肩膀，雖然也是悲傷但卻強忍著安慰。

男孩還記得，那是他被醫生宣判得癌的那段時間，偷偷出去看著的父母親，那悲傷不禁帶著他的心情低落下去，使得他在那段時間總是放棄著生命。

不過怎麼會突然出現那畫面？男孩心裡疑問，但還沒得到解答，畫面一轉，是媽媽生了第二個孩子的喜悅，她跟爸爸都很高興，但他自己卻高興不起來，看到那小嬰兒覺得心空了一塊。

後來畫面一一的經歷在眼前，全都是自己痛苦悲傷想要忘卻的回憶，弟弟的出生、母親的愛護、父親的疼愛，感覺自己就像個外在旁觀看，父母漸漸不再探望他，只照常的支付醫藥費，而自己只能被關在那白色的小房間，仰望著天空。

看到這些，男孩的眼中流出了眼淚，心中想著，要是沒有弟弟就好了，要是他沒出生，要是我沒生病…男孩心中漸漸的被悲傷吞噬。

「我渴望著陽光，我渴望著藍天，但是黑暗總是吞沒我。」男孩抬頭，發現跟他很像的人站在面前。

「你是誰？」仔細瞧瞧，他跟他的外貌、聲音、想法都是一樣。

「我是你，你也是我，吶，『我』，要是覺得痛苦不如睡覺吧，只要一直睡、一直睡，就可以逃離那可怕的回憶，永遠永遠活在快樂中，你的身體沒有生病，爸爸媽媽最疼愛的人是你，也沒有那令人厭惡的弟弟，這樣不是很好嗎？」有如惡魔的低語，誘惑著男孩，試圖帶著他墮入深淵。

「我…」男孩的心中開始動搖。

「還在想什麼呢？你不要嗎？這樣的回憶有什麼好的，悲傷痛苦，你的心被刀劃一條一條的傷痕，很痛不是嗎？」那個他皺著臉，摸著胸口，感覺就是被折磨到心痛。

「那真的…很痛。」男孩低下頭，附和他。

「對阿，所以我們一起睡覺吧，這樣就不用管了。」他跟男孩平視，把手放在男孩的眼上，慢慢、慢慢的往下。

就在這時，法蘭西菊給男孩的袋子發出光。

「什麼東西！」他尖叫。

袋子裡出現純白的法蘭西菊，周圍纏著月桂，照亮了這個黑暗世界。

「是你！法蘭西菊，又是你在那搞破壞！」他怒吼大罵。

「法蘭西菊…月桂…」男孩用迷茫的眼神看著。

法蘭西菊和月桂將男孩輕輕的包覆在裡面，讓男孩有如在父母的懷中，感動得想哭。在那一瞬間，心中的悲傷全被沖散，男孩只想緊緊的抱住他們。

法蘭西菊和月桂的包覆消失，男孩發現自己在船上，彷彿那黑暗是根本不存在，他拿起法蘭西菊給他的地圖，發現自己已經行駛出第一區域，正在往第二區域前進。

「是法蘭西菊和月桂幫助我的嗎？」男孩輕輕的自問。

又是一路無阻，無風無雨。男孩繼續看著他的天空，感覺他就是只喜愛天空。很細微觀察天空的男孩發現他在看的天空突然比之前的還好看，他目不轉睛的望著，想把那美麗的天空記在腦海，永不忘記。這裡的天空有晴天的、雨天的、陰天的、黃昏的，每一個都有它美麗的地方，就像畫布上渲染各式各樣的顏色，表達出它不同感覺。

男孩看的很入迷，完全沒發現有個危機靠近他。

偷偷摸摸，偷偷摸摸，黑衣人躡手躡腳的靠近男孩，他用手不及掩耳的速度摀住男孩的口鼻，男孩直接昏迷，最後入他眼裡的是星空的夜晚。

「把他獻祭給大人，他的人、他的心、他的靈魂，全部都獻祭給大人。」難聽的聲音傳入男孩的耳中。

男孩緊閉著眼皺著眉，感覺自己不能夠制自己，他想張開眼睛自己現在在哪，想要掙脫現在被綁住的身子，他知道現在自己躺在一個硬硬的東西上，周圍有很多人。

「割下他的心！」難聽的聲音發號。

男孩知道有個東西逐漸靠近他，他想往後縮但不能，他想逃離可身體動不了。

『不要！不要！』他在心中大喊，『誰來救救我！』

男孩身上瞬間發出光，照瞎在他身邊的黑衣人，他自己並不知道，唯一知道他的身體終於可以活動。他張開眼睛，將綁住身體的繩子解開，跳下原來躺在的祭台，往出口衝去。

「別讓他跑了！」有著難聽聲音的黑衣人大喊。

有如貓捉老鼠般，男孩的後面有著一堆黑衣人在追趕他，好不容易的，離出口越來越近，男孩眼中的希冀越來越多。

『快到了、快到了』男孩在心中為自己加油。

到了最後一刻，男孩成功的逃出那個恐怖陰森的地方，黑衣人發現男孩逃到陽光下，各個停下追趕的腳步，生氣的大吼大叫，陽光是他們的死敵，只要踏入就馬上魂飛魄散。

男孩在一個碼頭發現了自己的小船，他趕緊搭上小船離開這個地方，美好的天空也不看了，整個神經繃緊，就怕又有人偷襲他。但是或許是因為陽光，又或許是

黑衣人放棄了，男孩到最後都沒再碰到。

離開第二區域，男孩深深嘆了口氣，倒坐在船板上。可是在男孩還沒回復的時候，海上出現了可怕的事情，暴風雨，海浪起起伏伏的，男孩已經暈船，但他還是靠著毅力緊緊抓著船緣，就怕被甩出去，但災難一波未平一波又起，海上形成了海嘯，有如螞蟻遇到大象般，海嘯直接打在小船上，小船直接破碎，而男孩則落入海裡。

沙灘上躺著男孩，他是被海給沖上岸的，在海難中男孩的生命逐漸虛弱，要是在沒有人發現他，他最終就要死在那。他迷迷糊糊的努力睜眼，不願讓自己的生命消失，求生的心態讓他苦苦支撐著，這時，他看到了，一個穿著白衣的男子走過來，他也看著男孩。他輕柔的抱起他，男孩跟他相望，那張臉玉樹臨風，讓他不自覺得呆愣。

「還好嗎？」男子開口詢問男孩。

「你…是天使嗎？」男孩並沒有回答問題，反而提出問題。

「天使？也算吧。」男子說。

「原來…是天使先生，那真是太好了，這樣，我就可以在美麗的天空上翱翔了。」
男孩緩緩的閉上眼睛，感覺心願完成般。

「睡吧，孩子，等你醒來我們在好好的聊聊。」男子將男孩抱回島中，消失在沙灘上。

另一邊，枕頭山。

「夢者的枕頭，好棒！好舒服！這個枕頭真的好舒服。」食蟻獸躺在新的枕頭上，滿臉都是享受。

夢，結束了。

病床上的男孩嘴上露出淺淺的笑容，而護士小姐著急的推門進來。

夢之城傳說

潘郁婷

第一章

「傳說，夢之城是一個給人們夢想與希望的旅館。只要在凌晨三點三十三分許下願望，睡醒後願望就會成真。但，若是沉睡了三天三夜都不再醒來，將會人間消失！」

夢之城能給人們希望、也能摧毀人們。

建築物的設計很普通，與普通的飯店一樣，不過能住在裡面的旅客卻不一般。不管富貴貧窮、老弱婦孺、男女老少都不是重點。

只要你肯賠上人生所有的全部，包括性命，就可以住進夢之城；但即使住進去裡頭，也不一定得到你所許的願望，還得要靠天時地利人和。

在尋夢的途中，有些人半途而廢，受不了夢中的挑戰與折磨。半途而廢，是有可能再重新選擇想要的願望，也可能無法死裡逃生，因為他們在夢裡誤入歧途、誤選他路。

「傳說而已嘛哈哈！這種都市傳說什麼的文章每次都寫的像恐怖片、科幻片一樣...最好有人醒不來就人間蒸發了」白紀羽看了看旅遊雜誌上專欄介紹的旅館，心裡雖然感覺毛毛的，為了平息自己的害怕，就吐槽起裡面的文章。

「那你幹嘛看的那麼入神，還皺眉」白紀羽的哥哥—白颯怎麼可能看不出白紀羽在想什麼，膽小又愛看一些有的沒的，看完再說什麼都是騙人的...

「我才沒有，只是覺得是傳說的語就沒必要嚇唬人啊！應該要有些勇者去破除這些假傳說，不然人嚇人真的嚇死人！」白紀羽想，就算是你說的那樣，老子也不會承認我就是害怕！

白颯微笑看著他說：「喔，那不然我們就去當勇者驗證看看好了。」

老天！早知道就承認自己有多膽小，不然每次都因為我的一句話跑去一堆怪裡怪氣的旅館試住！

不對...上次承認的後果好像也是這樣，結果去住一間陰陽怪氣的民宿，裡面的裝潢看起來就像死過人的鬼屋！一堆奇奇怪怪的符咒貼在每個房間的門口就算了，老闆還看起來是個變態大叔，每次傍晚來請他們到餐廳吃飯的時候都色眯眯的看著自己！看個毛阿！我是男的！

白颯看著要白癡的弟弟，暗地偷笑著。不鬧鬧他生活沒樂趣啊！

「老哥...一定要嗎？我不能看家嗎？」白紀羽哭喪著臉，想著求饒的話白颯總會心軟吧？

「不行，我們積欠好幾個月的房租了，要不是房東寬限我們，早就露宿街頭了。」

「不然你就轉述飯店內的情況，我再想評論嘛！我實在不想去阿~拜託嘛~」白颯撇了頭不理會他，以免又順了他的意。

其實最後可能導致最糟結果白颯有想過，但除了房租以外，白颯想在這次的旅程中，完成一直想實現的願望是找回當初離家旅行的初衷。本來是被父母「趕出家門」，因為他們不希望兩兄弟在家當米蟲。也

擔心未來他們兩老不在了，那誰來照顧他們呢？一開始在外生活兩人非常不習慣，不肯到處走走看看，只擔心自己迷失在外面的世界。

後來實在是沒辦法了，身上僅有的錢都花光了，而聰明的白紀羽想到，可以利用自己的文筆寫作和哥哥對攝影的專精，開始用照片和文章投稿各報章雜誌和撰寫網路文章賺錢掙生活費。

現在的他們也算是小有名氣的部落客。

「NO.」看著白紀羽的臉，總覺得媽把他的性別生錯了，要是他是妹妹的話，他肯定毫不猶豫把他留在家裡，因為以他的外貌就能招來一堆變態騷擾他。

「喂喂喂！你是不是又再幻想我是女的，然後肖想我的肉體...」

白颯只要想奇怪的事時都會盯著對方看五分鐘以上，至於為什麼他知道白颯想什麼？想也知道白颯一定提過，不然以他的腦袋是不可能猜中的。

就這樣，白紀羽與白颯踏入他們連想都沒想過的奇異之旅，這讓他們今後的人生有著很大的轉變。

第二章

「哥，這跟雜誌上描述的『鬼屋』不太一樣吧？超級普通的阿」白紀羽見到夢之城給了第一個印象：普通的旅館。

不，是普通的『鬼屋』。

白颯可不是這樣想，越是普通的東西，存在的價值就越是不平凡，這次的旅程一定很有趣。

「幹嗎竊笑？難道你看到什麼了？」白紀羽疑惑地看著哥哥，以為哥哥看到了什麼奇怪的東西，因為哥哥通常只對奇怪的東西會感興趣，根本就是變態！

「你沒看到？有個白衣的女生剛剛飄進夢之城了」

「『飄』？你說的是『飄』？不可能啦…哈哈！誰會不好好走路用『飄』的！不對...你說『飄』？現在傍晚...該不會是鬼吧？我們還是不要進去好了，果然是『鬼屋』啊！我才不要被鬼纏身...」白颯無視他的自言自語和歇斯底里，自顧自地走進旅館。

「哥！不要拋下我啦！」逼不得已的狀態下，白紀羽只好跟著哥哥走進去了。

進去旅館裡頭，比較起同年建立的新旅館看起來還老舊，大概是刻意在市區中找這間舊房子做旅館的吧？不然就是這房子真的有特殊「魔力」，讓人們夢想成真？白颯仔細的觀察著裡頭的每個旅館員工和建築設計，看不出個所以然。除了剛剛那為奇特的白衣少女，其他的一切都很普通。

「這什麼鬼旅館？我要退費！」一個穿著華麗的貴婦在大廳不顧形象的大吼大叫，並且哭了起來：「我的兒子失蹤啦！你們這旅館怎麼連顧個人也不會？他只是來這附

近洽公的就電話也打不通、人也找不著的!如果你們不處理的話，我就請律師來處理!」

「很抱歉，女士，請問貴公子叫什麼名字?我們這邊可以幫您查詢貴公子先前是否有住房紀錄。還有住在我們這裡的旅客有些會簽訂另一份合約，我順便為妳查查。」櫃檯的服務人員似乎面對這樣的問題已經不計其數了，冷靜的替眼前的太太解決。

「什麼?你們這裡是做什麼的?怎麼需要簽訂合約?你們這家旅館的規定真是詭異，根本是一間黑店」貴婦報上兒子的名字之後沒多久，服務人員就將一張合約地給了貴婦，她吃驚的看著手上的合約，不相信自己的兒子竟然為了作夢賣了自己的命。

「這是你們逼他的吧!我會去請律師，把這份合約拿回去，讓專業人士做筆跡確認，如果這是假的合約，就等著收法律信函吧!」貴婦氣呼呼的大力踩著她的高跟鞋走了出去，白紀羽想著，依她體型大概再走幾步，不是路被踏壞就是鞋被踩壞吧…哈哈!想著想著就爆笑了起來

「你也瘋了?」白颯斜眼看著白紀羽，想著怎麼他怎麼能在氣氛那麼僵的時候還笑的那麼開心?

他反過來問白颯:「你不替剛剛那位太太擔心嗎?」

「啊?」白颯不懂為何要擔心那個跟自己弟弟一樣愛鬼吼鬼叫的貴婦

「你看她的身材體積跟她的鞋子表面積成反比!你不覺得這樣旅館的地板還有她的鞋子的生命安全很危險嗎?」白紀羽講完後自己又忍不住笑了出來。

但白颯只有無奈的撇了他一眼，說:「真的沒救了...」

Check in 後，兩兄弟各有所思的想著剛剛發生的事。突然隔壁的房間傳出驚恐的尖叫聲。

「啊!來人啊!」

「小姐!發生什麼事了!」白颯首先衝到隔壁敲門，發現並沒有人來應門，弟弟白紀羽便立刻到附近找服務人員幫忙，白颯則試圖把門撞開。

一開門就看見一個精神異常的男人站在落地窗的外頭傻笑，然後就莫名其妙昏倒了。

白颯打開落地窗，確定他是昏倒且呼吸和脈搏都正常。

「怎麼了嗎?」白颯對著床上的女子說著。

「這個男人不知道是怎麼到這個房間的落地窗外的，我一早就看到他一直站在外頭一直盯著我看...我身體不太舒服沒辦法離開床，只能...」隔壁的房客雷梓縈盡可能平靜自己的情緒把事情的經過說了一遍，但白颯看穿了她的心思，並告訴她之後有事就喊他一聲就行了。

「您好，請問發生什麼事了嗎?」服務人員和保全趕了過來，白颯把剛剛聽到的事做簡單的重述。

旅館的人員擔心莫名倒地的先生可能身心有問題，於是打電話報了警，並叫了救

護車將他送醫。

很快地查了出來，是前幾天那位貴婦的兒子，似乎是因為誤把夢境裡頭的情況當做現實生活，加上個人精神狀況不佳，才會爬到隔壁房間的落地窗外。

在警局裡面，所有目睹事情經過的人都要去做筆錄，早早做完的兩兄弟就坐在沙發上，看著那名貴婦做筆錄。

「我要告死你們這間旅館！」貴婦在做完筆錄後又開始對旅館的經理一陣亂吼。警察默默的停止動作，抬頭看著眼前氣得抓狂的貴婦說：「小姐，不好意思，您可能告不成。」

第三章

警察默默的停止動作，抬頭看著眼前氣得抓狂的貴婦說：「小姐，不好意思，您可能告不成。」

貴婦聽完更惱怒了：「你們不是警察嘛！他們旅館把我的兒子搞到發瘋！你們怎麼這樣偏袒他們！」

警察淡定的回答：「我們查出這位先生酒精含量超標，有可能是因為酒精中毒的關係而造成您的兒子精神不濟、意識混亂。至於旅館的方面...我想是沒問題的。」做完筆錄沒多久，員警們就放他們離開了。

「哥，所以這樣算把夢之城的傳說破除了嗎？其實住進來的旅客會消失只是因為...」白紀羽雖然不相信傳說這麼容易就破解了，但還是抱持著疑問的口氣問著身邊也很疑惑的白颯。

「不會吧？這件事如果這麼單純，這樣的話這間旅館就沒什麼樂趣了。」

「我記得...這間旅館不久前是真的有人消失喔！」待在旁邊聽兩兄弟對話的雷梓縈緩緩的說出前陣子聽到的傳言：「行李什麼的都還在喔，但人就是不見了」

「你是...？」白紀羽呆滯地看著回答他們的小姐

「阿...我是你們隔壁的房客，我叫雷梓縈。今天早上謝謝你們過來幫我..不然我不知道該怎麼辦...」雷梓縈不好意思的低著頭含蓄的笑著

「小事小事！我叫白紀羽。我記得上次有看見妳身邊還有個大約3、4歲的孩子？那是你弟弟吧？」白颯想，前秒這小鬼還健忘的忘記對方是誰，下一秒倒是記憶又恢復了。

剛住進這間旅館的時候，兩兄弟撞見一個孩子在走廊上摔倒，但那孩子倒是沒有哭鬧，反而安慰自己：「痛痛~痛痛飛走了~」然後就開心的跑走了。

「是的，他是一個調皮的孩子，讓你們看笑話了」雷梓縈嘴裡罵著自己的弟弟，但眼裡的關愛是怎麼樣也無法遮掩的。

「紀羽，想到你以前小時候跌倒的時候超呆的，也不站起來也不哭的，就眼巴巴的看著我，好像是我推你的一樣。」白颯看著雷梓縈那樣的愛護自己的弟弟，他苦笑想起以前的事。

「那種事不重要啦！幹嗎突然提！」白紀羽無奈的看著哥哥，或許在颯的心裡他還是一樣沒變吧？

他們邊走邊聊天的回旅館，就在踏進旅館內之後沒多久，門口就站了一位女性。

「啊!就是妳!妳是人嗎?」白紀羽見到唐菓兒就大聲嚷嚷，吃驚上次看見的「鬼」又再度「飄」在自己眼前了!

不過唐菓兒不是第一次聽到別人稱她是「鬼」，因為自己走路快步伐聲又小，加上常常穿著米白色的長裙或純白的洋裝，回來夢之城時幾乎都已經傍晚了，所以連旅館的員工都會被自己嚇著。

「是，還是先請進吧。」唐菓兒依舊淡笑，簡短的回答著白紀羽，就請他們進去旅館內休息。

「菓兒!終於見到你了!」進到旅館大廳，見到唐菓兒的雷梓縈興奮不已的抱緊她。

她們打從小時候就是很好的朋友，不過前陣子因為旅館的事而偶然又連絡上對方。

白紀羽害怕的躲到白颯的背後，而唐菓兒主動伸出手，向他們做簡單的自我介紹:

「我是旅館的老闆，我叫唐菓兒。」

「你好，我是白颯。這是我弟弟白紀羽，剛剛他發瘋別計較。」白颯回握唐菓兒的手，順便吐槽自己的笨弟弟。

白紀羽無奈的撇了哥哥一眼，也懶的反駁他，接著問:「妳那麼年輕就當老闆娘了?妳才跟我們同歲吧?」

「我爸媽消失了。」唐菓兒聽到白紀羽的問話，立刻變得面無表情。

並不是因為難過，而是憤怒。

她只知道父母跟所有進來的旅客們都瘋了，做夢怎麼可能就會實現夢想?而且他們還因為這樣把她丟在這，到底憑什麼?騙騙進來的旅客就算了，為什麼還要自己陷進去裡頭?甚至還真的讓幾個人就這樣從此失蹤了?

「有空在這邊搭訕老闆娘，多晚了我想睡了」白颯見她的表情不對，立刻臭罵白紀羽一頓，但也覺得這間旅館越來越有趣了...

「又兇我...你喜歡唐菓兒，幹嗎故意罵我引起人家的注意」白紀羽對白颯翻了白眼，沒有注意到唐菓兒的表情有些難看。

「你們先回房好了，菓兒的事就先別問啦」雷梓縈小聲地告訴白颯

「如果旅館理有問題再跟櫃台申訴，我先回房了」唐菓兒說完後，轉身離開他們的視線範圍內。

她不想把心裡的憤恨發洩在旁人身上，更何況這兩個人好像跟其他入住的房客不太一樣?或許可以從他們身上找到心裡的答案也說不定?

第四章

因為前幾天的事件，讓白颯、白紀羽和隔壁的雷梓縈、夢之城的老闆唐菓兒變成不錯的朋友。唐菓兒依舊神神祕祕的，讓人猜不透；雷梓縈第一次怯生生的模樣讓人誤以為是個內向害羞的人，反倒調皮的很，連白颯和唐菓兒都拿她沒轍。但總是被整的白紀羽可就被害得很慘了...

雷梓縈、雷梓縈的弟弟—雷皓、白紀羽，三個人在旅館的餐廳吃飯，但不知道為什麼，今天吃晚飯的時候等白颯等了好幾個鐘頭還是沒看見他。

雷梓縈問：「紀羽，你哥呢？」

「我也不知道，可能又跑去研究旅館的傳說了吧？因為我們是為了破解旅館的傳說才住這的。」白紀羽心裡想：他不在我也開心得很，不用擔心下一秒被白颯的嘴賤氣死。

「可是旅館的傳說是真的！真的有人消失了...你哥不該去找的...若是他拋棄你，直接進入夢中找真相了...那可怎麼辦阿...」雷梓縈皺著眉，擔心的快哭出來...

「阿...上次喝醉酒的大叔不就只是酒精中毒才意識模糊、神智不清嗎？」看著雷梓縈憂心忡忡的模樣，白紀羽也懷疑了起來，白颯從來沒有超過十點還不回來房間的阿？剛剛打電話手機又莫名沒電...該不會這旅館真有做夢就會實現夢想的事情吧？

雷梓縈似乎聯想到什麼，臉色慘白的說：「你還記得那時候我身體不舒服嗎？那陣子我剛好要回醫院複診，結果我就碰到那天喝醉酒的大叔，他邊跟我道歉邊跟我說其實他那天是因為在房間看見奇怪的人影，才爬窗戶到隔壁房間的。我想他看到的應該就是碰到消失的人的靈魂了？如果颯真的...早知道聽到大叔說完後就警告颯了...他就不會...」

白紀羽心裡想，哥哥雖然很討厭，可是消失的話，沒有他的嘴賤會很無聊，要不是他心思細膩，很多事情常常因為自己的粗心大意而搞砸；甚至也是因為他的觀人於微，不然「單蠢」的自己大概被騙財騙色騙光光了吧？但這裡只認識唐菓兒和雷梓縈，而且兩個都是柔弱的女生...

想到這些，白紀羽又是懊惱又是懊悔的，懊惱不知道找誰幫忙，懊悔平常沒有珍惜跟哥哥相處的日子...

「好吧，我去找我哥吧，妳可不准亂跑。小鬼你也是，好好保護你姐姐，如果出事的話一定要大聲喊我一聲，我就會回來。」最後，白紀羽終於做好決定，準備要去找白颯了。

不管怎樣，就算以後的每天要被他的嘴賤氣死也好，還是要被他的白眼無視也好，沒有白颯的日子一切就過不下去了！

雷梓縈看著白紀羽的表情差點笑出聲來...這男人實在太可愛了，竟然這麼認真的面對這件事，膽小鬼其實不膽小嘛!

白紀羽深深的吸一口氣，正準備要走出旅館時...

「雷大小姐，為了找中藥材，我到處問附近有沒有中藥行，結果離這裡最近的中藥行至少要半個小時。白紀羽不找，你要我找，我又是個路癡，結果一個半小時才找到。」原來就在幾個鐘頭前，雷梓縈託白颯找附近的中藥行，因為想在明天早上熬些中藥湯替自己補身體。其實她也知道白颯是個路癡，但那時也不知道白紀羽跑到哪去，才要白颯幫忙，後來閒著沒事，就跑去整可愛的白紀羽。

白紀羽本來要衝出去找白颯的，一看到灰頭土臉的白颯回來，還拎著一袋中藥，馬上猜到又被雷梓縈這女娃騙了...。

「喂!妳整我啊!妳就存心跟我作對就是了?妳不知道什麼事情能開玩笑，什麼事情是開不得的嗎?」白紀羽此時氣的怒髮衝冠，氣雷梓縈故意整他逗他，更氣自己呆不隆冬的腦袋。

「對不起嘛~我只是開玩笑的...哪知道你相信了...」雷梓縈見白紀羽氣成這樣，便淚眼汪汪的低著頭。

白紀羽沒轍，只好氣呼呼地走回房間，誰也不理會了。

白紀羽似乎又被雷梓縈整了，白颯只覺這對歡喜冤家倒是很配，一個傻裡傻氣、一個機警聰明。

不過雷梓縈到底騙了白紀羽什麼，怎麼剛剛開門的時候看見他露出平常沒見過的表情...?

「我說弟媳，你剛剛騙了我們紀羽什麼，怎麼剛剛看他先是眼神堅毅，瞬間變成疑惑、然後現在又氣得不跟誰說話了?」

對，是堅毅，白颯從來沒見過白紀羽露出堅定的表情。

他做什麼事總反覆躊躇，就怕做錯一個決定，整件事又被自己搞砸。白颯想，或許雷梓縈可以幫助白紀羽有所改變也說不定?

聽雷梓縈說了剛剛發生的事，白颯只有無奈的苦笑。

「他很依賴你吧?看你們每天幾乎是同進同出的。不知道的人大概會以為你們是情侶吧!」雷梓縈故意逗逗有心事的白颯，不過也說中了白颯心裡的想法。

「我也覺得，但這不是件好事。我做的每個決定幾乎他都是順從的，幾乎沒有自己的想法。我不可能自私的把他留在自己身邊，他必須有所作為，好好的想未來想做什麼。」

「或許菓兒、你們兩兄弟跟我們會相遇，都是被夢之城『引』過來的吧?」

「『引』?」白颯疑惑的看著雷梓縈，不懂她說的這番話的含意是什麼?

「姊姊的意思是，夢之城有種魔力，會把需要得到幫忙的人引來這裡。」雷皓雖然年紀很小，心靈年齡倒是很老成。平常雖然嘻嘻哈哈的和白紀羽、白颯玩，但安靜的時候簡直是另外一個人。

「我的意思就是這樣。所以我想，今天白紀羽會有所覺悟而許願做夢。而我們四個人也是。」雷梓縈認真說出一番話時，也不像平常的她。這兩姐弟倒也算個奇人，很像占卜師或算命師一樣，準確的預測到大家的心思。

白颯和雷梓縈聊完後回房，已經清晨三點的事了。白紀羽依然氣呼呼的坐在椅子上不說話，白颯也不理會他，拿好衣服便進浴室洗澡。

白紀羽想:「雷梓縈怎麼可以這麼幼稚!哥見了她來欺負我也不罵她。我想我太軟弱了，我總是依靠著哥哥的幫忙。爸媽趕我們出家門，不就是要我們明白，自己的人生自己負責...。

我決定了。就今天晚上許願吧!」

白紀羽果然如雷梓縈所料，決定在今天許願。

他翻開剛入住夢之城時簽的合約，找裡頭關於許願的程序:

平靜你的心，心中默念你的願望三次，然後入眠。

注意:心中不能有雜念，不能有其他的念頭，只能專心一意的想著你的願望。

過了一會，洗完澡的白颯見白紀羽已經睡了，默默的幫他拉好被子，就坐在床頭拿起梳妝台前入住旅館的合約，和白紀羽一樣，找尋著程序。

「我想找回旅行的意義。」白颯在心中默念三遍後，開始覺得腦袋一陣昏眩後，便立刻上床休息。

過了沒多久，他們都就進入了夢的考驗。

出現在白颯的場景只有一遍森林，只不過...好像有點類似某個童話故事裡的場景?

各種不同的野生動物偷看著白颯，而白颯也一臉疑惑的看著動物們

不過感覺牠們好像不怕生?可以從眼神看出，他們只是對白颯的出現感到好期罷了!

但莫名其妙跑來這個除了樹還是樹，除了一堆動物還是一堆動物的地方幹嘛?後

來想想，或許順其自然、隨心所欲的走，或許就會發現特別的景色了。
果不然，前方就出現了一棟木屋，木屋的高度不高，白颯只能彎著腰、敲敲門，喊著：「請問有人在嗎？」

白颯的心裡覺得無奈，這不是小時候看的童話故事裡，主角才會做的事嗎？那依照著〈白雪公主〉的故事發展，就是不管三七二十一，沒人開門就自個兒進去囉？
「伊呀~」裡面沒有〈白雪公主〉中七個小矮人的家那麼髒亂，反而意外的整齊乾淨，不過桌上倒是出現了一張奇怪的字條和一瓶奇怪的綠色液體？
依照〈愛麗斯夢遊仙境〉的故事推演，喝了這瓶綠色液體，不是縮的很小，就是變的跟巨人一樣高大。

「那我就用聞的唄！」白颯想著所有的童話故事，做出他認為較不傷害自己的選擇。

第六章

奇怪的不明綠色液體不能喝，那用聞的總可以？

「...」味道很好聞沒錯，但白颯一轉身看見鏡子中的自己，竟然變成一個小孩？而且還是個穿著松鼠裝的小孩？

白颯吃驚的原因不是因為嚇到，而是因為覺得終於事情要變得有趣一點了！
他開始期待他每走一步路會遇到的每個場景、每個物品是什麼，跟自己有什麼關聯。

「小薩！我們要吃飯啦！快回來！」

一位「疑似」是這個小孩的媽媽對白颯喊著

小薩？原來在夢裡的白颯叫做「小薩」

那位女性似乎不是什麼奇怪的人，甚至讓白颯很願意親近她？

「每次都那麼皮...吃飯了還要人喊...下次吃飯時間要早點回來！」

小薩的父親有點生氣的罵著他，後來覺得自己太兇了，口氣又變得溫和。

「是」白颯順平常的口氣回答著小薩的父親，不過還是忍不住調皮的故意用地上因為剛下過雨而溼答答的土，塗在爸爸的車子後。

小薩的父親看見了，只默默的拍掉車上的土和白颯手上的瘀泥，然後就牽著他的手去吃飯了。

到離剛剛森林較遠的露營處，除了他們家在這裡露營外，依舊沒有看見其他的人...只有看見唐菓兒？

「妳怎麼...？」

白颯用驚奇的表情看著她，似乎他們的夢串連在一起了。

唐菓兒聳肩，因為也不知道怎麼搞的就被引來這裡了？

大約半小時前，唐菓兒臨時決定今天許願，為的是知道自己的父母到底是怎麼想的？又為什麼把旅館的繼承權給她？而不是給比較有能力的部屬？

「我想知道我的使命是什麼」說完三遍後，和白颯一樣也昏昏欲睡了，然後過沒多久唐菓兒就進入她的夢境。

和白颯一樣，剛開始看見的是一遍森林，還有一群小動物，牠們似乎很歡迎這個貴客，紛紛都聚集在唐菓兒的身邊，有隻小鹿輕輕的戳她的手，很通人性似乎是要帶她去哪，她在小鹿的帶領之下，走到了一個樹屋下。

樹屋的門是開著的，於是唐菓兒就悄悄的走了進去，大廳的擺設看起來很溫馨，有童話故事裡才會看見的搖椅、暖色系的地毯和壁爐，從壁爐裡的木材顏色、還有剩餘的火來看，大概不久前有人來過這裡。

「Evelyn!媽咪說晚餐時間到囉!我們該走了!」Evelyn?唐菓兒疑惑的望著那位貌似是在和自己說話的大叔。

「怎麼了?身體不舒服嗎?」大叔疑惑的看著唐菓兒，以為她可能是在森林裡碰到什麼奇怪的植物或是被不明的動物抓傷、咬傷。

「阿...你是誰...」唐菓兒不像白颯能夠清楚判別這個人的來歷還有跟自己的關係是什麼，選擇直接問對方。

大叔聽到她這麼回答，又變得更緊張了，擔心她真的剛剛受傷了。

「我是妳爸!妳是不是哪裡受傷?還是剛剛摔傷?」

唐菓兒馬上明白，她在這個夢境裡的名字叫 Evelyn，然後這個男人是她的爸爸。

「好像是，剛剛不小心踩到獵人的陷阱裡摔傷了，頭現在還有點昏」唐菓兒就找了個理由解釋自己怎麼突然不記得他的身分了，不過頭痛倒是真的還有點...可能是那個像「魔法」的力量太強，使得自己在夢裡還有些頭痛。

「小心點阿...這裡離城市有段距離，如果受傷太嚴重就比較麻煩了...這個樹枝拿著，或許這附近還有些獵人設的陷阱或是毒蛇，可以用它揮一揮草比較高的地方」大叔怕唐菓兒再受傷，就拿了個可以防身、也可以保護自己的樹枝，他們就緩緩的走來露營區了，之後她就與白颯相遇了。

他們四個人靜靜的吃飯，白颯再想要不要問些什麼問題破解現在心裡的疑惑?但疑惑太多了，實在不知道從何問起?

他們到底是誰?唐菓兒和自己的夢境怎麼會連在一起?又有怎麼相同性了?會不會等等遇見白紀羽和雷梓縈?

首先吃完飯的大叔，觀察著白颯和唐菓兒，似乎早就預料到會在這個時候遇到他們。

不過他不打算提早曝入自己和他們的身分，一切的目的只有一個，只希望在任務完成之前不要被發現他們的真實身分。

第七章

所有人吃完飯後，一起清洗餐具和搭帳篷，正在搭帳棚的大叔轉過頭問唐菓兒：

「Evelyn，剛剛我們看見的那個木屋，似乎沒住人是吧？」

「可是我剛剛有注意到壁爐的火才剛熄滅耶？」唐菓兒和大叔的妻子邊整理著餐具和廚具，邊回答大叔的問題。

「還是附近也有人在這？只是你們去的時候沒見到人在裡頭？」白颯從森林裡搬回些樹枝等著傍晚的時候燒，正巧聽見他們的對話，就直覺性的回答。

「也不是不可能？不然我們晚點再去看看那木屋？或許可以交朋友？」大叔和孩子們提議，但因為大叔的妻子覺得天氣似乎不太穩定，希望他們等明天一早再出發。

不過白颯怎麼可能會乖乖聽話呢？

他也很好奇他們先前碰到的樹屋長怎麼樣，也想知道是什麼人在附近遊蕩？或許是白紀羽或雷梓縈也說不定？

「我覺得現在去正好啊！不管那個人是不是樹屋的主人，見現在雲層那麼厚，可能也會想會不會是要下大雨，就跑到樹屋暫作休息了」唐菓兒也和白颯想的一樣的事，有可能那個人是白紀羽或是梓縈也說不定！而且先前也有聽梓縈說想提早許願，或許現在她也在這個夢裡面？

「我也想現在去...雖然看起來天色不太好，但我們在這裡也蠻危險的，多認識一些人也可以互相給個照應」

「好吧...那一定要小心喔！不要跟丟爸爸了！如果天氣變得很糟要趕快回來！」大叔的妻子很擔心的對著他們三人說道。

「妳也小心點！我們會早點回來！」大叔對著自己的妻子說，於是他們就出發了。

走回樹屋的路程中，天色越來越暗，空氣也熱的難受，連颳起的風也是熱的。

「怎麼那麼熱阿...這樣的濕度好不舒服...」汗流浹背的白颯脫掉身上的牛仔外套綁在腰際上，而這個濕度也讓唐菓兒覺得不舒服，身體甚至出現了過敏反應。

「我有幫妳備藥，吃完藥身體應該會比較舒服」大叔給了唐菓兒抗敏的藥丸和水壺。

現實中的唐菓兒和夢中的Evelyn在健康方面大不同，因為平常的唐菓兒和白颯、白紀羽一樣，時常到處奔波到各地旅遊，並觀察每個地方的旅館，以便更進自己的旅館。

有時候為了省錢，她在各地盡量用走路的方式在一個區內活動，因此訓練出強健的體魄。

但夢裡的Evelyn就不同了，她比較體弱多病，平常大叔就不太會帶她到處走走，擔心她身體撐不住。

不過這次會來這片森林，也是為了改變她的健康狀況，一直窩在家裡休息不是一件好事。

那為什麼唐菓兒在夢裡會變成體弱多病的 Evelyn 呢？

Evelyn 表現出來的各種狀態，就是表現出唐菓兒的「內心」，雖然看起來是很健康的，其實她的心很混亂，混亂到呈現生病的狀態。

她沒辦法整理自己內心的思緒，所以只能把自己的心鎖起來，把自己害怕、自己不知道該怎麼解決的問題都隱藏起來。

不想麻煩別人幫忙，也不想因為這些思緒影響到自己平常的狀態，她怕真正的自己會情緒失控...

當初聽到白紀羽問她爸媽的事，她立刻就逃避了，是因為看見白颯努力的在解決自己的問題。

她想自己也可以試試看，不用麻煩別人，自己去動手去解決問題。

「謝謝」唐菓兒接過藥和水，把藥吞了以後，重整精神和思緒，繼續和大叔還有白颯趕路。

「轟！」

忽然，後方的一些樹被閃電擊中，而燃燒起來了。

「是森林大火！小薩，你和妹妹(Evelyn)拿著水壺去找附近的湖裝水，我把這裡的一些樹砍掉、把雜草除掉，隔絕火蔓延到這裡。如果火太大，來不及盛水過來滅火，你們就趕快跑！跑到空曠的地方」大叔把背包裡的水壺給白颯和唐菓兒，要他們先去裝水過來。

「那你怎麼辦？我們總不能丟了你在這」唐菓兒不希望大叔因為森林大火而死，希望大叔能跟他們一起走。

「不要管我，媽媽還在等著你們，還有你們的未來也在等著你們。

我只是你們人生中的過客，不能陪你們一輩子。你們長大了，我老了，我和你們的媽媽生下你們的時候都已經四十歲了，現在也五十好幾了...活了半個世紀也夠啦！至少現在我看見你們和當初不一樣了。」大叔露出和唐菓兒最初見到白颯時一樣的笑臉，白颯猜想難道大叔真的就是唐菓兒的父親？

唐菓兒看見大叔露出和自己一樣的表情，她哭了，原來她的爸媽是被火燒死的嗎？不是因為做夢？難怪當時連肉體都沒看見...

「Evelyn...菓兒阿...別哭...火都還沒燒到這呢！快去裝水吧！」唐菓兒的父親，唐毅鈞，最後還是洩漏了自己真實的身分。

他不想能活在女兒的夢裡的最後一刻，連重要的話都沒說出口就走了，他擦掉唐菓兒臉上的淚水，轉過頭拍拍白颯的肩說：「白颯，我想你是個人才，也是個天才。你心思夠細膩，也絕對知道自己在幹嗎

但缺點就是，你太聰明了，你把所有的事情都看的太透徹，導致很多你本來感興趣的事，因為把現實看的太清楚，而選擇放棄那些夢想。好好想想吧？想想魔咒的含意和原來想實現夢想的心意。還有，替我照顧菓兒吧！她阿...有點任性...不過不是惡意的就是了！多多陪她...久了就會知道她在想什麼，也會發現她是個很

可愛的女孩!我可是很看重你的啊!」白颯聽懂了唐毅鈞的意思，不過他和唐菓兒...

「摠...我跟菓兒先去盛水，大叔你別太逞強，如果火勢真的太大了，就趕快跑吧!菓兒很希望能和你們一起經營旅館，也希望能和你們像剛剛還有現在一樣，開心的露營」白颯把唐菓兒的心願告訴他，不希望他放棄掉他自己的生命。

第八章

「妳知道為什麼夢裡的妳叫做 Evelyn 嗎?」唐毅鈞轉過頭邊砍著樹、邊問唐菓兒，她想想後搖搖頭。

唐毅鈞回答她:「『Evelyn』的意思為『生命; 易相處的人; 令人愉快的人』，我把它翻譯的做:重生。妳可以讓一個人得到全新的生命，而妳的存在令這個世界的每個地方都充滿愉快的氣氛。『夢之城』，當初我和陸菲(唐菓兒的媽媽)建立的時候，就是希望給予不幸的人希望，給幸運的人勇氣。而妳是個充滿靈性、又充滿智慧的孩子，妳能做到我們想做的事。我相信妳也是相信著夢想、相信的希望的人，即使我還有陸菲不在，妳也會因為相信這個世界的美好、相信希望，所以就繼續堅持著。但我不知道的事，我們的離開讓妳非常的打擊，甚至開始不相信所有美好的事物了...幸虧，我和陸菲把靈魂鎖在自己的夢裡，等到妳想要好好了解自己的使命、還有我們的遺願後，妳就會自然的走進我們的夢。現在妳來了，妳也知道了，我和陸菲...」

「爸...你不知道我這幾年多難過、多煎熬阿...不要走好嗎?我始終相信希望的、就求您留下來吧...」唐菓兒泣淚成珠，她錯了，她不該錯怪她的父母為她做的一切、還有為世人做的所有...

她想用懊悔和挽留留住她的父母，但唐毅鈞只是長嘆一聲。

「孩子，有些事，如果命中註定會發生了，那誰也不能阻止命運的安排。夢，就跟看歷史故事一樣，把發生過的、存在的東西，用不同的方式呈現出來。有可能妳以為在夢裡把歷史改寫了，但現實還是不會改變的...妳只能把從夢理領悟的道理警記在心，或是讓它成為妳前進的動力。每個東西的存在價值都不平凡，夢境也是。『夢境』不是要妳去後悔、還是要妳活在過去的，是要讓妳自我反省然後改變的。」唐毅鈞心疼女兒的眼淚，和她心痛的心，但時間到了，他和陸菲的真的該離開了...

「大叔，謝謝你。」白颯對唐毅鈞鞠躬，他敬佩他的人生觀，也感謝他讓自己知道這個夢境、自己的夢想、還有他自己的存在價值是什麼。

「不用謝我，我說過了，你很聰明，但你用錯地方。我想你會來這裡，也是有決心要改變才會到這裡的。不過你現在有個難題，就是你得把菓兒帶走，不然你們會遇到更多災難。既然想通了就趕快走吧!」

聽到這裡，白颯還是有一點不明白...

「大叔，我還是有疑問想請教您...為什麼我跟菓兒的夢境會連在一起？」白颯找不到他與唐菓兒之間的共通性是什麼，總不可能只是單純被唐毅鈞相中當女婿吧...

「關於這個阿哈哈!你們會碰在一起，一是緣份，二是因為你們會許願是因為對方的緣故啊!你們想要向對方證明某些東西、把對方放在自己的願望裡，才會碰見對方的啊!」

的確!當時要不是白颯的認真，唐菓兒也不會決定進來夢境裡找尋常久以來想知道的答案，不過知道白颯也是因為自己才進來夢境的，唐菓兒想不到自己做了什麼事讓他放在心上的，白颯自己也搞不懂唐毅鈞的邏輯思考。

「白颯，你當初為什麼會來這間旅館？」唐毅鈞讓白颯重新回憶與唐菓兒有關的各種事物。

「我是看見雜誌上的報導才來這裡的，後來因為旅館發生一些問題，就認識了菓兒。阿...當時她因為你們的事對我弟弟的態度不是很和善，於是從雷梓縈的口中得知你們的事，就決定幫她找出真相，進而變成我想要了解『夢之城』的一個動力!」白颯在先前因為雷梓縈、雷皓房間靈異出現奇怪的旅客的緣故，而認識了唐菓兒。

當時得知她是老闆娘的時候，白紀羽問了她為什麼要那麼年輕就擔任旅館管理人，而她露出一言難盡的表情回答關於唐毅鈞和陸菲的事，白颯就暗中決定要幫忙她解決...

原來這個決心讓他跟她的夢連接在一起，也真的幫助了她解決了難題...

「謝謝你，我不知道你竟然一直把我的事放在心上...」唐菓兒感動的看著白颯，她以為他只在意白紀羽跟雷梓縈。

「嘶嘶~」一匹白馬從前方的森林中走了出來，似乎要接走白颯和唐菓兒。

「你們該走啦!你們不走，我就往火焰燃燒處走啦!」唐毅鈞只能忍痛的趕走他們，只怕待越久自己越捨不得走。

「別這樣...我們離開就是了...」白颯不想唐菓兒眼睜睜的看著自己的父親離開，於是話一說完就拉著她的手到白馬旁，然後一把抱起她到白馬上。

「爸爸...對不起，我之前誤解你和媽了...」唐菓兒雖然知道了一切為什麼會這樣發生，但她還是很懊悔自己對父母的不諒解。

「乖，一切都過了!好好的往前走吧!還有值得妳去留心的事!我和媽媽會在遠處守護你!」

白颯和唐菓兒坐穩白馬離開，她只是頻頻回頭看著自己的父親，而唐毅鈞給了她大大的微笑，揮著手目送他們離開。

夢醒了。

白颯深深的嘆了一口氣，想著人生就如自己的一口氣般的脆弱，一口氣沒了，就

走了。

唐毅鈞的話他還在慢慢消化，但他也下定了決心會好好照顧唐菓兒。

「白紀羽!白紀羽!」外面傳來雷梓縈著急的呼叫聲。

「又發生什麼事啦?」白颯趕緊過去替她開門，雷梓縈無視他，直接撲向白紀羽。

「你醒醒啊!不是說我回來後你就會跟著我醒來了嘛!你怎麼可以騙人!你醒來阿你!白紀羽!」雷梓縈在白紀羽又打又一陣亂喊的，而臉上的淚滴隨著她的情緒而紛紛落下。

「怎麼了?」唐菓兒一醒來就過來找白颯，發現雷梓縈趴在白紀羽身上哭的淚汪汪的。

「白紀羽他...他為了救我就犧牲了自己!」雷梓縈傷心地掉下這一句後，崩潰大哭失聲。

尋味啟示

郭子琳

這樣似乎有點多呢。我在心裡嘀咕著。拿起羹瓢淺嚐了一下。

味蕾只有微量唾液分泌潤和，還不到舌根處，尚未入喉，已作滾水。

果然還是不夠啊。另抓起一大把酸菜，放入，蓋鍋，轉小火。

我對食物一向是沒有太大太多興趣的。這並不是說我未曾嘗過好菜餚，或食些奇形怪狀，甚可說是怪誕的料理。但依舊是興趣缺缺。

剖開我對食物的觀感，像剝洋蔥般層層剝去後，會發現裡頭並無一核心內涵作為支撐。沒有發願吃遍世界美食，沒有妄想探索未知氣味，更沒有意願去理解米其林評價基準或分子料理的結構組成。只是吃。吃。然後延續生命。

為求方便與快速，可以囫圇吞棗，也可以單調乏味，每天吃著同樣的東西作為能量來源，不多，有飽足感即可，然後重複直到食不下嚥的煩膩感產生，才會搜尋下一樣物品作為替換，接著，重播。

我不太挑食，除了牛肉因家庭因素不食用外，甚少有我不吃的東西——好啦我承認，我不敢吃苦瓜（外型叫人不取教）和虱目魚（也不清楚為甚麼但每吃必吐）——在我生命裡。每當有人問我，或是小時候一些基礎作文、畢業聯絡紙上的「愛吃甚麼？」的問題，總是略而不答，頂多塞個薯條炸雞等等，標準型孩子愛吃的垃圾食物作為應付。我以為，我沒有愛吃的東西，也因此當我回神察覺時，那樣料理——準確來說是那道湯——已經消失在我的世界裡，很久很久。

記憶在我很小的時候便已開啟，所以我記得我最常問媽媽的問題之一便是：今天喝甚麼湯？酸菜湯。喔耶！

這似乎是每天必定上演的戲碼，連結了我的童年和現在，不斷地巡迴演出。

我屬猴，雖是猴尾巴，但動用對自己有利的小聰明的小機伶程度，完全不輸給真正的小猴子。只要當天的答案是酸菜湯，不消多說，立刻便有一只畫著卡通圖案的塑膠碗擺在仍在熬味的湯鍋旁邊。還沒有完全入味呢。沒關係，我先喝一點點就好。很燙，要小心拿喔。

我捧著碗，直接坐在方才墊腳的小凳子上，坐在媽媽腳邊，以碗就口，小口小口地啜著。滾燙的湯水將細嫩小嘴燙出一層表皮。急著嚐味，便把舌頭伸出嘴外，捲進一粒湯汁——先是嘗到熱氣，隨即感受到兩頰被酸的發麻，唾液大量湧出將酸的口感封存，延長了味蕾記憶的時間。像是上癮似的欲罷不能，即便辛苦的汗如雨下，也要專注地讓酸菜湯一口一口滑入食道，在那不過七公分短的味覺裡衝撞蹂躪，鑿刻出令人顫抖的酸麻。

那時起我就愛上了這道湯，並從此對它有所堅持。湯體必須清澈，湯色則略為偏黃，內容物務必簡單明瞭——酸菜、薑片與少許的鹽。味道很簡單卻能口齒留香，因此酸菜本身的酸度就是最大重點。

而這重點中的核心重點，便是必定要由爺爺親手製作。

我一直以為爺爺想必是添加了甚麼特殊秘方，才能做出如此獨特的酸味。不是嗆鼻具侵略性的口感，而是溫厚中帶有濃郁氣味的豐富層次，一波未平一波又起，陣陣薰風吹襲海面，揚起片片浪花般的餘韻回甘，讓人光憑想像便垂涎三尺的美味。然而聽媽媽說，爺爺的作法毫無特別之處，與他人方式皆同，看不出有甚麼顯著的差別。

印象中我鮮少親眼看到爺爺製作酸菜的過程，因此關於作法，我總採取保留的態度，但我永遠記得他存放酸菜罐的位置，就在廚房飲水機旁的角落，我的屁股下。

年幼的我不算多話，最鮮明的特點就是愛哭，而最大的興趣即是跟在別人後面走來走去。爺爺也是個謹言慎行的人，有些沉默寡言，但與他無聲的相處卻不會讓我困窘尷尬。每當我跟著他到廚房時，容易疲累的我，老是習慣把那一罐罐符合我當時身高的醃酸菜當成小板凳，毫不客氣地一屁股坐下，像是我的專屬寶座般安穩坐著。而爺爺總是淡淡地笑了笑，嘴角揚起的弧度很輕微，卻很明顯，彷彿一直在笑著般地彎著。我看著他做任何事情：擦桌子、找食材、替奶奶壓蘋果泥，或坐在長凳上與我對看。除非大人們把我抓起來，告訴我那是吃的東西不可以坐在屁股下之外，他不會開口說話（一方面是因為說了我也很少應答）——

「小孩子累了就讓她坐嘛！」

因此在我童年的記憶裡，爺爺不是大人，只是我爺爺。

在爺爺家，酸菜湯也是當時的必備品。幾乎在我有回去的日子裡，餐桌上呈現的湯品不是濃湯就是酸菜湯，而我總可以不吃米飯及其他的配菜，只是一古腦兒地灌著酸菜湯，似乎從未嚐過這層滋味般。但事實正好相反，雖然我對吃並不感興趣，可對於自己在意的事卻是執著的很，我很訝異爺爺家的味道與自家媽媽煮的如出一轍，一樣溫暖，一樣順口。常常一樣食材會因烹調者的不同，而有不同的呈現方式，表達出相異的口味來換取更多的青睞，可是爺爺的酸菜則非如此。即便是由不同的人掌廚，在湯鍋內同樣只撈的到酸菜與薑片。

「食物越是簡潔，越是能顯現它的風味，如果在簡潔到可稱為單調的想法裡，還能有所滋味，那就是真正的好吃。」這是爾後爺爺離世的這幾年裡，我對於食物最深切的感想。

我反覆思考著酸菜們之間的差異，為何由不同的人製作會有如此大的不同？也許食材本身的品質上就有所區別，但大同小異的步驟很難讓我對一項食物產生極端的喜愛或厭惡。味覺這件事很難釐清剖析，喜歡就是喜歡，反感就是反感，是很直覺、主觀的存在。而存在，是一個人或一項事物之所以存活的目的。

此刻我朦朧的記憶開始甦醒，記起了關於爺爺的一些生平，他的一生，似乎就是「等待」。

等待需要時間，而時間成就了耐心。

接連生了四名女嬰，終於盼到了一位繼承子嗣的男孩，之後再出世的女兒，彷彿像是完整了一個圓，怎麼開始就怎麼結束。

拉拔子女長大成人的過程，他也等待，等待著他們的獨當一面、自給自足；放下最為牽掛的家室，被部隊徵招前去作戰的煎熬時刻，他也等待著再次團圓的夢醒時分；人生不過圖個溫飽，之於生活，清困的經濟讓他學會刻苦勤奮，平心靜氣地等待黎明破曉後，柳暗花明的光明與感激；甚至於最後，在人生的最終旅途上，他也是等待，從容不迫地與死神以勢均力敵之姿，完美落幕。

爺爺擅長包容，但在配合協調他人之際，又保持著自身的堅定。

就像酸菜一樣。

經過無數個日子地艷陽曝曬，翠綠的高麗菜才能進展為乾皺卻爽脆的菜乾，看似犧牲討喜外表的皮囊，實則換來更長久的賞味期，對於窮苦人家來說，無非是一道經濟實惠又可口的食材。

煎。切成碎末與蛋液混合後，便可進化成菜脯蛋的變形版，菜乾蛋。

煮。加入薑片與少許鹽巴調味，即是一道簡易美味的酸菜湯，或是加上客家福菜和肉片，搖身一變成為客家福菜湯的豪華升級版。

炒。與碎辣椒一同拌炒，逼出酸味與辣味，就是一道下飯的開胃熱小菜，亦可與原住民的山豬肉做搭配，也是道不可多得的創意菜餚。

但無論是與何種種族料理做配對，是紅花或綠葉，在吸收了各種迥異氣味和烹調方式後，酸中帶鹹，酸中帶辣，它皆不曾失去自身的風味，藉由微酸的口感帶出更多階層的可能。在與人合作的同時，卻也不忘初衷，忠於自己本身的價值，才是活出真正的自我本色。

爺爺要留給我們的，最深層的意義，或許就是這個吧！

時間。

時間能改變所有，同時卻也甚麼都改變不了。它無法讓已仙逝多年的爺爺起死回生，也改變不了親人心中的一份空缺。可是它終究仍改變了一些甚麼。

它讓曾經的秘密浮現。無須冗言贅字敘述，我便自然而然理解，原來爺爺的酸菜如此令人回味的秘訣，就是在於它存放夠長久的時間。

不如生意人急於賺取利潤，或是克制不住食慾而提早開封，爺爺製作的酸菜總是比別人多放了更長的一段時間，讓光陰的白馬來回奔馳，直到人生的酸味逐漸滲入，昇華為過往雲煙的雲淡風輕，輕描淡寫地坐看雲起時，笑看浮華人生。

一點滄桑、一點無奈；一份生活的苦楚、一份堅定的希望，交叉相容編織成生命的韌性，有著新鮮高麗菜的清脆，也富含了高麗菜乾的風味。在人生五味——酸甜苦辣鹹裡，酸為其首，也是味蕾最易辨別的味道，令人退卻，卻又叫人深深著迷。就像時間。它沖刷了我們失去的悲痛，洗滌了過程的憂傷，只留下回憶在記憶深處發芽茁壯，長出一株幼苗在心田之上，在已乾涸的沙漠之中。我以童年零碎的片段拼湊，用電影的「蒙太奇」手法交代細膩，剪輯出一座牽繫著過去與現在的橋樑，座落在我不曾留心的地方。顯眼。低調。

我以為，忘卻的事不復記憶，但其實身體已替我們牢牢傳記。

說是第六感也好，湊巧也罷。關於時間，爺爺總是處理的得心應手。後來我才明白，他離世前的幾個月，忙碌的手是為何不曾停歇。

不是與時間賽跑。不是。而是藉由時間來成就延續更多的時間。

他製作了數大罐酸菜，一如往常存放在邊界。那是心痛的邊界，也是思念的起點。每當親人們想他的那些年，只要打開沉重的瓶蓋，撲鼻而來的酸味，就彷彿從前在蔥田中辛勤勞動的他的汗水，那樣讓人久久不能自己。

像隻貪婪的狼，我們拚命攫取，無底洞似地享用消逝的曾經。

「但這是最後一罐了，」大姨說道，「爸生前做的最後一罐酸菜啊……」。

該讓它像爸一樣，風光謝幕呢。

因此那次圓桌上的酸菜湯，出現了許多原先不該出現—或是說我不容許—的東西。旗魚骨肉、排骨、玉米、客家福菜……，熱熱鬧鬧地在同一鍋湯裡展現自我。看似怪異的組合，亂入的情節，入喉那刻卻沒有絲毫違和感，反而以一種亂中有序的舒適安慰著我。

如同爺爺離家的那天。

光鮮的、窮酸的、熟識的、陌生的、潸然淚下的、哀戚肅穆的。相異的外貌，相同的哀痛，祝福他無病無痛、一路好走。

從那之後，我便不曾再喝過酸菜湯。

直到今年初春的一個傍晚，廚房又再次飄來熟悉的酸味。

喝喝看。媽媽說。大姨憑回憶照著爺爺的做法做的，我用旗魚骨熬湯頭，裡面還有加瘦肉片喔，這樣妳就不用吐骨頭了！

我淺嚐一口。

完全不一樣呢。我說。從氣味開始就不一樣了。果然還是無法重現吧？

畢竟做的人不一樣嘛。要重現也不可能了，就當作是大姨的味道吧！

時間敲醒了我。告訴我，去記憶自己想保留的東西。用心去記。

那是大姨做的酸菜，但認真說起來是媽媽的味道，就好像她們姊妹倆利用酸菜湯，和天上的父親再次團聚一般。

媽。我邊喊她，邊喝完碗中的湯。又掀開鍋蓋。這次盛了滿滿一整碗。

有空……就教我煮飯吧！

黑暗裡面的音樂

林玠芷

跟著人群移動，感受各式各樣的體熱與氣味。不可思議的時刻，我們都在一起。鼓動的心臟，還有像火花一樣的語言，我好像聽到某種因為表面張力飽滿而漲裂的什麼。我溫暖得想哭。

——我們在這裡，向著臺北一〇一，正要跨年倒數。

冷冽的風吹襲，那麼冰，像是灼燒。有股寒氣在骨頭的深處錘打，但他們圍著我，人群暖烘烘，四面八方擠過來的聲響也可親無比，像一大票狗甩著尾巴衝了過來，以最大的熱情飛撲，噴了一身濕淋淋口水。

我很幸福，即使人生依然殘缺，但已經是幸運的了。

市政府前，台上演唱者相當賣力，以音樂和我們取暖，以想要快樂的意志與冬夜對抗。小子、阿P、柔柔、翔與我陶醉在那些好像會發熱的節奏和語詞，身體自然而然地搖擺起來。

每個人都笑得很開懷。我不是臺北人。我想到那個從來都只是模糊光影、但溫柔無比的故鄉。我的南方在心的內部，充滿美麗氣味的南方。一個文化氣息深深地潛入巷弄裡遍布，無比優雅、美好的地方。

在很長的一段時間，我總是置身在黑暗，沒有漫舞，也沒有跟什麼作戰，就只是一個人站在那兒，石像一樣，全身僵硬地站在黑暗的盡頭，不進也不退，哪裡都去不了。我被迫停止，被迫一個人站在真實凌厲且切膚地存有的黑暗之中，除了媽媽以外，誰也不能接近我，或者說，沒有誰會想要接近，直至來到臺北讀大學遇見這群死黨。他們慢慢把我從幽黑的泥沼裡拖出來，翔也是。我們聚在一起，驚奇地目睹光明其實來自心的深處。

——要有光，就有光。

——光不需要上帝給或命名，光好端端存在於內部的細節。

我記得媽媽說：不要討厭黑暗，黑暗是你的天賦，更可能是你的禮物。

一直以來，我抗拒相信如此安慰口氣的話語，但眼下卻明白過來。某些東西跟著我是有意義的，它不是詛咒，也未必是什麼折磨，而是贈與。有些消失不一定是消失，反而是擁有了另一種。

他們三個在唬爛打屁，翔繼續大笑，我也是。在一年的最後時光裡我們開心到完全綻放式的大笑。柔柔、阿P和小子瘋了似的笑。在無盡的人海，五個人猶如小水滴般，奮力晃動我們的實有感。縱然是微小的，但我們還存在。

阿P：「等一等超級樂團五月天就要來了，你們興不興奮？等一下跟我一起賣力吼叫——」柔柔吐槽：「他們早就不搖滾，根本是在販賣假裝反抗但實際上

卻是要順服在體制裡的偽搖滾。」阿P：「現在的搖滾體質早已改變，跟以前的搖滾不一樣了。」小子：「對啊，搖滾為什麼不能販賣？如果有人想聽，就會有人跳出來唱啊。在愈來愈冰冷、硬化的世界，就算他們不再真正叛逆什麼，但至少也產生一點溫度。」柔柔：「我更喜歡陳綺貞，因為她還會歌頌失敗者。啊你們咧？」我說：「其實我喜歡雷光夏。」翔立刻附議：「哦，真的，她的《黑暗之光》好棒，你們聽過嗎？」……

終於通過考試、可以上大學的時候，我十分焦慮，生怕自己應付不來，收到入學通知後仍然不知所措。我從未離開讓人沉穩又安定的家鄉，一個人到遙遠的城市居住，這件事像一大群螞蟻鑽到我的心裡嚙咬。我害怕。媽媽知道我被畏懼綁架到更深的地方，她卻不像以前一樣抱著我，對我說一切都會很好。媽媽保持沉默，即使緊牽我的手上火車，渡過幾個鐘頭台鐵與捷運交換乘坐的時光，她也只是安靜握著我的手，什麼都沒有說。

送我進入宿舍，安置妥當後，媽媽才說：你已經是個大學生，你得帶著與生俱來的黑暗一起行動。你一定要靠自己的力量移動。好嗎？媽媽的聲音是哽咽的，我知道，她的裡面也有什麼正在碎裂。但她不得不讓我適應這些。

從小她就不要我軟弱，備受保護，她讓我像個正常的小孩子一樣活在其他學童之間，她要我懂得失敗的用處，她放手讓我去走，走自己的路，受自己的傷。而在我被挫折壓倒之際，媽媽總是第一個抵達我身邊。

她的眼淚是燙人的金屬，滴在我肌膚上。我感覺媽媽跟我一起疼痛和悲傷。

媽媽只是想教導我：再怎麼弱小無力的人，都能有強悍生存的能力；再怎麼充滿破綻的人，也都有快樂歡笑的權利。我不應該放棄。放棄不是別人的錯，不是這個世界對我不好，那是我自己的選擇——

而只有我自己才能決定，我是誰，我是什麼。

在五月天登場的超 high 演唱後，台上主持人正在訪問，大部分還在現場的表演者都被請上舞台，當然還有大大小小的官員，他們正熱烈地討論來年的發展與期望。未來的性質似乎也愈來愈明確、清晰。

最近死黨們找來一本《盲目》讀給我和翔聽。其中有一段我隨時可以完整毫無遺漏地背誦：「恐懼會導致失明，戴墨鏡的女孩說。這話再實在不過了，我們在失明的剎那之前便早已失明，恐懼使我們盲目，也會使我們繼續眼盲。是誰在說話，醫生問。一個盲人，那聲音回答，不過是個盲人，我們這兒唯一不缺的就是盲人。接著戴黑眼罩的老人問，一份盲目需要幾個盲人來構成。沒有人回答得出來。」

它是我小小的人生裡聽過最迷人的說法。一份盲目需要幾個盲人來構成，我希望它是在我努力過而終於不得不死去以後的墓誌銘。

而我也忍不住要往下想：或許整個世界的盲目，並不只由幾個盲人構成，而是所有人都在構成這份龐大、無孔不入的盲目。我總是對視覺想像的事充滿興趣，

我幻想著在盲目的人種裡唯有自己能夠看見的孤絕，那樣清楚的眼界難道不是另一種絕望？所謂的看見究竟是怎麼一回事呢？就像我最喜歡的作家波赫士，他雖然失去視力，只看得見澄澄的一片昏黃，但他卻能顯示世界的無限可能性，經由文字重現，讓我聽見他的夢與時間——這樣難道不能算是看見嗎？

然後，我聽見所有人一起在冰冷的氣候裡熱烈且振奮地喊著。聲音非常高亢、響亮，好像可以穿透宇宙，直接抵達上帝的視聽似的。「十。」「欸，記得祈禱翔的電影大賣。」「九。」「八。」「還有要得最佳演員啦。」「七。」「六。」「五。」「翔要是拿了獎，我們包車去環島旅行。」「四。」「好。沒問題。我出錢哦。」「三。」「二。」「大家一起去吧。我們一起去！」「一。」

「2012年來了，新年快樂，Happy New Year！」而後，煙火猛烈地炸開，伴隨著歡叫人聲以及濃濃煙硝味。我們擁抱彼此。擠在人潮間，我由衷地喜悅。因為這群人接受我，他們並不只是保護我，他們接受我，打從心底，他們把我的缺陷當做一種自然的東西，像是他們之中有人有狐臭，有人有香港腳那樣，很自在的跟我相處，從大學開始到現在都沒有變過。

此時，耳旁彷彿又聽見電話裡知道我要去跨年、很是開心的媽媽在說話。倒數時，除了希望翔的電影順利外，我也希望媽媽的身體健康。從小到大都是她在照顧我，讓我可以理解自己的卑微，讓我不被陰影撲倒。現在，我不再是大學生，我已經成為可以獨立生活的社會人，還有願意克服各種困難帶著我和翔一起來到一〇一進行跨年的好朋友。

——媽媽，我正在靠自己的力量移動，妳是不是看見了呢？

而我也記得那本小說一開始引用的句子是：

「若你看得到，就仔細看\若你能仔細看，就好好觀察」

但它沒說如果看不到呢？像我一樣的人究竟該怎麼辦？

我看不到，不過，我可以聽，仔細聽，而只要我仔細聽，我也就能真正地觀察世界。我相信是這樣子的。認真傾聽，然後就能看見。看著幸福的天使降臨並慢慢通過，看見上帝的微笑靜靜緩緩地在我們的靈魂裡漾開。

在此時此地，我們都在一起，我、翔、小子、阿P和柔柔，我們，在這裡，以人最柔軟且深刻的姿態摟抱，交換五個人份的體熱。一〇一的煙火攜帶我們對彼此的祝福，在高空愉悅地噴發。而我聽見璀璨的翅膀正在揮動的聲音。

——聽見煙火的形狀，聽見黑暗裡面的音樂。

還有，我們暖暖鼓動的心跳。

媽媽也是。我感覺到媽媽也在這一團溫熱之中。而北方與南部的距離歸零。

就是這樣子的，在人群的最裡面——

我聽見。我聽見了。

我們都聽見了。

外公，想你了！

胡爾雯

外公，好久不見！最近好嗎？搖晃的歲月讓人朦朧，一眨眼的功夫已經四年了，時間在這一剎顯得特別快速，一杯沙漏已無法比喻，相信在無限的時間裡，依然保留著那些年與您相處的那一段美好的記憶。

您走的那天非常的戲劇化，讓全家人都忘不了，那時的您已回復到嬰兒時期的模樣，握著您的手，您就抓著很緊，看著我一直笑，我也一直對您笑，因已待三天，媽媽說您的病情應該穩定了，才坐車不到二十分鐘，外婆來電說您快不行了，我們趕過去又觀察您一陣子，當下氣氛非常凝重，大人們都不說話，媽媽一直哭，我就和您說話，說以前您如果發現我們做錯事，就會拿著蒼蠅拍追著我、弟弟和妹妹們，您是氣呼呼，而我們是跑到笑呵呵，還有每次要找人買東西或做事時，我們就躲起來和您玩躲猫猫等之類的趣事，您好像知道我和您說話，您就笑了，媽媽也笑了，我們就安心回台北，但才到台北剛到站還沒下捷運就接到噩耗，火速又再轉頭坐回屏東老家，中間都沒停留，至今媽媽還保留那時來回高北的高鐵票，偶而會想起就跟我們說那天的情況呢！

那對您的印象是什麼呢？因媽媽工作在北部，所以可說是在外公家長大的，又因我是最大的孫子，會帶表弟及表妹們做一些您覺得不對的事，您就會把我們叫來排排站，不會只罰我一人，然後講好多做人的道理，我們都快睡著了，您看我們好像很明白您的話語就氣消了，就帶我們去逛雜貨店買零食，而且您再怎麼氣也不會打我們，雖然感覺您是很生氣好像要打下去，但都沒有，最後還會買糖給我們吃，所以我們都很喜歡圍在您身邊。

您很愛外婆，不讓外婆太累，所以很會做家事，所有的家事您都全包了，有時會把我們都叫來，表演怎麼掃地、拖地、收垃圾、折衣服及整理房間等等，要我們學習日常生活中的一些鎖事，您說若這些小事都做不好，那以後還能做啥事，那時年紀小，都不懂外公的用意，只覺得外公好囉唆，一直吵，現在想想，其實有些話都已深深影響我，因您以身做則，讓我在成長過程中也有您的樣子，在生活作息中，都有條有理，與人相處也很和氣。

我們也愛聽您說您的故事，說您從前是怎麼當軍人，怎麼來臺灣，怎麼娶外婆，怎麼環境下養大媽媽與舅舅和阿姨們，其中最有趣的事是相親的故事，但我們幾個小蘿蔔頭每次聽著聽著就睡著了，您就大笑，您的笑聲很爽朗，您一笑我們也跟著笑，外婆就會說外公儘說一些以前無聊的事，但我覺得一點也不無聊，我當故事聽，外公所經歷的事真的很奇妙，我只覺得新奇好玩，況且如果哪個環節不這麼接著走，那就沒有媽媽也就不會有我。

我最記得每天早上您都會做早餐給我們吃，有煎餃、蛋餅、烙餅、水餃等，

叫我們起床及準備上學的東西，放學了又有點心吃，有時會帶著一家大小去旅遊，上館子，買東西，媽媽回來時，您還會給媽媽零用錢，我那時就知道您很愛媽媽也很愛我們，在外公家的那幾年真的很快樂，看著您很開心的為我們做的一切，也很高興我們都住在一起，後來我們國中後媽媽就帶我和弟弟回北部，只有寒暑假才能回到外公家玩，所以相處時間變短了，那時的我也正忙著和同學在一起玩，比較少和外公說話了。

漸漸的您行動不便了，口齒不清了，耳也聽不見了，您仍然還是不斷的教我們做人處事的道理，雖然我也長大一點了，但還是會覺得您怎都沒變還是和以前一樣愛教訓人，我也還是帶著弟弟及妹妹們亂跑，而您也一直縱容我們，讓我們無憂無慮的玩樂，您不曾在我們面前顯現出您的不舒服，您依然做您覺得您該做的事，或教些什麼給我們，所以當您生大病時，大家都驚慌失措，尤其是媽媽，因媽媽的工作無法照顧您，那時您還能說話，您說沒關係，工作要緊，記得那時若接到電話媽媽就會帶著我們回來看您，媽媽都會跟我們說外公病的很重，要時常關心外公，因您那時情況已很不好了，若有情況不定要請假去看您。

當我看著外公從之前很有力氣的叫我們做事或教訓我們，帶我們出去玩，幫我們看功課，教我們一些日常生活要注意的細節，到慢慢的坐輪椅，之後到躺著不能動時，我就感覺時間的無情及歲月催人老，也頓時想明白一些事；我長大了，您老了、我會玩了，您不能動了、我想聽你說了，您不會講了、我正要跟你學習時，你已忘了、我要感謝您的教導時，你再也不會知道了。

經過這幾年在外求學或工作中，總是會遇到困難或不如意的事，我就想起您，想說如果是您遇到了這些問題或瓶頸，您會怎麼處理呢？因您的人生就像在大風大浪行船般，最後平安靠岸，當我疲倦軟弱的時候，您那充滿力量的聲音及話語，就會在我心中響起，常常令我淚流滿面，所以每當我感到無能為力的時候，總是沒有逃避的去面對一切，去解決問題，我知道我還需要更努力，每當此時我就會覺得對不起您，因為您是怎麼教導我的，您一生就是我的榜樣，我怎能不盡心盡力去完成我該完成的任務呢？

這時想起了您走的那天，如此的突然，但看著您安祥的臉龐，即使是難以接受，我還是為了使您安心，眼淚狠狠的流入我的心，此時此刻我又想您了，過得好嗎？我知道，我該做些什麼，因為您已為我們做了太多太多，我們也要從中學習你的樣子，我想您一定還想念著我，想念外婆、想念我們一大家的人，家人都好想您，母親更是想您，她總是說外公最疼她，什麼好的，用的，吃的，她都是第一個先選的，既時孫子已一大堆了，媽媽還是第一個先選，令我好生羨慕呢。

外公！跟您相處的那些年，您看著我們嘻笑玩樂時，那不懂事的我還小不知道什麼是關心，不知道您用心良苦，雖然覺得您的話很有道理，但還是不聽你話一直跌跌撞撞，現在我長大成人，經過很多事情後也明白當時您的教悔時，您卻已經慢慢的老去，當我們正在外地學習沒空回來陪您時，您已離開了，樹欲靜而風不止，子欲養而親不恃，您知道嗎？母親最大的遺憾，就是沒有時間好好的照顧您，您走了，她很是難過，那個熟悉的家裡，曾經的嘻笑和歡顏，沒有了您的

家還是原來的，然而已經變了模樣，我知道您依然看著我們成長，在我心中您是最敬重的外公。

現在我們回來了，都在外婆身邊照顧他了，您是不是很高興啊！因為我們知道您最放不下的是外婆，媽媽了解您的，我也看到了，外公您、外婆和母親，讓我知道只有親人最重要，我們都回到外婆身邊照顧他，關心他，把之前來不及對您的愛，我們都給外婆了，讓他不那麼孤單無助，而且您那麼愛外婆，我們怎能不幫您多愛外婆呢！外公，您看著我們跟著您的腳步，正走著我們自己的人生，您是不是替我們高興，我們都長大成人了，都沒辜負您對我們的教導，我會努力去做我該做的事，因為我的路才走一半，外公！您的故事會延續下去，因為您永遠在我們心中，你的孫女不會忘了你的，他永遠想著您。

慟

賴歆雅

令人惆悵的音符迴盪著四周，空氣中散播著嚴肅的呼吸，一塵不染的黑頭車反射著刺眼的陽光，極力想掩蓋車頭上慘白的花圈，街道也在烈日的照射下顯得一閃一閃的，驚心的哭嚎凍結了令人鼻酸的畫面，剎那間，悲傷在心裡不停地打轉，淚水早已在臉上撒野，腳像踩進水田般沉重，一步拖著一步，一步絆著一步，每步都像隔了世紀之久，身心也沉入無邊際的黑暗及曾經被留在時光夾層裡的過去，我的世界進入 slow motion……。

（向死者行第一拜）頓時間，大腦一片空白，像被沉默蛀蟲慢慢一點一滴，啃食我理智的心理；強裝鎮定，掩飾內心的悲痛，極力扯出難看的笑容，撫慰著腦中的不願，「思念」就像餓壞的孩童一樣，極力想把那努力維持跳動的心，像囫圇吞棗般，一口吃下肚，關愛的雙眸像是溫暖的雙手撫慰著回憶裡的面容，童年的記憶，像舊式放映機一樣，黑白的底片一幕幕在眼前飛快的轉換著，奶奶和藹的笑容仍然溫暖照著我疲倦的身心，在蟬鳴聲的午後，後院樹蔭下，老舊的躺椅上，那藏不住歲月痕跡的雙手，細心呵護住嬌小的身軀、沙啞的閩南老式腔調，吟唱著流傳百世的鄉間民謠，瀰漫在空氣中，彷彿在炙熱的夏艷增添了一縷柔情；平凡的歌詞，在幽靜的時光裡，表露著對孩子的寄託，溫馨的樂曲，撥弄著心湖的漣漪，盪漾著回憶的小船，盪漾著，盪漾著……，孩子把沉重的眼皮闔上。當眼睛緩緩的睜開時，眼眶中的淚水，像北極冰山遇見烈陽一樣，終將融化，眼前僅剩模糊不清的景，飄動著、飛舞著。

（向死者行第二拜）木魚一聲、一聲、一聲敲擊著，佛珠答答答的撞擊，像是敲撞著我的心、我的肺，刺痛我每一次的心跳，讓我無法呼吸，撥動著我思念的神經，淚水像是要錢一樣，一次又一次衝擊著我的眼矇，眼前事物終究化成霧茫，划向天際，凝結成白霜。老舊的自轉車ㄍ一ㄍ一的作響，滿佈皺紋的雙手，強而有力的握著怪異的車把，傷痕肆虐的雙腳踩著踏板，身後的孩子緊緊的抱住被養家的重擔彎成佝僂的身體，黑鏽的自轉車依然向前行，佈滿塵土的擋泥板上的車牌，依舊可見宜蘭縣0五七九三，這是她的嫁妝，也是她唯一保存下來父母給的東西，歷經滄桑的痕跡訴說著「人生」，抬頭仰望奶奶的身影，倏然間回到一九五零年代的街道上，剛滿二十的婦人，烏黑亮麗的黑髮，白裡透紅的臉頰，一襲碎花洋裝，騎著最丁一丫、夕丫的富士霸王車，載著剛滿三歲的兒子，哼著愉快的民謠，努力不讓剛結束的戰亂，影響兒子純真的童年。現在，我看見歲月無情的染白她的頭髮，時間刻花了她的臉頰，回憶侵犯了她大部分的生活，她訴說當年戰亂時逃亡的景況，我似乎感覺那如命運般的選擇題，在擁擠的人群裡，為當年期盼與失落、重逢與分離的為難情緒萌生。背後的辛酸，刻骨銘心的故事，卻是相遇與分離的宿命。自轉車行至路的盡頭，可惡的陽光擋住了我的視線，自

轉車反射出刺眼的強光化成天上的光點，白茫茫的一片，蒙蔽了眼前的視野，只有那放肆的木魚聲依舊響著。

霎那間裡，木魚轟轟作響，道士手上的佛珠飛速的轉動著，在唇齒一開一合間朗誦著大悲咒，合奏一場打擊樂，每一個聲響都陣陣敲打著眾人筋疲力竭的哭聲，隨著悲痛黏著思念與記憶留給回不去的美好時光中，我的耳膜漸漸無視著所有的音波、雜聲，耳朵卻響起陳黎的那段話「朋友死去，然而他們找機會回到我們的體內再一次死亡。不知道是因為他們生前的音容太鮮活地存留在我們心上，或者我們根本不再想起他們，我們幾乎忘了他們已經死去」眼眶已乾涸，只剩滿面的淚痕，心中明瞭原來思念是那麼的勾勒人心，讓人失去記憶，讓人無法自拔，讓人自欺欺人的忘卻他們早已離我遠去，天人永隔的死亡真的如天長地遠，切斷你我的緣，隔出最遙遠的距離。我緊握住淌血的心，是那切不斷的永恆的感情化成腐朽的思念，所有的過往奔湧於心頂，當我再次望向面前的奶奶，我的時空靜止了。

（向死者行的三拜）「一切難以理解的，終將真相大白。當生命熄滅的時候，灰燼裡剩下的卻是真金。生命奔騰著，消融下去，降低著溫度……但是，正是在那最後的閃爍中，包含著生命行程的全部經驗。」當葬禮的一切消失於眸前，當憂傷的樂曲不再隨風飄揚，當哀傷的送葬隊遠去，留下路旁的女孩，早已用淚水洗淨地面上的哀愁，再見了消逝的過去，再見了那不曾掀開的回憶，永別了我最親愛的奶奶。

外婆的傳統服飾

顏雪梅

「衣服」從古至今是每個人不可缺少的生活必需品，因為每天出門都要穿。但對我們原住民而言「衣服」卻有著不同的獨特樣式，當衣服繡上每一針每一線時，都代表著許多不一樣的意義，有從前的回憶、對家人的思念、還有古老的傳說、以及傳承給後輩們的意涵和重要性。

小時候我常看著外婆坐在她專屬的小板凳上繡著傳統服飾，外婆也都會叫我看著她繡山地衣服，而我也靜靜的坐在一旁，外婆的巧手總能將不起眼的衣料繡的栩栩如生，猶如真實情境般，而我就像看著表演一樣敬佩著。而外婆同時也會一一的述說每個圖騰上所代表的不同故事，如：「人蛇之爭」、「射掉九個太陽」、「女孩變老鷹」、「山羌頭上的疤痕」等等的傳說故事。在外婆高低轉合的聲調中，我都會專心聽著不敢有所鬆懈，就怕漏掉了其中一個細節，而我總能聽著聽著卻不自覺地跟著一起進入故事情節之中，想像著自己是故事裡的主角，勇敢和堅強，做任何事也都要學會分享，和用最美麗、為真誠的歌聲來回報給山神。有時外婆也會高歌一曲，哼著我們布農族最傳統的古調，在外婆宏亮的歌聲中我依稀還記得是這樣唱的：「打撒 魯撒 倒 吧 一馬 怒 比 杜 發……」，每天聽著我很快也能跟著哼幾句，在不知不覺中外婆就又完成衣服上的一幅圖騰。在縫製完成的當下，外婆都會告訴我在每一件衣服上都有著先人的祝福和庇護，保佑一家人在一整年都能平安順利，獵到更多的動物和農作物豐收。外婆還說：「雖然在製作傳統服飾很耗時，但它能象徵著我們布農族的文化、我們的語言、我們的根，和我們在過去的歷史中不可抹滅的存在，所以仍該保留著『山地衣服』，不該被外來族群的同化和不該被遺忘的傳統」。當下的我懵懵懂懂的不太明白外婆所說的意思是什麼，但現在的我也許能明白外婆當時的堅持。

至從上了國中之後就到外地讀書，來回的路途遙遠所以久久才會回家一次，而外婆會常常會打電話給我，跟我說要記得常回家，別忘了回家的路怎麼走，每次聽見外婆的聲音總能讓自己不安的心情感到踏實。我還記得在那年高三回到部落時，我站在遠處看到外婆依舊坐在那張小板凳上，佝僂著腰，和不自覺顫抖的雙手及逐漸模糊不清的雙眼，可是外婆不再縫製任何一件傳統服飾了，而是默默的坐在那裡，專注地凝視著手中握著的山地衣服，而長嘆了一口氣。當下的我紅了眼眶，對我內心的衝擊極大，怎麼轉眼間一切都改變了，往日那開懷大笑、談笑風生的外婆如今眼神中充滿憂鬱的神情，好像是在透露著逐漸落寞的文化悲哀和難以抵擋的現代化所帶來的衝擊。

但外婆所擔心自己族群的文化會消失，可是對我來說並不是滅亡，而是一種新的開始、新的歷史，因為舊有文化和外來文化的融合才能帶來更多樣的新歷史。

內心戲

盧一涵

夜裏，我打了個呵欠，慵懶的和小花貓趴在紙箱裏。來到這個家也快兩年了，在這寒冷的冬天，我們都怕冷，只能擠在箱子裏，相互取暖，才不至於讓自己凍死。

過去，六百多個日子以來，每天一張開眼睛，她就會陪我玩耍，餵我吃東西，偶而抱抱我，和我說話。我不是很清楚當初怎麼會跑到這兒來，只知道剛來到這裡時，她看我的眼神充滿厭惡和嫌棄，彷彿在透露著：這髒東西怎麼會跑來這兒？

我充滿警惕的望著她，喵喵了幾聲，接著落寞的垂下頭。這時，我感覺到東西朝我腳邊丟了過來，我驚嚇的跳開，正當轉身逃跑時，眼睛的餘光瞄到有塊食物，餓了好久，我抗拒不了撲鼻而來的香味，高興的跳向前，低頭吃了起來。

再度抬頭時，她早已不見蹤影。接下來的幾天，我每天都去找她。剛開始，我只是在附近遊蕩，不敢太過於靠近，不知從什麼時候開始，她慢慢把我當寵物看待。我明顯得感覺到被寵愛是件多麼幸福的事情。打從出生時，我就被遺棄在某個髒亂的地方，只能去尋找垃圾桶有沒有吃剩的食物，喝著骯髒的水，才能勉強繼續存活下去。還時常被路上的人們追趕。我們只是廣大宇宙中一個星球上的弱小生物，求生的本能使我存活到現在，可我卻不懂生存的意義到底是什麼？我就像被遺棄在一望無際大海上的一根漂流木，不知道該何去何從。

直到來到這兒，我的生命開始轉變，我就像是被疼愛在心上的寶貝。記得有一次，她父親緊緊抓住我，把我強行塞進袋子裏，我受到極大的驚嚇，內心的恐懼彷彿在提醒著我，又要再度被遺棄，我只能不斷的反抗。終於，尖銳的指甲劃破袋子，逮到空隙，我飛奔地跑到車子底下躲起來，過去那段日子從現我的腦海，我感覺到全身都在顫抖著。接著，我從車子底下看見她激動的說話著，是為了我嗎？我不是很清楚，只知道下一秒她朝這兒走了過來，我遲遲不敢向前，直到她拿出食物誘惑我，才緩緩走出車下，她立刻把我抱進懷中，小小的身軀顫抖了一下，她溫暖的手輕拍我的背，不時撫摸我的頭，直到卸下心防，我安心靠在她胸口上。

直到鳥鳴聲把我從夢境中喚醒，我眯起眼看著四周，天漸漸破曉，我從箱子裏跳出來，伸了伸懶腰，穿過門縫，走出門外，慵懶的漫步在空無一人的街道上，冷清的樣子一點都不像有新年的感覺。回到家，我看見那個人，雖然這段時間他有幾次把我丟棄，但都被她找回來了。他見到我，拿了塊食物給我吃，我緩慢的走過去，低頭吃了起來，突然，我感覺到身子一輕，看見他嘴角上揚，我知道我再度被他抓到了，而這次不管我怎麼反抗都沒有用，他騎著車快速衝到方圓五百里外，把我關了起來，我看著周圍陌生的環境，發出絕望的哀號。眼一瞥，我看見紗窗上有個空隙，想也不想就直接跳上去，努力地想要從窄小的縫隙中逃出，

好幾次險些把指甲折斷。

終於，我鑽了出去，周圍都是從未見過的景象，高大的樹木，凌亂的雜草；我像是發狂似地，飛快穿梭在樹林間，試圖想找到回家的路，但卻徒勞無功。打從出生起，我就沒有家，那短暫的六百多個日子卻是最美好的。此刻，我感覺到我的心正在劇烈跳動著，找不到回家的路使我惶惶不安，只能憑著本能不斷的向前跑著。天空忽然想起一聲巨響，接二連三的煙火使我受到極大的驚嚇，膽小的我立刻躲進樹叢裏，只能祈禱趕快結束，但卻事與願違，直到我累倒在樹叢間，沉沉睡著。

再度醒來，早已夜幕降臨，看著黑暗的四周，這才想起早上所發生的事。抬眼，我望向天空中的星辰，多麼希望這只是場夢，睡完一覺後，我依然是被呵護在掌心里的幸福寶貝。眼前突然突然矇矓了起來，我感覺眼角有些溼意，原來動物也是會流淚的嗎？我苦澀的想著。四周黑暗沉寂，而今晚月色如銀，皎潔的月光為四周帶來一絲光明。此刻，我彷彿被全世界遺棄般，一動也不動地縮在草叢裡。

夜裏，越夜越寒冷，我早已餓的眼冒金星，身體就快要支撐不住了，多麼希望就這樣死去。活了近四年多，一大半的時間卻流浪於路邊，過著艱苦的生活。我不是很懂，同樣作為地球上的生物，為何卻有著天差地遠的對待？到頭來，我終究不懂生存的意義。

當靈魂裝錯軀體時，我們只是渴望能被世界擁抱著。而那些醉人的回憶，彷彿是場虛幻的美夢，只是上天慰藉我這段時間的空虛，同情的施捨。

花的嫁紗

郭子琳

天空藍得太美 世界滿得太危險
花神禁不住落下一滴淚
掉入客家庄邊那株老樹上
白了整個四月天

妳說南國沒有櫻吹雪
只有滿腔飽和色彩亂了這季節
但我想是妳的一襲客家藍衫
艷了眼底一波春水 盪漾在我心中的小船
翻覆醉臥在一片湛白的桐落雪
摺收了萬千甜言在妳的手提包內
而包面開出的一朵朵小花 證明是妳
偷走了春天最燦爛的渴望

妳談論著青春 盡是錯與不該
無從描繪的美 就連字典也是多餘
妳說 拿起刀片便削碎了整部詞彙
向上拋空的形容詞 緩緩飄降在桐花大道上
承受不起的便輕聲顫抖
落了滿地優雅在妳身後

烏黑髮稍騷擾著遍地雪白片片
妳回眸 我才驚覺
前世妳的嫁紗竟是我此生最深的愛戀

然此時的妳已成為一首詩
是我解讀餘生最眷戀的顏色

幸福的味道

王微涵

當我覺得受委屈時，
默默地輕撫我的頭，
那雙布滿厚繭帶有一絲煙味的手，
是我童年最熟悉的，
二叔，您的味道。

當小學舉辦母親節活動，
得知媽媽不能到而負氣大哭的時候，
隔天默默出現還刻意穿著花襯衫及涼鞋，
緩緩向我走來開口紅艷的檳榔痕跡及濃濃的酒氣，
是我記憶既不捨又恐懼的，
父親，您的味道。

當我被獨自拋下，
含辛茹苦地將我拉拔長大，
用體力和著麵粉及陷料作出的大餅供我讀書，
不管什麼要求都答應我臉上露出慈祥的笑容，
手在圍裙底下盡力摸出那張還留有大餅香氣的皺百鈔，
是我人生成長中絕不能忘的，
祖父母，您們的味道。

當我濫用同情及信任而被利用，
除了叮嚀我語氣中帶有更多不捨，
用手巾替我把滑落的眼淚拭掉，
有著幾分鐘前工作的玫瑰精油味道，
還能讓我拼湊出當你聽到我的啜泣聲著急丟下客人的那幕，
是我走到底都要常伴身側的，
母親，您的味道。

當我做錯任何事情，
第一個出現指責我卻在我背後默默收場，
那個害我背黑鍋還會向我炫耀各種你的稀世珍寶，
可是卻會給我好多好吃的糕點自己在旁邊吞口水的你，

從汗水味變成了冷氣味再到魚腥味，
是與我之間隔著八年光陰的，
哥哥，您的味道。

參雜著菸味、酒味、餅香味、精油味、魚腥味的，
我的家庭，隨著時間的無情，早就沖得好淡好淡……
只剩下空氣凝結的味道，那是什麼味道？
冰冰冷冷，像是冷媒的味道嗎？
冰冰冷冷，像是冬雨降下的味道嗎？
幸福的味道，剩下我一個人獨占，
那是什麼味道？是我的藥味，才讓我把你們記憶連起來了。
破碎了這麼久，懷不懷念？
即便是一秒鐘都已是太奢侈的，幸福的味道。

馬尾頭

方以琳

我努力成長
卻被拋在腦後
讓常規束著我
一圈一圈的緊繃
被迫將煩惱集中
垂掛著看不到的苦頭
在身後婆娑
藏著沉思的枷鎖
搖曳著
剩餘的自由

等公車

陳慧

炎炎中的夏日等你 土黃色稻田被風吹得自在逍遙
黃沙模糊了我的視線 也模糊了我們每天的約定
就算你不記得 我已經在這裡等了
菩提下的頓悟只在一剎那 今天又要爽約了嗎？
菩提不再是菩提 而是一支天高的公車站牌
上面寫滿到站時刻 我不過是個凡人
如何登高去看呢？
凡人無法預知你何時出現 只好
離開菩提樹 回到塵世 踏起陣陣黃沙 揚長而去
而你 搖搖晃晃地從我背後緩慢走過
挽留的聲音卡在喉嚨裡
我肯定追不上你 因為已經很多次了

等雨，等你

劉芷珊

等雨，在這桃紅柳綠時的季節
等你，在這渺茫的希望中刺繡
等雨，等你，雨中的約定

等雨，在豔陽烈照中熾熱融心
等你，在挫折黑暗裡點燃光芒
等雨，等你，雨中難題

等雨，在楓染街道的午夜漫步
等你，在昂首折楓的瞬間醒悟
等雨，等你，雨中愁味

等雨，在飛鴻踏越的雪之國度
等你，在冰封了所有的大草原
等雨，等你，雨中渺夢

四季不語，正如你心不語

脫下吧——那層蛹

陳靜慈

瞧！

一陣來自西南方的風

吹開

吹開了

夢之外的序幕

你是花花世界裡的佼佼者

是我夢裡的開始

是佼佼者中的夢

是我開始夢的結束

蛱蝶——蛱——蝶

在希爾頓的香格里拉

在陶淵明的桃花源

在老莊的夢鄉

而我佇足凝視 你依舊在那

你存在於現實中美麗的夢境

真實而虛幻

虛幻而真實

就像每個童話故事裡的公主與王子

漠然相愛寂靜歡喜

在我底心是一片廣大而遼闊的原野

在楊柳風中

在夢醒前

一層希望 一層期待

再摻雜些孩子們的爛漫

一絲一絲

建構

建構了
一座屬於我的烏托邦
我的夢
我的蛹

在城裡的我
頭戴著金絲
在夢裡的我
身穿花花衣

在蛹裡的我
在夢境中徘徊

此時
此刻
在現實中
存在
已經不存在
而我不在

你和我的距離
近在夢裡
遠在夢外

突然
突然間
砰！
砰！
砰！

城毀了 夢醒了 蛹破了
心灰意冷

我脫下——那層蛹
剩下的只是 空殼
而
你是蛱蝶 我是蛾
那殘酷不堪的夢

漁火之美

方品雯



愛河的心臟

張晏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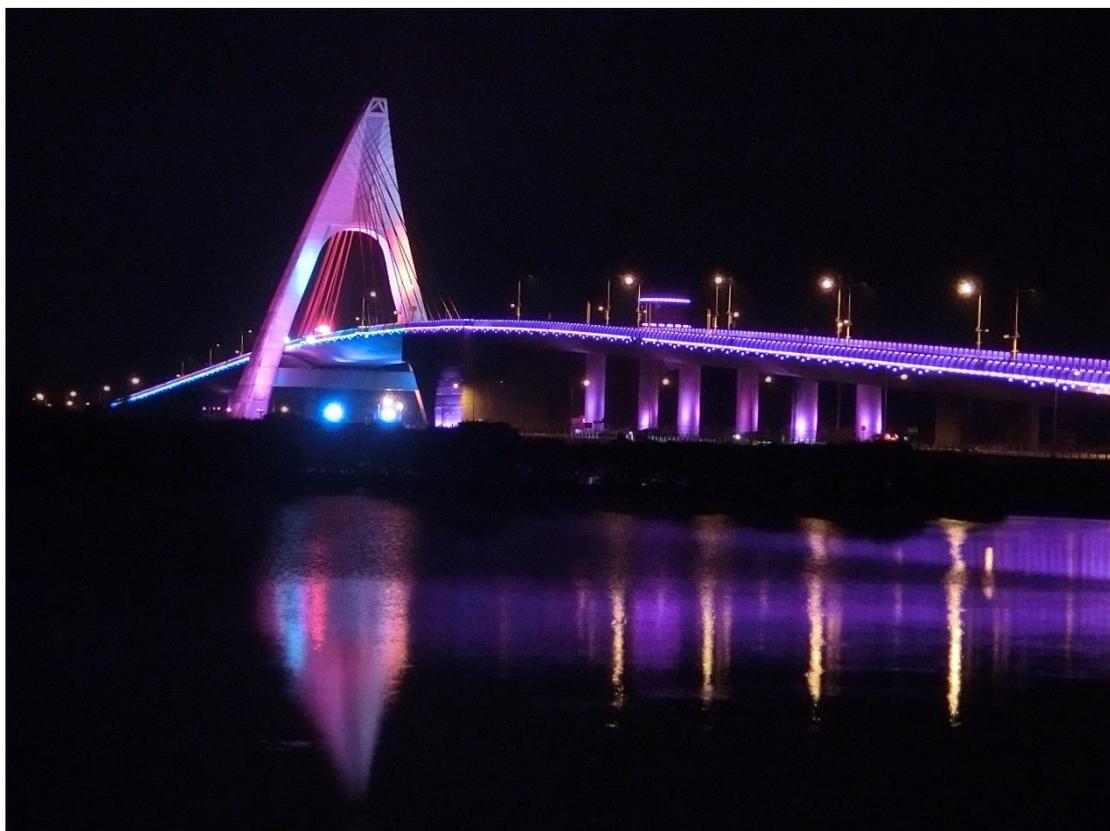
夕戀橋畔

陳家螢



夜晚的彩虹

吳彥羽



佛陀庇祐,保護高屏

陳柳均



夜灣

涂温佑

